

現代小說文庫第十三輯

女作家小說選

上海更新出版社印行



MG
J2465
703

現代女作家小說選目錄

消息……………	丁玲	一四七
他走後……………	丁玲	一三四
超人……………	謝冰心	一二五
第一次宴會……………	謝冰心	九四
姑姑……………	謝冰心	六
畸侶先生……………	黃隱廬	五
蘋果爛了……………	黃隱廬	四
淪落……………	黃隱廬	三
酒後……………	凌叔華	二
花之寺……………	凌叔華	一
有福氣的人……………	凌叔華	〇

現代女作家小說選 目錄



3 2285 9649 4

一四七
一三四
一二五
九四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〇

D-391098



洛綺思的問題	陳衛哲	一五八
輕烟	蕙 漪	一七九
隔絕	馮君沅	一九一

現代女作家小說選

消息

丁玲

「老太婆，廚房裏去吧！」她的小兒子阿福爬完了吊梯在那門洞裏鑽了進來。跟在他後面爬進來的，又是那個穿灰短衫，脅裏夾着一件捲着的長袍的人。

老太婆正坐在靠街的壁洞邊，有橫豎兩尺大的木板可以拉開，一片天光在那裏射進來。她在那裏替她的孫子補一條褲。

兒子望也沒有望她，便脫下藍布褂，坐在牀上了，一邊讓着那人坐。

老太婆懂得又是那回事了。自從有了這回事以來，兒子就變得高了一點似的，更不把娘看得起。於是在她的心上，悄悄的罩上了一層被漠視的悲哀。她捲起那堆破布，望了望那人，便彎着腰走出去了。可是她並沒有到廚房去，卻在吊梯邊又爬進另外一

個門洞，一個小到祇能睡一個人的攔樓。這裏是即使在白天，也是魅黑的，隔前樓祇一層稀稀的薄板，前面的說話，可以聽得清清楚楚。

接着又來了幾個阿福的同廠的，都在老太婆的眼前邊，在那個搖搖欲墮的吊梯上爬上了前樓。

老太婆聽着他們已經開始，便屏住氣用力的聽着。不肯放過一個字。

因為是黃昏的時候，巷前巷後都添了許多人，好些人光着赤膊在門外抹身。好些人坐在矮板凳上，拿一把破蒲扇趕蚊子。大家戲謔着。而且又有人在着哼一些不同的小調。聲音唱得大聲了，常常妨礙老太婆的聽覺。可是她還是一點也不心躁的耐心的祇注力在前樓上。

天色黑了下來，家家都在弄夜飯，柴的煙，劣等的油煙，在每家飛騰，氳氳在幾條弄裏，又慢慢向上升，飄去了。可是那小的攔樓，卻沒有通氣的地方，舊的煙塞在這裏，新的煙還要竄了來。老太婆便忍不住的不斷的噓了起來。

「咳咳咳咳咳……啊——噓……」

嗆得太厲害了，便聽見前面房子裏有什麼人說：

「你娘病了嗎？咳得這樣很！」

於是阿福便又太聲說：

「老太婆！叫你下去！這樣熱，躲在那裏做什麼？」

她曉得他們在嫌着她了，卻偏不肯下去。用一塊布抵着嘴，讓眼淚鼻涕流滿臉上。

因為她還要聽他們說一些什麼。

媳婦同孫子已經在後門口喫飯了，叫她，她不應。

蚊子成羣結隊的來襲擊，她輕輕揮着，在他枯老了的沒有血的一隻手上，也咬了許多口，好好地方，都小塊小塊的墳起了。

過了好一陣時間，那幾個人才走了。阿福也走到廚房裏找冷飯。老太婆便也從那黑洞裏爬了出來。

「老太婆，你病了麼？」坐在後門口，抱着小狗子的媳婦，和正在裝飯的阿福都同時問了。

「哪裏？我滿好的呀！」寫明在她滿臉的皺紋裏的，說明在她的聲音裏的，是從心上漾出來的一些滿足的高興。不過她兒子和媳婦卻沒有覺得。

二

兒子和媳婦都上廠去，小狗子也在弄裏同隔壁的一些小孩子玩去了。她一人又坐在那原地方替樓上住的得發補短褂。得發衣服都破得不像樣子，他老婆總分不出時間替他補一補。她白天在廠裏，清晨夜晚，忙燒飯忙洗衣服還忙不過來，那裏有時間替他補衣服呢？她一邊補着，一邊卻有點覺得不安起來，有一些話，總想找個人談談，而且總想做一點什麼才好。可是找什麼人呢，連兒子都看不起她的，究竟要說點什麼，做個什麼，她自己也攪不清。一個人很苦悶的又坐了半天。不過心裏面是總沒有把這事放下的。到後來連自己也不覺得的怎麼就走到後弄的王婆婆家了。王婆婆在一個木盆裏洗衣服。她站了半天，同她說了幾句閒話之後，便忍不住的並沒有想的問了：

「你還記得前一晌到恆豐里去喫飯的事麼？」

那裏會忘記，大夥兒燒，大夥兒喫，祇要窮人都有份，我說要長遠那樣就好了。」

王婆婆爲這個記憶有點興奮起來，把洗的衣服不管，站了起來，兩隻水淋淋的手，便在兩邊衣服上擦着。

王婆婆隔壁的李老娘，這時正走了來，聽到了這話，也興致洋洋的插嘴了：

「嘿，起頭還不信，阿三跑來報信的時候，都說他扯謊，世界上那裏會有那樣好的事？到後一去看，才曉得是真的。不是那邊那些人喊還不敢喫呢，可惜就不長，那起短命的巡捕和東洋包探來趕跑了啦。唉，真可惜，大灶大鍋全打壞了。」

「喫飯也犯法麼，這批死對頭，真容不得我們，不知道關他們什麼事？」

「你們知道那是什麼人，拿出錢來的麼？」老太婆故意認真的問着。

「怎麼不曉得？都說是一個姓劉的拿出來的，後來被趕跑了啦！」

「姓劉的，他那裏有錢！有錢的人肯做這種好事麼？那不曉得就多給我們幾個工錢還好些。這個錢是……」老太婆說到這裏並慎重的把聲音放低了慢慢的說了出來。

「哦……」王婆婆同李老娘都驚詫起來了：「那這是個什麼人呢？」

「不是一個人，是好些，說是有百萬個人大家拚攏來的一筆大款子，特為我們匯來的，因為東洋人打上海，我們不替東洋人做工，餓飯，所以才說是燒飯大家喫啦！幫窮人的。」

「難怪！這樣才講得通，窮人幫窮人，我說呢，那姓劉的又不是傻子。你這個老太婆，從什麼地方聽來的？」

老太婆的常常在被漠視的難過，已經完全跑走了。祇覺得非常高興。而且非常大胆的說了起來，她好像自己已經懂了好些東西。

「從前也睡在鼓裏的。可是我聽見了啦，說是他們打了勝仗，在商量送東西……」

「……」
「這個是應該的，他們既然幫我們，我們也就得幫他們……」李老娘自以為是的這樣說。

「就不曉得幾時來上海？」王翠婆望着老太婆，希望她能給她一個滿意的答覆。
「來總得來的，遲早就得看我們，我們告訴他們要他們來得很，送一些東西，還打

什麼電給他們，那他們就來得快些，因為他們怕我們望得很。還要告訴他們我們苦得很，那也一定得先來這裏……」老太婆很有把握的說了。這些說並不是聽來的，而是她意識着的，她相信自己並沒有扯謊，那一定是真的。

「我看，我們也想個什麼法子送一點什麼東西，東西不怕粗，是一點意思，不會笑我們的。你們說呢？」

李老娘的這個主意真不錯，把老太婆的心說開了。王婆婆也贊成，大家就商量買什麼東西。祇是都祇能拿出幾個銅板，買什麼都不夠，於是又愁倒了。後來還是李老娘主意多，她說再邀幾個老太婆就容易了啦。

這幾個老太婆一想好了主意，便高興得孩子們似的，咧着缺了的齶嘴，分頭找另外的。一些老太婆去了。

三

現在有了新鮮事做啦。三個老太婆去買布，兩個老太婆去買線，線買啦，要三個銅板一縷。家裏媳婦還有幾根的，不夠再跟別人討幾根，不用買了罷。於是又包着幾個銅

板回來了。買布的幾個老太婆，老站在布店裏打圈子，決不定買那種，眼睛望着好些的，手在口袋裏數銅板，真難啦，買得太不像樣丟人的。

「我看，就這個也算了，媽虎點吧，這個也要三百六十錢一尺呢。」

舖子裏的店員問她們買了做什麼用的，她們肚子裏好笑，說不出口。算了，就買這個吧。兩尺夠不夠？」

「夠的，要他多放點吧。」

「夠，好貴，三百六十個錢一尺的紅布！」

紅布放在懷裏，像寶貝似的捧着回來了。

什麼都安排好了，十幾個老太婆圍在一塊，可是又有人說要釘花，她看過別人的，也是釘了花的。是的，既然東西是送人的，就總得合式，於是又拚了錢，派人再去買黑布。東西做成了，針線並不高明，花樣也釘歪了。可是個個老太婆心裏都歡喜，像捨不得這禮物的老望着。這是一件大禮物，把東西捲好了，她們大家又說到一些希望來了。說得忘了神，就像真的上海的世界變了一樣：一天祇做七個鐘頭工，加了工資，禮拜天

還有戲看呢，坐包廂，不花錢……

之後，東西就交把老太婆了，她答應一定交到，可是大家都想：「唉，不曉得要我們老婆子的東西不要……」

四

兒子同着那人又來了。老太婆聽到他們的脚步聲，心就跳了起來，在補着衣服拿了針的手，也微微制不住的抖着了。她故意不看他們，仍舊坐着不動。

「老太婆！你到廚房去坐！」阿福又這樣說了。

她想答應她兒子一句話，可是說不出來，於是便去捲那堆破布。

手指觸到了那包東西，心又猛的跳了起來。她擡頭去望那人，那人正望着她，非常和氣的。他好像又有了一些勇氣似的，拿起了那捲破布，也拿起了那包東西。她走到梯口時，又躊躇了起來。

「老太婆！你要什麼呢？」阿福看見她那尷尬樣子，便問了她。

於是她又走回來。回到那人身邊，很決然的從懷裏把那包東西拿出來遞過去，她

說：

「這個是送他們的，請你轉交去……」

「那個……」那人接過去了東西。

「他們！你們常常講的，我們曉得的……」

「哦……」那人有點覺得了。

「十四個老太婆拚攏來的，一點意思……」

紙包在那人手裏打開來。他歡喜得笑了。阿福也驚奇的叫着：

「老太婆！是你們自己做的嗎……」

「是的……」她歡喜和着驕傲，她有點抖起來了。她忍不住的又咧開了嘴。

「呀！你們真好，我一定替你們交去，還告訴他們這裏的老太婆都自動的送東西，

愛護他們希望他們勝利……」

「要他們早些來！」老太婆替他補充着。

「老太婆！你怎麼曉得的呢？」阿福問她。

這時她得意的笑了：「我聽得的呀！」

「哈哈……」都真的高興的笑着。

可是老太婆又慍怩了起來，她望着他們兩人，好半天才鼓勇氣慢慢的問道：

「你們那個會，也要老婆子麼……？」

「什麼會？」那人故意逗着她說，他覺得這老太婆很有趣的。

「曉得的。你以為我不懂麼？我都聽得清清楚楚的。」

「這老太婆倒壞呢！」那人心裏笑着。於是又趕忙點了頭，告訴她也要老婆子們。

「那就好辦，祇要你把上頭的意思告訴我，她們都肯照着做的。二三十個人一邀就擺來了。」

「好的，好的……」

另外幾個人這時候也從梯口爬進來了，都問着什麼一回事。

老太婆臉紅紅的，不過在那又黃又黑的老臉上卻看不出，她夾起破布走下樓來。

「呀，真好！老太婆們也組織起來了呀！」幾個年青的人同時快樂的說着。

老太婆心裏也滿着愉快，在梯口邊掉過頭來看，她們那東西，鋪在板凳上的，紅的上面又釘了黑花的，放着無限的光輝。

他走後

丁玲

麗娜剛剛把他送走。是已敲過了兩點的夜間。

外面在下着霏霏的細雨，然而躺在床上的麗娜，卻感不出那夾在細雨中的峭利的風，所以她終於把他送走了。

他曾兩次反轉身，用着可憐的眼色。他告她那無情的風雨，那怕人的魅黑的又長又窄又為積水所淹的胡同。他又從別的方面來表示出這房間是怎樣可愛，他是無勇氣能離開這幸福的天堂的。既然她也並不怎樣就會厭煩他，（這是他依照道才的情形而斷定的）那又為什麼不可以特別放慈悲一點，領一下那美麗的頭，讓他在椅子上也好，地板上也好，蹣過這一宵呢？如其她肯，他自然是不敢於怎樣去擾着她的；她若是倦了，他可以看着她睡去。但是所有的言語，都無用，都無能打進那柔美的人的心。她

忽略去了一切，無論那臉嘴，那聲音，在平日是怎樣可以使她發瘋，使她不住的反覆在心裏說：『唉，天啊！我是禁止不了我的去愛他啊！』然而現在，在這夜，她已飽餐了那使她失望的醉心處，她不願把這時間太延長了。這是他的習慣，她只歡喜讓自己一人來躺在寬牀上，沒有什麼人，什麼聲音來擾亂她。靜靜的，她便來想到一切，一切曾有過的快樂情緒，一切使人不忍遠離去的心跳和興奮。現在是時候了，她不須要他再獻給她什麼了。她已懂得了許多，她須要靜靜的來回味適才他所給她的。她很感謝他，她說：

『愛，秀冬乖乖的回去呵！想着我，愛我！想着我，一直到明天！』

她把那渾圓的粉額去貼着他的額，那潤溼的，放亮的黑眼珠也定定的瞅着那可憐的，膽小的眼睛上。更用那纖細而又玲瓏的小手在那有着短短鬚根的面龐上摸來摸去。於是她又使得他不能不又用力的摟着她了，是又愛極了，恨極了的摟抱呀！

她很高興，她願再多給點他的恨她。她越固執了，她固執的要他就能走才好。所以她又把小小的薄嘴唇在他耳邊噓着微微的氣息：

『回去呵！聽話啊！不要怨我！明天再來！明天我將更愛你些！』

這異常使他心傷，他能嗎？他能把自己的嘴唇去壓住那殘酷的命令，讓那小東西只爲了他的愛，來接吻他嗎？他能另做出一副樣子，使那心硬的美麗的人來懂得他是一個男子，來屈服於他嗎？他不能，他想到了，他想到許多，然而他不敢。他怕，他實在太愛她了，他怕了的她失歡，他捧起她的頭時，他幾乎想哭了……

『麗娟我聽你的話，我回去，我回到那冷寂的寓所去……唉，最後五分鐘，讓我再看看你吧。我要明天才能來，一清早來可以嗎？』在心裏他卻不免在恨着她。

『唉，你這樣狠！你這樣狠！你還說你愛我呀！』

麗娟也曾覺得有些地方做得過了分，有點抱歉似的，但因為素來就如此強悍，又歡喜姑息着自己的驕縱，所以依然是又默着了，默着，是便於讓他好不能再滯留下來。他只好帶點抱怨的，又做出很可愛的溫柔樣子離了她。他最後還把眼光望了她全身。半個身體是掩藏在薄被下，在平鋪着，又緊裹着的軟被上，就宛然又似裸着的露出兩條美的線，且微微顯出別的，使他竟不敢見着的更美的地方了。他閉下眼皮來就離了這房子。

麗姍也趕緊送着他：

『明天早些來，愛的，秀冬！』

他是走了。一陣緊，一陣鬆的細雨，仍然綿綿不住的在飛着。

這時房子顯得很空敞，麗姍把一種輕鬆的眼光去巡迴一過；電燈又明亮，一切都異常溫柔得可愛啊！

『唉真的，我不愛他嗎？我實在愛他的！唉！我愛你，秀冬！』

於是她又把眼望到門去，她想到門外的人去了。然而她並沒有想到那冷，那在雨中的心情，所以她仍然又很閒適的去瀏覽到火爐了。也許她早已想到那更可怕處，她只有比別人更能體貼的。她不過是覺得既然他能說他愛她，那就為她吃點苦，是應該的。所以她並不把這事放在心上。

火爐的門大敞着，煤炭都着上來了，熊熊的光閃耀着，許多火舌都朝上奔。地板上，鄰近的椅子的邊緣上，都被閃着很有趣的光輝。而不知在什麼時候還在爐邊的一個椅墊，是更形燦爛了，紅紅綠綠是花朵，時閃着金銀的光，用金錢編成的一個裸體美女，

卻把整個身體，都染成透亮的鮮紅了。麗娟看見這些東西，簡直像個小孩般的天真的，吃吃的笑起來，她很想跳起，去把那可愛的，張着手的小女人抱起來，然而忽的又想起了別人，是剛剛把被掀起，又重覆把頭靠在床板上了的。而且那美的俊眼，長長的，兩角又微微向上掃去的眼睛，就又朝門那方飄去，眼光是那樣粘滯，那樣溫柔，那樣有情趣，最後似乎是在那懶的頰上輕添了一絲隱微的笑意，眼皮就迷亂似的合了下來，而心中就又頻頻的，那樣無主的回響着：

『唉，秀冬呀！』

是的，她更愛他了。她怎得不愛他呢，他使她有了一個感覺，感覺她愛過一個人，她怎得不愛他呢，他給了她這樣多的愉快，她把右手放在左手下，在兩個手上，她都感覺出那熱來。她想到他的手上，他的手是那樣大，比她長一寸又寬五分，是正適宜於將她的小手握住，輕輕的捻着的。於是她又來審視自己的手，只覺得異常可憐，那樣又瘦，又小，又柔軟，她覺得是手，縱然是在女人中也是少見的。她更珍惜起這手來，將她安安穩穩攔在花綢的被上，她願意有人會專爲了這手來愛她，來犧牲他的一切的。

唉，秀冬不正是這樣一個人嗎？於是麗娜望着右手笑了。因為這時右手的姿式特別好看，圓圓的，白白的手膀，懶懶的向前伸着，纖纖幾個手指，更完成了這個美的方式。而那腕中，微有點屈着的腕中，是又顯出一個柔膩的小凹來。她想起了過去的一幕：是兩個星期前吧，秀冬第一次被人引導到這屋中時，她不是曾偶爾發現了那眼光是盯視到何處，那時，在她那小手上，是正帶着一個小珠串的。她先還以為他是在看那玲瓏的小珠顆呢。是的，不就是爲了那眼光嗎？多麼有力，多麼沈重的落在他心上，她開始感覺得有這眼光的必要了。她歡喜這兩個燃燒得火熱的東西來追隨在她的一舉一動中。她不願放棄這俘虜了。所以……他不是第二天又來了嗎？唉，那脚音，多麼遲疑呀！那扣門的手指呀，是怎樣在顫抖着呵！

於是麗娜又笑了。

另外的，一個脚音和扣門聲，又在她心中響着，不是同樣的在遲疑，在顫抖嗎，而且那樣輕。她常常還好笑那無力把門再敲得響一點的老馬呢。是事是多麼久了。那時自己還那樣不懂得可憐呢。整天只曉得打網球，不知道把別人的好心辜負了多少。老馬

就是那樣的，成天來，來了又不說話，只呆着。問他，只憨笑，你一笑時，他又顯出一副欲哭的苦臉了。後來是覺得這人總乏味，漸漸的躲着他，才算逃掉了。那令人只感到窘的空氣了的。於是老馬的臉相就跳出來了。怎樣的憂鬱呀，那無告的眼光！那時時掀動的鼻孔和嘴唇，那清黃的顏色，清黃得那樣整潔，那黑的眉，寬寬的，那永是蹙着的眉心！比起秀冬來呢，自然是秀冬可愛多了。秀冬有淡淡的長眉，柔柔的短髮，尖的下巴，兩顆能表示出許多感情的眸子，近來是更其顯得好看了。爲了她，生了許多煩惱，頭髮也不梳，不梳就更其嬌媚的，如人意的，散亂的鬢着，而下巴就更覺其尖，那短的鬚尖。就又稀稀朗朗的鑽了出來，因爲並不硬，比髮還柔軟，所以在摸着時，就更使人感到趣味了。因此，秀冬的，一副有着年青的光彩的臉，就又把那可憐的老馬趕跑了。

自然，這一顆心，素來就柔美的心，仍然是浸在快樂的情緒之中的。

呵！時間這東西，是怎樣的不可捉摸呵！牠真夠簸弄人了。不是爲什麼，只一年來，卻把這天真的，只知在嬉戲中尋趣味的麗娜，變成一個須要愛情來滋潤生活的男子的女人呢？假設秀冬卻處在老馬的時代，或老馬現仍敢用其勇敢，則麗娜的心，到底是屬

誰，這也是難定，除了人從未生以外，就派定只愛誰一人的。

這時，是所有秀冬的一切，聲音和臉容，那可愛的儀態，以及生氣時，求憐時，各種各樣的，宜嗔宜喜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都迴旋的映了出來，那影像實在太可愛了。她昏昏的想到一切，她覺得很難過，因為這影像彷彿隔得很遠一樣。她要，她不夠，她傷心起來了，怎麼這時，只剩下她一人在這一間頗大的屋子裏了呢？

啊，多麼寂寞！她把眼四望，她看到一切都冷冷的在望着她。電燈很慘白的發着光，爐火很苦悶的在喘延着最後的青焰，椅子很寂寞，桌子也默默的。她又看見那小手，又瘦，又不泛紅，軟軟的擱在花被上，多麼可憐的姿式呵！於是她似乎想起，在心裏，她向自己說。

『我那裏一定要那樣呢？我只不過是那樣逗着他玩罷了，誰知他就信實了？』

先不過這樣彷彿覺得，到後來就認真了，她真的以為她適才所定他要他走的話，只不過是一句誑語，所以她顛倒恨起他們，恨他真個忍心就走了。她忘了她曾怎樣的逼迫了他，催促了他，她忘了別人是如何的哀求過，忘了別人那說不出恨來的眼光。

縱使他又想到了他遲延着不肯即走的情形，她也覺得那只不過不得不那樣做一做的。她又責備他，假設他真的是不想走的，那他為什麼不可以硬要留下來？假使他愛她，為什麼又毫不想到他走後所留給他的寂寞呢？她又冤枉她，因為冤枉得太甚了，她倒反更自己傷心了起來，總覺得別人是太假情假意了。

但是有許多證據，她也能拿來應用的。想到過去的許多事上，又實在硬不去定要說是別人待差了她，然而別人也並不是那樣傻的人，怎麼就連她的真意也不知道呢？於是她又想，秀冬實在是聰明，凡有事，他都能預先知道，她眉尖一動，他就舉步了，做的事，就正同她所想的相符，那末，為什麼他今夜就單單慳懂了她意思呢？也許，他早知道，只是撓不過，不得不回去。不過，也許，這是她的希望！但她剛一想到這裏，立即便否認了，然而卻還是悄悄盼望着。她盼望着什麼呢？

她又把眼望到門。門仍然是緊閉着的。她彷彿看見門外正站着一個人，那就是秀冬，他雖說勉強聽了她的話，接出了房門，卻並沒有走，把身軀靠在門上，頭仰着，心裏在難過，在怨她，恨她，又無勇氣離她更遠，是只希望忽然又得了赦旨，再得進來的。於是那

爲了冷聳起的兩肩，那緊皺的眉，那抱怨的眼色，又儼然現在面前了。她心裏倒又反爲了那無勇氣留下來的入難過。她簡直以爲真的那門外是站得有個人了。於是她又望到窗，窗扇關得很緊，窗簾正在靜靜的垂着，一動也不動。

她望了半天，四圍都沒有聲音。她很想喊一聲，看看秀冬究竟在不在外面，但她却又被一種無名的恐怖壓住了，她不敢喊出聲來，她祇希望這時秀冬會陡的一下又跳了進來，說站在外面，把腿都站瘦了，或是說已走到胡同中，實在太黑，水又深，走不回去，所以又退轉來了，然而却全是爲了她的聲音，她的顏色，他無能別了她去的。於是她想他一定已經雨淋成一個很可憐的樣子了，她應該下牀來，把他那滴水不止的大衣脫下，而且親吻那溼的臉。他也忘形了，只用力的擁抱她。冰涼的面頰，緊貼在那溫軟的胸脯上，又因爲她只穿得一件軟料的睡衣，那胸前的凹凸處，就都異常的使他感出那天構的美型，並且那脈搏的跳動，那呼吸的急促（這是因爲她在她手腕中時才加快的）更將那豐滿柔潤的胸脯震動着，一起一伏，這簡直使他醉倒在那充滿着肉香的身前了。

這時，她不知又那把可怕的寂靜忘到什麼地方去了。她又看見秀冬，歪坐在床前，藍的領結已斜掛在右邊了，頭髮亂蓬蓬的披拂在額上，她說：

『看吧，看你這樣兒！像同誰打了架來一樣的。』

於是那有光的眼睛，就更其不可待的逼了過來，像真要預備打架一樣。麗婀娜微微有點怕，却很快樂，只是也用眼去鎮住他，而且說：

『我不准你這樣！我不准你這樣！』

在適才，在過去不久，秀冬不正是那樣又興奮，又狼狽，又帶點怨恨的，看着她嗎？而且一當她說出『我不准你這樣！我不准你這樣！』時，秀冬不是幾乎像瘋了一樣的跳了起來，她還被他嚇着了呢，但他隨即又靜了下去，把頭俯着，臉平平的壓在棉被上，不住說『麗婀娜！麗婀娜！我聽你的！』

麗婀娜儘着回想到那情形去了，為什麼他會那樣粗暴的跳起來，又那樣馴伏的爬着。自然啊，那是為的愛她啊！麗婀娜很清白，而且她也知道那是異常苦，雖說她並不能深懂得那躊躇，那強制的苦味，然而他總懂得那是她給他的。她想來這實在好笑，又有趣，

怎樣一個那樣斯文的人，會不覺的有着獅子的眼睛，而又可以變成鹿的眼睛？她從沒有見過，她本只希望別人很愛她的，她現在懂得一個男人在女人面前去表示愛，是並不只像電影裏只用接吻的。她又驚異起自己來，為什麼當應該使她發慌的時候，她却反更鎮靜，更清晰？譬如，當秀冬第一次把她抱着時候，她一點也不糊塗，她却却在想：『唉，我應當……』於是她把臉朝他背下塞去，且羞澀的笑起來。并且每當秀冬沉默時，她彷彿便深怕他又想到別的去，她不能放鬆的。又用那柔美的手腕去勾着他的頸項，把自己的眸子放到他眼光中去說：『秀冬！看着我！我要看你呢，我要看出你愛我的深淺呢！』唉，她一點也不像個不懂事的姑娘而他呢，他雖說比她年長了兩三歲，他雖說生活的經驗只有比她多的，但他這晚變得很無用。他又經不起她種種的挑撥，他又無力去壓倒她。他時兒這樣，時兒那樣，他常常都要笑自己了。麗婀拉拉雜雜的默繪出許多曾使她高興的情境來，她仍然很快樂。

她又從頭想起，她覺得他很愛她的。她也覺得她也很愛他的。她迴想遍了，那所有的擁抱，所有的接吻，所有的頻呼低喚，所有的眼色，和言語，都只能證明她正是有着幸

福的人兒。她又好笑她自己，爲什麼定要他回去，她好像他走了她更能得着快樂一樣的，快樂並不儘是在當時的享受，却是在過去的回味。現在呢，他走了，她半睡在一張寬大床上，頭斜倚着，蓬鬆的黑髮，散滿一頭，臉像一朵小白花樣的嬌媚的靚在當中，潤濕的在那兩縷美眉上的兩顆眼睛，常常閃着快樂的光輝，而口輔邊總難抹去那微笑。一切都如她所想的那樣做到了。她不願他太耽擱久，他只好出於初料的，在寒風細雨中摸回去。她要在靜中再去親一次他，適才所給她的一切，她也正如她所希望的得到了滿意。她當然只應快樂。

然而，在轉瞬間，在她的宇宙中，一切都變了。唉！這無羈的思想是多麼可怕呵！麗娜本是快樂的，她却希望不沈湎在快樂中，而冷靜的能看清自己的幸福來，好更把這快樂延長，且永鑄在心中，誰知却把不幸建築在這上面了。她想到了一切，她很高興一切的，但她後來忽的却反省到自己的真實的情感來了。而她又不肯馬虎，她又多猜疑，終於反把自己送在苦中了。

唉，可憐的麗娜，就正在她心中快樂的響着最後一次的：『秀冬，我愛你呵！』的時

候，忽然却湧起一個可怕的疑問：『真的嗎？』於是她駭得噤住了。她怯怯的來開始分析她自己。

一個人的真真幸福，就是他能夠不懂得一切，好和歹和他一樣，他不希求，他就無缺憾，更無苦惱。其實麗娜，她很可以去愛秀冬的，他又年青，他又愛她；她本也可以說她愛了他的。爲什麼不呢？她若不愛他，她還肯把她那聖潔的唇兒，去放在他唇上，她還會歡喜聽他的那些愛情的表白嗎？然而這年輕女人太好意思想了，她覺得她愛她自己，只是只超過了她的愛他的，因此她彷彿以爲她是並不怎樣他愛了。

她越看出自己的殘酷來，她待他除了使自己滿足以外實在沒有好處。她又想到她曾讀過的一篇小說了；別個女人是無條件的能爲她愛的犧牲，別人是除了愛，不知有其他，別人是從沒有第一步便先想到自己。而她，她却正相反，她處處爲自己打算。她因爲要有人來同她接吻，她才讓他的臉湊過來，她並不是因爲覺得他嘴唇如何可愛，才忍不住要吻她呀！不是爲什麼當她想到她在他腕中時，她簡直忽略了这一切，她只覺得當一雙有力的臂膀來攬住她的時候，她的心是如何興奮，如何纖細的感到那另

外一個的胸脯的熱。她因為要那些親吻，那些擁抱，那些眼色和言語，所以她只好也就說是她愛他呀，彷彿是真的也愛起他來。她想到這裏時，簡直很可鄙起自己來。

於是她把眼閉下來，她不願看見什麼東西，但眼一閉下時，她又看見秀冬的影像了。那影像很模糊，不過却很真。她願意抹去，卻抹不去，所以她又想：秀冬果真長的倒不壞，只是未必她就爲了他還不壞就愛了他麼？並且，在相熟中就很有比他更長得好的人在。那她爲什麼又不去愛那更好看的人去呢？而且，她又想，她把好幾個人都想到了，那都是各具有各的好處的人，如其也會留在這房裏，一如秀冬所做的做去，她倒也覺得她並不會拒絕。她認爲完全是爲了方便，她才能獨許可了秀冬這樣呵，因此她更覺得她是不愛秀冬的了。

而那些彷彿比秀冬更長得好的人們，卻又顯出來使她苦惱。是的，假使是伍明呢，他一定更說得好，他更知道在什麼時候，就說什麼話，他捉住的字眼，雖也平常，但那爲字眼所湊成的話語，是一定會精彩的；並且，伍明就常常不吝惜他精美的修辭，在她面前也就總是恭維着的。她彷彿有點後悔起來，爲什麼從前就毫沒有注意到這些呢？她

又想伍明她很矜驕，希望伍明會愛她。但同時她又覺得若孟特能愛她，她彷彿更歡喜，因為孟特只有更狂熱，更狂熱就是更能使她感到被愛的幸福的。而那極不會狂熱的紹蓉的一切，就更連這兩人都抹去，是的，這不是尤其有趣嗎？他不說，一定比說的還好，他不動，一定比一切握手，擁抱更沈重，更能使人心裏忐忑忐忑，他簡單又有攬得紹蓉的必要了。

當她想起她是幸福時，她心是多麼溫柔 and 快樂。而不久，她一找出許多不能使人快意的事時，她的心，却又破裂的那樣，在焦躁了。她睡下去，也覺得不舒服，坐起來，仍然是不舒服。她又把眼張開來，很厭煩的說：

『我決不愛他的呵！』

然而那臉，有着尖下巴的，又走了攏來，而且用嘴唇在輕輕湊着她了。那特有的，她嚐一嘗着的親吻法，於是她更說不出那煩躁來，她只喊：

『爲什麼呢？我要同他這樣！』

她更鄙屑自己，當她一想起那火熱的眼光來，她感不到愉悅了，她不願再見那眼

光，而且她私慶她趕跑了他。這是一點也沒有錯的，假設她心一軟，那他決不會走的，他一定……唉，還堪設想嗎？

想起許多事來，真可怕，都只能給自己在將來的時日留下後悔來的。現在她就已經在後悔了。她既不愛他，為什麼她却忘了形的同他那樣要好呢？她曾把雪藕一般的手臂露了出來，她能承認她完全是太隨便了，不是有意去挑逗別人嗎？若果別人是沒有得了她顏色的許可，別人敢於那樣放肆嗎？秀冬實在是好人，他沒有誘惑她，也不強迫她，却只委曲着自己，倘若在這夜不是秀冬，而是別人，則情當更不同，恐怕能冒了兩，在深夜又摸了回去的人，不限定還能找得出一個來秀冬配成一對。

總之，她太可憐了！為什麼呢，她會這樣？她不懂得，她願意知道是什麼使得她這樣，她又怕明白後更難過。她只焦躁，她又坐起來，她把眼再四望去，她看見那茶碟子裏的香煙灰，一截一截的，多麼討厭的灰色的殘燼呵！而且那煙臭，那有着煙味的嘴唇……唉，她想她自己簡直變得像個娼妓了！她只想能哭，但哭了也決不能了事，眼淚怎能洗去那醜劣的記憶呢？她做了，她什麼都做了，那全怪不得別人！唉，多麼不堪回想的悲劇

呵！

她又想起伍明，又想起孟特，逐想了其餘許多人，她都不能得着一點愉快了，想起來使她惡心，都是些多麼世俗的人呵！但她一想起她曾有過的動心，她更厭煩自己，覺得不久她就要被大家來取笑了。若果秀冬再聰明一點，把她的所隱秘的都看過去，那秀冬便將做開始的一個人來看不起她，來誹去她，來玩弄她，就是羞辱了她！當她一感覺到這裏時，她駭得幾乎叫了出來：

『一定的，一定的！他一定已經遠了覺得了！』

忍不住，她真的急得哭了！這是想不出補救法子的事呵！

她又蹣了下去，薄薄的綢被把她整個蓋住，只剩一縷黑髮蜿蜒在被緣邊。一切都爲了這美的人已睡去，所以更靜了下來。外面的雨，也只無聲的霏霏的飛着。秀冬這時，大約已早睡熟了。

她哭了半天，哭得很倦，似乎在流淚中，得了許多安慰，因此那心又變得很柔和了。她把手放在胸上，又放在頰邊，她不能不愛她自己，她是太愛自己了，她仍然希望會有

許多人會愛她所愛的。她不想什麼人，也不想什麼事，她只希望她能像一個不同凡人一樣的，她能被所見過她的人來傾心的愛她。她是愛的中心！她是皇后！到後來，她反很有意味的在從新建築那更美的，更醉人的夢中的樓閣去了。

夜慢慢走了遠去，曙光從窗戶中慢慢爬進來了。她翻過身來，無力的望了一下窗簾，薄薄的透出那灰色的天空，她溫柔的向自己說：『啊，又天亮了，啊，我要睡了！』於是她又翻過身去睡，把那薄被又壓緊一點，因為爐裏的火，已只餘幾點小小的紅灰。她趕快閉下眼睛，她心裏却不覺的想起：

『一會兒，秀冬又快來樣呢！』

她沒有感到厭煩，也不這樣快樂，她心裏仍然是異常平靜的，恬美的，她把左手托住右頰，右手又放在左膀上，微微露出一絲笑意，很耐道的睡着了去。

超人

謝冰心

何彬是一個冷心腸的青年。從來沒有人看見他和人有什麼來往。他住的那一座

大樓上，同居的人很多，他却都不理人家，也不和人家在一間食堂裏吃飯。偶然出入遇見了，輕易也不招呼。郵差來的時候，許多青年歡喜跳躍着去接他們的信；何彬却永遠得不着一封信，但也從來沒有人看見他發過一封信，他除了每天上局裏辦事，和同事们說幾句公事上的話，以及房東程姥姥替他端飯的時候，也說幾句照例的應酬話，此外就不開口了。

他不但是和人沒有交際，凡帶一點生氣的東西，他都不受；屋裏連一朵花，一根草，都沒有，冷陰陰的如同山洞一般。書架上却堆滿了書，他從局裏低頭獨步的回來，關上門，摘下帽子，便坐在書桌旁邊，隨手拿起一本書來，無意識的看着。偶然覺得疲倦了，也站起來在屋裏走了幾轉；或是拉開簾幕望了一望，但不一會兒，便又閉上了。

程姥姥總算是他另眼看待的一個人；她端進飯去，有時便站在一邊，絮絮叨叨的和他說話，也問他爲何這樣孤另。她問上幾十句，何彬偶然答應幾句說：『世界是空虛的，人生是無意識的；人和人，和宇宙，和萬物的聚合，都不過如同演劇一般，上了台是父子母女，親密的了不得；下了台，摘了假面具，便各自散了；哭一場也是這麼一回事，笑一

場也是這麼一回事。與其互相牽連，不如互相遺棄；而且尼采說得好，愛和憐憫都是惡……」程姥姥聽着雖然不明白，却也懂得一半，便笑道：『要這樣，活在世上有什麼意思？死了，豈不更好，何必穿衣吃飯？』他微笑道：『這樣，豈不又太把自己和世界都看重了，不如行雲流水似的，隨他去就完了。』程姥姥還要往下說話，看見何彬面色冷然，低着頭只管吃飯，也便不敢言語。

這一夜他忽然醒了。聽得對面樓下淒慘的呻吟着，這痛苦的聲音斷斷續續的在這沉寂的黑夜裏只管顛動，他雖然毫不動心，却也攪得他一夜睡不着。月光如水，從窗紗外瀉將進來。他想起了許多幼年的事情——慈愛的母親，天上的繁星，院子裏的花……他的腦子累極了，竭力的想攢絕這些思想，無奈這些事只管奔湊了來，直到天明，纔微微的合一合眼。

他聽了三夜的呻吟，看了三夜的月，想了三夜的往事——

眠食都失了次序，眼圈兒也黑了，臉色也慘白了。偶然照了照鏡子，自己也微微的吃了一驚。他每天還是機械似的做他的事——然而在他空洞洞的腦子裏，憑空添了

一個深夜的病人。

第七天早起，他忽然問程姥姥對面樓下的病人是誰？程姥姥一面驚訝着，一面說：「那是廚房裏跑街的孩子祿兒；那天上街去了，不知道爲什麼把腿摔壞了自己買塊膏藥貼上了，還是不好，每夜呻吟的就是他。這孩子真可憐，今年纔十二歲呢，素日家勤勤懇懇極疼人的……」何彬自己只管穿衣戴帽，好像沒有聽見似的。自己走到門邊。程姥姥也住了口，端起碗來。剛要出門。何彬慢慢從袋裏拿出一張鈔票來，遞給程姥姥說：「給那祿兒罷，叫他請大夫治一治。」說完了，頭也不回，逕自走了。——程姥姥一看那鉅大的數目，不禁愕然，何先生也會動起慈悲念頭來，這是破天荒的事情呵！她端着碗，站在門口，只管出神。

呻吟的聲音，漸漸的輕了，月兒也漸漸的來了。何彬還是朦朦朧朧的——慈愛的母親，天上的繁星，院子裏的花……他的腦子累極了，竭力的想攔絕這些思想，無奈這些事只管奔湊了來。

過了幾天，呻吟的聲音住了，夜色依舊沉寂着，何彬依舊「至人無夢」的睡着。前

幾夜的思想，不過如同曉月的微光，照在冰山的峯尖上，一會兒就過去了。

程姥姥帶着祿兒幾次來叩他的門，要跟他道謝，他好像忘記了似的，冷冷的抬起頭來看了一看，又搖了搖頭，仍去看他的書。祿兒仰着黑胖的臉，在門外張着，幾次要哭了出來。

這一天晚飯的時候，何彬告訴程姥姥說他要調到別的局裏去了，後天早晨便要起身，請她將房租飯錢都清算一下。程姥姥覺得很失意，這樣清靜的住客，是少有的，然而究竟留他不得，便連忙和他道喜。他略略的點一點頭，便回身去收拾他的書箱。

他覺得很疲倦，一會兒便睡下了。——忽然聽得自己的門鈕動了幾下，接着又聽見似乎有人用手推的樣子。他不言不動，只靜靜的臥着。一會兒也便渺無聲息。

第二天他自己又關着門忙了一天，程姥姥要幫助他，他也不肯，只說有事的時候再煩你。程姥姥下樓之後，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來，繩子忘了買了。慢慢的開了門，只見人影兒一閃，再看時，祿兒在對面門後藏着呢。他躊躇着四圍看了一看，一個僕人都沒有。便喚道：「祿兒你替我買幾根繩子來。」祿兒趑趄的走過來，歡天喜地的接了錢，如飛

走下樓去。

不一會兒，祿兒跑的通紅的臉，喘息着走上來，一隻手拿着繩子，一隻手背在身後，微微的露出一兩點金黃色的星兒。他遞過了繩子，仰着頭似乎要說話，那隻手也漸漸的回過來。何彬却不理會，拿着繩子，自己便進去了。

他忙着都收拾好了，握着手周圍看了看，屋子空洞洞的——睡下的時候，他覺得熱極了，便又起來，將窗戶和門，都開了一縫，涼風來回的吹着。

『依舊熱得很。腦筋似乎很雜亂，屋子似乎太空沉。——累了兩天了，起居上自然有些反常。但是為何又想起深夜的病人——慈愛的……不想，煩悶的很！』

微微的風，吹揚着他額前的短髮，吹乾了他頭上的汗珠，也漸漸的將他煽進夢裏去。

四面的白壁，一天的微光，屋角幾堆的黑影，時間一分一分的過去了。
慈愛的母親，滿天的繁星，院子裏的花。——不想，煩悶……悶……
黑影漫過屋頂去什麼都看不見了，時間一分一分的過去了。

風大了，燈廂放起光明。繁星歷亂的飛舞進來，星光中間緩緩地走進一個白衣的婦人，右手擦着裙子，左手按着額前。走近了，清香隨將過來。漸漸的俯下身來看着，靜穆不動的看着——目光裏充滿了愛。

神經一時都麻木了，起來罷，不能，這是搖籃裏，呀！母親——慈愛的母親。

母親呵！我要起來坐在你的懷裏，你抱我起來坐在你的懷裏。

母親呵！我們只是互相牽連，永遠不互相遺棄。

漸漸的向後退了，目光仍舊充滿了愛。糊塗了。星落如雨，橫飛着都聚到屋角的黑影上——

『母親呵，別走，別走……』

十幾年來隱藏起來的愛的神情，又呈露在何彬的臉上；十幾年來不見點滴的淚兒，也珍珠般散落了下來。

清香還在，白衣的人兒還在。微微的睜開眼，四面的白壁，一天的微光，屋角的幾堆黑影上，送過清香來——剛動了一動，忽然覺得有一個小人兒，躡手躡腳的走了出去。

臨到門口，還回過小臉兒來，望了一望，他是深夜的病人——是祿兒。

何彬竭力的坐起來，那邊網好了的書箱上面，放着一籃金黃色的花兒，他穿着單衣走了過去，花籃底下還壓着一張紙，上面大字縱橫，藉着微光看去，上面是：

『我也不知道怎樣可以報先生的恩德。我在先生門口看了幾次，桌子上都沒有擺着花兒。——這裏有的是賣花的，不知道先生看見過沒有？——這籃子裏的花，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名字，是我自己種的，倒是香得很，我最愛他。我想先生也必是愛他。我早就要送給先生了，但是總沒有機會。昨天聽說先生要走了，所以趕緊送來。

我想先生一定是不要的。然而我有一個母親，她因為愛我的緣故，也很感激先生。先生有母親麼？她也一定是愛先生的。這樣，我的母親和先生的母親是好朋友了。所以先生必要收母親的朋友的兒子的東西。

祿兒叩上

何彬看完了，捧着花兒，回到床前，什麼定力都盡了，不禁嗚嗚咽咽的痛哭起來。清香還在，母親走了！——窗內窗外，互相輝映的，只有月光，星光，淚光。

早晨程姥姥進來的時候，只見何彬都穿着好了，帽兒戴得很低，背着臉站在窗前。

程姥姥陪笑着問他，他用不用點心，他搖了搖頭。——車也來了，箱子也都搬下去了。何彬淚痕滿面，靜默無聲的謝了謝程姥姥，提着一籃的花兒，遂從此上車走了。

祿兒站在程姥姥的旁邊，兩個人的臉上，都堆着驚訝的顏色。看着車塵遠了。程姥姥纔回頭對祿兒說：『你去把那間空屋子收拾收拾，再鎖上門罷，鑰匙在門上呢。』

屋裏空洞洞的，牀上却放着一張紙，寫着：

『小朋友祿兒：

我先要深深的向你謝罪，我的恩德，就是我的罪惡。你說你要報答我，我還不知道我應當怎樣的報答你呢！

你深夜的呻吟，使我想起了許多的往事。頭一件就是我的母親，她的愛可以使我止水似的感情，重要蕩漾起來。我這十幾年來，錯認了世界是虛空的，人生是無意識的。愛和憐憫都是惡德。我給你那送藥費，裏面不含着絲毫的愛和憐憫，不過是拒絕你的呻吟，拒絕我的母親，拒絕了宇宙和人生，拒絕了愛和憐憫。上帝呵！這是什麼念頭呵！

我再深深的感謝你從天真裏指示我的那幾句話。小朋友呵！不錯的，世界上的母

親和母親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兒子和兒子也都是好朋友，都是互相牽連，不是互相遺棄的。

你送給我那一籃花之先，我母親已經先來了。她帶了你的愛來感動我。我必不忘記你的花和你的愛！也請你不要忘了，你的花和你的愛，是借着你朋友的母親帶了來的！

我是冒罪叢過的，我是空無所有的，更沒有東西配送給你——然而這時伴着我的，卻有悔罪的淚光半弦的月光，燦爛的星光。宇宙間只有他們是純潔無疵的。我要用一縷柔絲，將淚珠兒穿起，繫在弦月的兩端，摘下滿天的星兒來，或在弦月的圓凹裏，不也是一籃金黃色的花兒麼？他的香氣，就是悔罪的人呼籲的言詞。請你收了罷。只有這一籃花配送給你！

天已明了，我要走了。沒有別的話說了，我只感謝你，小朋友！再見，再見。世界上的兒子和兒子都是好朋友，我們永遠是牽連着呵！

何彬草

我寫了這一大篇，你未必都認得都懂得，然而你也用不着都懂得，因為你懂得的，

比我多得了！又及！

『他送給我的那一籃花兒呢？』祿兒仰着黑胖的臉兒，呆呆的望着天上。

第一次宴會

謝冰心

○教授來的是這樣的倉猝，去的又是這樣的急促，楨主張在○教授遊頤和園之後，離開北平之前，請他喫頓晚飯，他們在國外的交誼，是超乎師生以上的。瑛常從楨的通訊和談話裏，擬出一個鬚髮如銀，聲音慈藹的老者，她對於舉行這個宴會，表示了完全的同意。

新婚的瑛——或者在婚前——是早已虛擬下了他小小的家庭裏一個第一次的宴會：壁爐裏燃着松枝，熊熊的喜躍的火燄，映照得客廳裏綉緞的椅桌，發出烏油的嚴靜的光亮；廳角的高桌上，放着一盞淺藍帶穗的罩燈，在這含暈的火光和燈光之下，屋裏的一切陳設，地毯，窗簾，書櫃，瓶花，壁畫，香爐……無一件不妥貼，無一件不溫甜。主婦呢，穿着又整齊，又莊美的衣服，黑大的眼睛裏，放出美滿驕傲的光，掩不住的微笑浮

現在薄施脂粉的臉上；她用着銀鐘般清朗的聲音，在客人中間，周旋，談笑。

如今呢，母親的病，使她比楨後到了一個月，五天以前，才趕回這工程未竟的「愛巢」裏來。一開門，滿屋子都是油漆氣味；牆壁上的白灰也沒有乾透；門窗戶扇不完全；院子裏是一堆雜亂的磚石灰土；在這五天之中，她和楨僅僅將重要的傢具安放好了位置。白天裏樓上樓下是滿了工人，油漆匠，玻璃匠，木匠……連她也認不清是什麼人做什麼事，只得把午睡也犧牲了，來指點看視。到了夜裏，她和楨才能慢慢的從她帶來的箱子裏，理出些應用的陳設，如鐘，燭臺，花瓶之類，都堆在桌上。

歡喜款待的她，對於今天下午不意的宴會，發生了無限的躊躇，一種雜複的情感，縈繞在她的心中。她平常虛擬的第一次宴會，是沒有實現的可能了！這小小的「愛巢」裏，只有光潔的四壁，和幾張椅桌，地毯還都細着放在樓上，窗簾也沒有做好，畫框都重疊的立在屋角……下午楨又陪C教授到頤和園去，只有她一個……

她想着，不覺的把眉頭蹙了起來，沉吟了半晌沒有言語。預備到城裏去接C教授的楨，已經穿好了衣服，戴上了帽子，回頭看見蹣跚的樣子，便走近來在她頰上輕輕

的吻了一下，說：『不要緊的，你別着急，好歹吃一頓飯就完了。』教授也知道，我們是新搬進來的，自然諸事都能原諒。』瑛推開他，含顰的笑道：『你躲出去了，犯事都推在我身上，回頭玩穀了頤和園，再客人似的來赴席，自然你不着急了！』楨笑着站住道：『要不然，我就不去，在家裏幫你。或是把這宴會取消了，也使得，省得你太忙累了，晚上又頭痛。』

瑛抬起眼來：『笑話！你已請了人家了，怎好意思取消？你去你的，別擔擱了，晚上宴會，一切只求你包涵點就是了。』楨笑着回頭要走，瑛又叫住他：『陪客呢，你也想出幾個人。』楨道：『你斟酌罷，隨便誰都成，你請的總比我請的好。』

楨笑着走了，那無愁的信任的笑容，予瑛以無量的膽氣，瑛略一凝神，叫廚師父先到外面定一桌酒席，要素淨些的，回來把地板用柏油擦了，到樓上把地毯都搬下來，又吩咐蘇媽將畫框、釘子、繩子等都放在一處備用。一面自己披上外套，到隔壁江家去借電話。

她一面低頭走着，便想出了幾個人：許家夫婦是C教授的得意門生；N女士，美國

人，是個善談的女權論者；還有華家夫婦，在自己未來之先，預在他們家裏借住過，他們兩位都是很能談的，李先生是楨的同事，新從美國回來的，衛女士是她的好友，結婚時的伴娘……這些人平時也都相識，談話不至於生澀。十個人了，正好坐一桌！

被請的人，都在家，都能來。只衛女士略有推託，讓他說說了幾句，也笑着說『奉陪』。她真歡喜極了。在江家院子裏，摘了一把玫瑰花，叫僕人告訴他們太太一聲，就趕緊回來。

廚師父和蘇媽已把屋中都收拾乾淨，東西也都搬到樓下來了。這兩個中年的用人，以好奇的眼光來看定他們弱小的主婦，看她如何佈置。瑛覺得有點不好意思！她先指揮着把地毯照着屋子的顏色鋪好；再把畫框拿起，一一凝視，也估量着大小和顏色。分配在各屋子裏；書櫃裏亂堆的書，也都整齊的排立了；燭臺上插了各色的蠟燭；花瓶裏也都供養好了鮮花。一切安排好了之後，把屋角高桌上白絹畫藍龍的電燈一開，屋裏和兩小時以前大不相同了。她微笑着一回頭，廚師父和蘇媽從她喜悅的眼光中領到意旨了，他們同聲的說：『太太這麼一調動，這屋裏真好看了！』

她笑了一笑，喚：『廚師父把壁爐生上火，要旺旺的。蘇媽跟我上樓來開箱子。』
杯箸，桌布，卡片的立架，闊漆的咖啡杯子，一包一包都打開了，蘇媽從紙堆裏檢出來，用大盤子托着。瑛打發她先下樓擺桌子去，自己再收拾臥室。

天色漸漸的暗了下來，捻開了燈，撥一撥亂紙，堆中觸到了用報紙包着的沉甸甸的一束。打開了一看，是幾個喇叭花形的花插子，重疊着套在一起，她不禁呆住了！

電光一閃似的，她看見了病榻上瘦弱蒼白的母親，能力的背倚着床欄，含着淚說：『瑛，你父親太好了，以至做了這幾十年的官，也不能好好的賠送你我呢！正經的首飾也沒有一件。金鐲子和玉鬢花，前年你弟弟出洋的時候，都作了盤費了。只有一朵珠花，還是你外祖母的，珠也不大，去年拿到珠寶店裏去估，說太舊了，每顆只值兩三塊錢；好在你平日也不愛戴首飾，把珠子拆下來，和弟弟平分分了，作個紀念罷！將來他定婚的時候……』

那時瑛已經幽咽不勝了。勉強擡起頭笑着說：『何苦來拆這些，我從不用……』
母親不理她，仍舊說下去：『那邊小圓桌上的銀花插，是你父親的英國朋友M先

生去年送我生日的。M先生素來是要好看的，這個想來還不便宜，老人屋裏擺什麼花草，我想也給你。」

隨着母親的手看去，圓桌上玲瓏地立着一個光耀奪目的銀花插，盤繞圓莖的座子，朝上開着五朵喇叭花，花筒裏插着綢製的花朵。

母親又說：「收拾起來的時候，每朵喇叭花是可以脫卸下來的，帶着走也方便！」是可給的都給了女兒了，她還是萬般的過意不去，覺得她唯一的女兒，瑛，這次婚禮一切太簡單，太隨便了；首飾沒有打做新的，衣服也只添置了幾件；新婚沒有洞房，只在山寺裏過了花燭之夜！這原都是瑛自己安排的，母親却覺得有無限的慚愧，無限的抱歉，覺得是自己精神不濟，事事由瑛敷衍忽略過去，和父親隱隱談起贈嫁不足的事，總在微笑中墜淚。父親總是笑勸說：「做父親的沒有攢錢的本領，女兒只好吃虧了。我賠送瑛不是一箱子的金錢，乃是一肚子的書——而且她也不受那些世俗的東西。」

母親默然了，她雖完全同情於她真正廉潔的丈夫，然而總覺得在旁人眼前，在自己心裏，解譬不開。

瑛也知道母親不是要好看，講面子，乃是要將女兒妥貼周全的送出去，要她小小的家庭裏，安適，舒服，應有盡有，這樣她心裏才覺得一塊石頭落了地，瑛嫁前的年月，才可以完完滿滿的結束。

這種無微不至的慈愛，瑛每一起，心裏便深刻的酸着。她對於病中的母親，只有百般的解說，勸慰。實際說，她小小的家庭裏已是應有盡有了。母親要給她的花插，他決定請母親留下。

在母親病榻前陪伴了兩個月。終於因為母親不住的催促，說他新居一切待理，她才忍着心腸，匆匆的北上。別離的早晨，她含淚替母親梳頭，母親強笑道：『自昨夜起，我覺得好多了，你去儘管放心……』她從鏡中偷看母親痛苦的面容，知道這是假話，只好低頭答應，眼淚卻止不住滾了下來。臨行竟不能向母親拜別，只向父親說了一聲，回身便走。父親追出關，千外來，向樓下喚着：『到那邊就有電報……』她從車窗裏擡頭看見父親蒼老的臉上，充滿了憂愁，無主……

這些事，在她心裏，如同尖刀刻下的血痕，在火車上每一起憶，就使她嗚咽。她竟然

後悔自己不該結婚，否則就可以長侍母親了。「嫁出去的女兒，撥出去的水，」不但她自己情牽兩地，她母親也不肯讓她多留滯了。

到北方後數日極端的忙迫，把思親之念剛剛淡了一些，這銀花插突然地又把無數的苦愁勾起，她竟不知步履艱難的母親何時把這花插一脫卸了，又謹密的包好，又何苦把牠塞在箱底——她的心這時完全的碎了，慈愛過度的可憐的母親！

她哭了多時，勉強收淚的時節，屋裏已經黑得模糊了，他趕緊把亂紙捺起又塞到箱裏去，把花插安上，拿着走下樓來，在樓梯邊正遇着蘇媽。

蘇媽說：「桌子都擺好了，只是中間少個花盤子……」璜一揚手，道：「這不是銀花插，你把我摘來的玫瑰插上，再配上綠葉就可以了。」蘇媽雙手接過，笑道：「這個真好，又好看，又合式，配上那銀卡片架子和杯箸，就好像是全套似的。」

璜自己忙去寫了卡片，安排座位。教授自然是首座，在自己的右邊擺好了扶着椅背一看，玲瓏的滿貯着清水的玻璃杯，全付的銀盤盞，銀架上立着的紅色的卡片，配上桌子中間的銀花插裏紅花綠葉，光彩四射！客室裏爐火正旺，火光中的一切，竟有她

擬想中的第一次宴會的意味！

心裏不住的喜悅起來，匆匆又上了樓，將臥室匆匆的收拾好，便忙着洗臉，剔指甲，更衣……

一件蓮灰色的長衣，剛從箱裏拿了出來，也忘了叫蘇媽熨一熨，上面略有些皺紋，時間太迫，也只好將就的穿了！怪不得那些過來人說做了主婦，穿戴的就不能怎樣整齊講究了；未嫁以前的她，赴一個宴會，盥洗更衣，是要耗去多少時候呵！

正想着，似乎窗外起了錚鏗的琴聲，推窗一看，原來外面下着滴瀝的秋雨，雨點打着船簷，奏出清新的音樂，『喜悅中的心情，竟有這最含詩意的誤解！』她微笑着，『楨和C教授已在歸途中罷？』她又不禁擔心了。

剛把淡淡的雙眉描好，院子裏已聽見人聲，心中一跳，連忙換了衣服，在鏡裏匆匆又照了一照，便走下樓去。楨和C教授拿着外衣和帽子站在客室中間，看見瑛下來，楨連忙介紹：『這位是C教授——這是我的妻。』

C教授灰藍的眼珠裏，泛着慈祥 and 愛的光，頭頂微禿，極客氣的微偻着同她握手。

她帶着C教授去放了衣帽，指示了洗手的地方，剛要轉身走入客室，一擡頭遇着了楨的驚奇歡喜的眼光！這眼光竟是情人時代的表情，瑛忽然不好意思的低下頭去。楨雙握着她的手，附在她耳邊說：『愛，真難為你，我們剛進來的時候，我還以為走錯了地方呢！這樣整齊，這樣美，——不但這屋裏的一切，你今晚也特別的美，淡淡的梳妝，把三目來的風霜都洗淨了！』

瑛笑了，掙脫了手：『還不換雙鞋子去呢，把地毯都弄贖了！』楨笑着自己上樓去。C教授剛洗好手出來，客人也陸續的來了，瑛忙着招呼介紹，大家團團的坐下，楨也下來了，瑛讓他招待客人，自己又走到廚房裏，催早些上席，C教授今晚還要趕進城去。

席間，C教授和她款款的談話，聲音極其低婉，吐屬也十分高雅，自然，瑛覺得他是一個極易款待的客人，並不須人特意去引逗他的談鋒。只他筷子拿得不牢，看菜總是夾不到嘴，瑛不敢多注意他，怕他不好意思，擡起頭來，眼光恰與長桌那端的楨相觸，楨往往給她以溫存的微笑。

大家談着各國的風俗，漸漸引到婦女問題，政治問題，都說得很歡暢，瑛這時候倒默然了，她覺得有點倦，靜靜的聽着。

○教授似乎覺得她不說話，就問她許多零碎的事，她也便提起精神來，去年從楨的信裏，知道○教授喪偶，就不問他太太的事了，只問他有幾位女兒，現在都在那裏？

○教授微微的笑說：『我麼？我沒有兒女——』

瑛忽然覺得不應如此發問，這馴善如羊的老者太孤單可憐了！她連忙接過來說：『沒有兒女最好，兒女有時是個累贅！』

○教授仍舊微笑着，眼睛却注意着桌上的花朵，慢慢的說：『按理我們不應當說這話，但看我們的父母，他們並不以我們為累贅……』

瑛愣住了，心裏一酸，再擡不起頭來，恰巧○教授滑掉了一雙筷子，她趁此連忙彎下腰去，用餐巾拭了眼角，拾起筷子來，還給○教授，從潤濕的眼裏望着桌子中間的銀花插，覺得一花一葉，都射出刺眼的寒光！

席散了，隨便坐在客廳啜着咖啡，窗外雨仍不止。衛女士說太晚了，要先回去。李先

生也起來要送她；好在路不遠，瑛借給她一雙套鞋，他們先走了。許家和華家都有車子在外面等着，坐一會子也都站起告辭。N女士住的遠一點，C教授說，他進城的汽車正好送她。

大家忙着穿衣帶帽，C教授站在屋角，柔聲的對她說他如何的喜愛她的小巧精緻的家庭，如何的感謝她倉猝中爲他預備的宴會，如何的欣賞她爲他約定的陪客；最後說：『楨去年在外國寫博士論文的時候，真是廢寢忘食的苦幹；我當初勸他不要太着急，大勞瘁了，回頭趕出病來，他也不聽我的話。如今我知道了他急於回國的理由了，我一點不怪他！』說着他，從眼角裏慈諷的笑着，瑛也含羞的笑了一笑。

開起堂門，新寒逼人，瑛抱着肩站在楨的身後，和大家笑說再見。

車聲一一的遠了，楨捻滅了廊上的電燈，攜着瑛的手走進客廳來。兩人並坐在爐前的軟椅上。楨端詳着瑛的臉，說：『你眼邊又起黑圈了，先上樓休息去，餘事交給我罷！——告訴你，今天我心裏有說不出的感謝和得意……』

瑛站起來笑說：『穀了，我都知道，』說着，便翩然的走上樓去。

一面卸着妝，心中覺得微微的喜悅，第一次的宴會是成功的過去了！因着忙這宴會，倒在這最短的時間內，把各處都擺設整齊了。如今這一個小小的家庭裏，圍繞着他們，盡是些軟美溫甜的空氣……

她又猛然的想起她的母親來了：七天以前，她自己還在那闐然深沉的樓屋裏，日光陰去，白燕在籠裏也縮頭不鳴，父親總是長吁短歎着，婢僕都帶着愁容，母親灰白着頰臥在小床上，每一轉側，都引起夢中劇烈的呻吟……

她哭了，她痛恨私心的自己！她那種淒涼孤單的環境裏，自己是決不能離開，不應離開的，而竟然接受了母親的催促，竟然利用了母親偉大的體恤憐愛的心，而飛向她夫婿這邊來！

母親犧牲了女兒在身旁的慰安和舒適，不顧了自己時刻要人扶掖的病體，甚至掙扎着起來，偷偷的在女兒箱底放下了那銀花插，來完成這第一次的宴會！

她抽噎的止不住了，頹然的跪到床邊去，她感謝，他懺悔，她祈禱上天，使母親所犧牲，所賜與她的甜美和柔的空氣，能從禱告的馨香裏，波紋般的蕩漾着，傳回到母親那

邊去！

聽見禎上樓的足音了，她連忙站起來。拭了眼淚。『禎是個最溫存最同情的夫婿，被他發覺了，徒然破壞他一天的歡喜與和平……』

禎進來了，笑問『怎麼還不睡？』近前來細看她的臉，驚的攬住她道：『你怎麼了？又有什麼感觸？』

瑛伏在他的肩，低低的說：『沒有什麼，我——我今天太快樂了！』

姑 姑

謝冰心

『她真能恨得我咬牙兒！我若有神通，真要一個掌心雷，把她打得淋漓粉碎！』他實在急了，本是好好地躺着，呆想，這時禁不住送出這一句話來。

我感着趣味了，却故意的仍一面寫着字，一面問說：『她是誰，誰是她？』他氣忿忿的說：『她是姑姑。』說着，又咬牙笑了。

我仍舊不在意的，『哦，不是姊姊妹妹，却是姑姑。』

他一翻身坐起來說：『不是我的姑姑，是一個同學的姑姑。』

我說：『你就認了人家的，好沒出息，認得姊妹妹妹也好一點呀……』

他抱起膝來，倚在床欄上，說：『你聽我說，真氣人，我上一輩子欠她的債——可是，我是真愛她。』

我放下筆看着他，『哦，你真愛她……』

他又站起來了，『我不愛她！還不氣她呢！她是個魔女，要多美有多美，要多壞有多壞！自從愛慕她以來，也不知受了多少氣了。我希望她遇見一位煞神般的婆婆，沒日沒夜的支使欺負她，才給我出這口氣！』

我看他氣的樣子，不禁笑說：『你好好說來，你多會兒認得她？怎麼愛的她？她怎麼給你氣受？都給我說，我給你評理。』

他又坐下了，低頭思索，似乎有說來話長的神氣，末了嘆了一口氣，說：『我真認命了！去年大約也是這春天的時候，神差鬼使去放風箏，碰見她姪兒同她迎頭走來，正打個照面，好一個美人胎子！她姪兒說：『好，你有風箏，咱們一齊去——這是我姑姑。』我

頭昏腦亂的叫了一聲，這一叫便叫死了，她其實比我還小一歲呢。我同她姪兒舉着風箏在前走，連頭都不敢回，到了草地上，便放起來，誰知從那時起便交惡運，天天放得天高的風箏，那天竟怎麼放也放不起來，我急得滿頭是汗。她坐在草地悠然的傲然的笑說：「這風箏真該拆了，白跑半天。」笑聲脆的鳥聲似的。我一陣頭昏，果然一頓腳把風箏踏爛了，回家讓哥哥說了一頓！

「倒霉事剛起頭呢，我從此不時的找她姪兒去，她姪兒也真乖覺，總是敲我竹槓，託我買東買西。要不是，就有算學難題叫我替他做，我又不敢不替他做。每回找他之前，總是想難題想得頭痛。交卷時她姪兒笑臉相迎，他姑姑又未必在家。」

我不禁笑了出來，說：「活該！活該！」

他皺眉笑說：「你聽下去呀！女孩子真乾淨，天天這一身白衣裳黑裙子，整齊得烏金白銀似的，從一樹紅桃花底下經過，簡直光豔得照人！我正遇見了，倒退三步，連鞠躬都來不及，我呢，竹布長衫，襟前滿是泥土，袖底都是黑痕，腳上的白鞋也成了黑的了。她頭也不回的向前走，俏利的眼光，一瞥之間，露出了鄙夷的樣子。我急了，回來抱怨李媽

今早不給我長衫換，她咕唧着說，「平常三天一換都嫌早，今天怎麼又乾淨起來了？打扮什麼，二爺娶媳婦還早着呢，小小的年紀！」偏生哥哥又在廊下聽見了，笑着趕追來說，「娶媳婦還早着呢，二爺！」把我羞哭了。

第二天穿一件新電光灰布衫子，去看她姪兒。他不在家，剪頭髮去了。姑姑却站在院子裏喂鳥兒，看見我笑說，「不巧了，我姪兒剛出去，你且坐下，他一會兒就回來。」我搭訕的在一旁站着。這女孩子怎麼越來越苗條！也許病瘦了罷，風前站着彷彿要吹起來似的。我正胡想，她忽然笑說，「你這件新灰布衫子真合式。」我臉紅一笑，從此我每到她家總穿這件灰衫。她却悄悄的對她姪兒笑話我自開天闢地以來，只穿得這一件衣服，大約是晚上脫下來洗，天一亮，就又穿上。這話偏生又讓我聽見了，氣得要死！我嘖嘖的笑了出來！

「還有一次，我在她家裏同她姪兒玩，回家來出門的時候，遇見她從親戚家回來，她說「對不起，沒有恭接你，你明天再來罷。」我那天本有一點不舒服，第二天一早却念念不忘的掙扎着去了，她却簡直沒有露面。我回來病了三天，病中又想她，又咒她，等

到病好，禁不住又去看看，誰知她也病了，正坐在炕沿上吃粥，黃瘦的臉兒，比平時更爲嬌柔可憐。我的氣早丟在九霄雲外。她抬頭看見我，有氣沒力的笑說：「姑姑病了，你怎麼連影兒也不見。」我惶愧不堪，心中只不住的怨自己連病都不挑好日子！

「她喜歡長春花，我把家裏的都摘了送給她，哥哥碰見就叨叨說，「她是你的娘！你這樣糟塌母親心愛的兒女孝敬她！」哥哥對她實在沒有感情！但是，哥哥也實在沒有看見過她，只知道我有個新認的姑姑而已。我仗着膽兒說，「這花兒橫豎也快殘了，摘下來不妨事，她雖不是我的娘，但她是我的姑姑！」哥哥吐了一口唾沫，說，「沒羞，認人家比你小的小姑娘做姑姑。」我拿着花低頭不顧的走開去。我們弟兄鬥口從來是不相下的，這次我却吃了虧。」

「家裏的花摘完了，那天見着她，她說，「我明天上人家吃喜酒要有一朵長春花戴在頭上，多麼好看！」我根本就認爲除她以外，別人是不能戴長春花的！便趕忙說，「放心，由我去找。」回家來，葉底都尋遍了，實在沒有。可是已叫她放心，又不好意思食言。猛憶起校園裏似乎還有，飯後躊躇着便到學校裏去。跳過籬笆，繞過了「勿摘花木」

的牌示，偷摘了一朵。心跳得利害。連忙把花藏在衣底，跑到她家去，雙手奉上。我還看着她梳掠，換衣裳，戴花出去。看見車上背後那朵紅星在她黑髮上照耀，我覺得一切的虧心和辛苦都忘了！

『不想她將這事告訴了她姪兒，她姪兒在同學裏傳開了。傳到先生耳朵裏，就把我傳了去。那時，我正在球場裏，嚇得臉都青了，動彈不得，最後只得乍着膽子走到先生那裏。先生連問都不問，就把我的罪狀插在我帽子上，拉我到花台邊去。我哭着，不住的央告，先生也不理。同學們都圍聚了過來。我羞得恨不得鑽進地縫。我那天沒有吃飯，眼睛也哭腫了。幸而那大哥哥沒在，還好一點。至終自然他也知道了，我回家去又受了一頓責罰。』

『從此我在先生面前的信用和寵愛一落千丈。自從春天起，又往往言語無心，在班裏眼看着書，心裏却描擬着她。和先生對話，所答非所問。先生猜疑，同學也鬨笑。我父親到學校裏去查問成績的時候，先生老實地這麼一說，父親氣得要叫我停學，站櫃台學徒去。好容易我哭着央求，又起誓不再失魂落魄了，父親才又回過心來。』

我這時也不能再笑了。

他嘆了一口氣，『以後的半年，我也沒好好的念書，不過處處提防，不肯有太露出廢學的樣子。可恨她也和我疎遠起來了。她拿我當做一個挨過罰，品學不端的人看待。至於我爲何挨罰，她却全不想到！我也認命了，見了她便低頭走開去。』

『今年的春天，一個禮拜天下午，同哥哥去放風箏，偏又遇見她和她姪兒，還有一個穿洋服的少年也在那裏。我正要低頭回去，她已看見我了，遠遠地叫着，我只得過去，我介紹了我哥哥，她也介紹了那個她父親朋友的兒子，她叫我叫他叔叔。這叔叔是北京城裏念書的。我那時覺得他偉大的很，他却很巴結姑姑，一言一笑都先事意旨。姑姑那天却有點不在意的，也許是不自然，只同我在一起，却讓叔叔，她姪兒，我哥哥在一塊玩。她問長問短，又問我爲何總不上她家裏去。那時楊柳剛青着，燕子飛來，在水上成羣的輕輕掠過。那天的下午是我生命中最溫柔的一刻！』

『到了黃昏，大家站起走開，那叔叔似乎有點不悅意。我暗暗歡喜。大家分手，回家去的路，哥哥忽然說，「你那位姑姑真俏皮！」我不言語。』

「從那時起，我又常到她家去，叔叔總在那裏，但一遇見我來了，她總丟了叔叔來同我玩。叔叔卻也不介意，只笑一笑走開。

「一月之前，也是一個黃昏，我正從她家回去。叔叔，她姪兒，和姑姑一齊送出來。叔叔忽然笑着拍着我的肩說，「明天請你來吃酒。」姪兒也笑道，「是的，請你來吃喜酒。」姑姑臉都紅了，笑着推她姪兒，一面說，「沒有什麼，你若是忙，不來也使得。」我看看他們三人的臉，莫名其妙。回去道上仔細一想，忽然心裏慢慢涼起來……

「第二天哥哥却要同我去放風箏，我一定不肯去，哥哥只得自己走了。我走到她家，門口掛着彩結，我進去看了。見酒席的擔子，一擔一擔的挑進來，叔叔和姪兒迎了出來，不見姑姑，我問是什麼事，姪兒拍手說：「你來遲了一步，姑姑躲出去了！這是她大喜的日子。」我一呆，姪兒又指着叔叔說，「別叫叔叔走了，這是我們將來的姑夫，——今天是他們文定的好日子。」我神魂出竅，心中也不知是什麼味兒，苦笑着道了一聲喜，也不知怎樣便離了她家。道上還遇着許多來道喜的男女客人，車上却帶着紅禮盒子。

「怪不得她總同我玩呢，原來怕我和她取鬧。我却是從頭就悶在鼓裏。我那時只

覺得滿心悲涼，信足所之，竟到了放風箏的地上。哥哥在放呢，看見我來了，便說：「你那裏玩夠了，又來找我！」我不答，他又問了一句。我說：「只有你是我的親人了，我不找你找誰？」我說着便抱着哥哥的臂兒哭了，把他弄得愕然無措。

『自此，我就絕跡不去了，賭氣也便離開家到北京來念書。那位叔叔也在我們學校裏。但是，我可不能告訴你他是誰——他原來在學校是這麼一個繡花枕，學問比誰都不如！今天上午他悄悄的拉着我，叫我叫他姑夫，說他在這暑假便回去娶親了，把我又氣得……』

我聽到這裏，一欠伸，笑道：『人家娶親，用得着你生氣！』

他說：『我不氣別的，我氣的十八歲的女孩子出什麼悶！』

我撲嗤一笑說：『你呢，十九歲的年紀，認什麼姑姑！』

他又皺眉一笑，呆呆的躺了下去，我也自去寫字。一會兒抬起頭來，却看見他不住的向空伸掌，大概正在練演他的掌心雷呢！

感恩節，一九二五。惠波車中戲作。

畸侶先生

黃廬隱

時代確是由沉悶中向前進展了。死氣迷漫的灰城，隱隱看出潛伏中的躍動青年人們更是興高彩烈，用滿腔的熱誠，來歡迎這個新時代。那時駐紮在灰城的背晦的軍隊，都收拾起行裝，作無抵抗的退讓了。因之灰城裏的居民，都不免起了恐怖，有錢的紳士們，早都紛紛往南邊去，有些搬到瑞金大樓和東交民巷去。

消息越來越緊了。自從那一夜大元帥出關以後，灰城裏的市民，家家戒嚴，除非有不得已的事，誰也不肯無故出門閒走。黃昏以後，更是家家閉戶，街市上冷清極了。有些神經過敏的預言家，散佈了許多驚人的謠言。胆小的市民，都沒了主意。他們心裏想，至少總得有點亂子瞧，最使他們發愁的，就是在亂的時候買不到吃的東西，所以有一部份的中產階級的人們，買下米，煤，鹹菜，等貯蓄着。

在一天黎明的時候，全市的市民，都在睡鄉裏，果然聽見隱隱有砲火聲。於是個個捏着一把汗，預備接受這不可思議的驚恐。鋪戶也只開着半扇門，而夥計們還不時在

門口張望，這時恐怖的疑雲，是滿佈着灰城了。

但是那礮聲響過一陣後便沉寂了。據人們探聽來的消息——是兩軍在蘆溝橋起了一陣小衝突，現在已經平安無事了。不管這個消息確不確，可是人心似乎已鎮定些了。

下午，市民們走到從前的元帥府門口，都感到異樣的冷落——那兩扇威嚴的鐵門，緊緊關閉着。二門兩傍的石獅子也似乎睡着了。

這一種異常的沉悶和冷落，使得市民們的心特別不安，真不曉得前途要發生什麼事故呢？個個都睜着驚奇的眼。一天一天的期待着。但是在一個禮拜以後一切都在悄然無聲轉變了。當市民們抬頭看！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子在晨風裏飄揚時，不由得吐了一口氣。心想，這可好了！

南軍進了灰城以後，維持治安已經負責有人，因之一切秩序也慢慢的恢復了。同時有一種新氣象，隨着南軍到了灰城，最使市民羨慕的，就是那一班時代的偉人在政治舞台上扮演得真夠熱鬧了！連日子都現得格外短了，雖然這時正是長日懨懨的夏

天。最熱鬧的，要算是西車站的食堂，和中央公園的來今雨軒，不時有新貴們在那宴會。這種宴會裏面，常含着極嚴重的意義；討論那幾個該打倒，那幾個該擁護。所以有一部份人的命運，都在這着核雜陳，杯盤狼藉中受了判決。這些新鮮的事實，使得站在旁邊侍候 *Waitress*，也都感覺到時代的確大大的轉變了；不僅是換了兩面旗幟，和貼些藍地白字的標語而已。

在這時候，那位著名的詩人 疇侶先生，他雖然仍是沉嘿無言，坐在他的書房裏寫他的詩，但當他放下筆，向雲天遐思的時候，他也似乎感到異樣。正在一天的上午，——暴風雨過去之後，他拉開書房後窗的綠紗幔，可以看見鄰家的小花園裏的風景。他立刻覺得園子的東西都變了樣，——小盆裏的石榴樹，原來是放在假山底下的，現在却倒在蓮花池畔。垂柳的嫩枝也颳折了，那折枝正壓在纔含苞的素心蘭上面，那蘭蕊低着頭，似乎在那裏呻吟。疇侶先生看到這裏，不禁嘆了一口氣，自言自語道：『這也是一個大變動呵！』

正在這時候，忽聽門口有人問道：疇侶先生在家嗎？他回轉身開了門，只見一個穿

中山服的青年，走了進來，他仔細看了一看，原在正是他的朋友王華。他們坐下以後，王華露着很得意的神色，問道：『畸侶，新時代已經來了！你也應當出去活動活動呵！』

『是的！我並沒有一天忘了活動。』畸侶很深沉的說着。

『自然罷，我也相信你是很積極的，不過現在的事情，並不是想想就能成功的總要去幹。像你整天躲在屋裏，就是時時刻刻不忘活動，也活動不起來！並且天下的事情，表面雖然有許多不同的現象，骨子裏還不是那麼回事……就擊我個人說罷！南軍初到的時候，形勢也很窘，架不住我努力一幹，現在咱們雖算不得一等大人物，但也儘有活動的餘地呢……所以我告訴你：天下的事本是天下人作，不過要看誰能利用機會，就是誰的天下……』

畸侶聽了王華的話，點頭道：『哦！我明白了！現在就是機會主義的世界呵！但是可惜機會不來找我，也就沒有什麼辦法。』

王華不禁哈哈大笑道：『畸侶，怪不得人們都說你不合時宜，好像什麼事都值得引起你的憤慨似的。你不用忙，再磨鍊個三年五載，我準保你再不動火了……我老實

告訴你說吧，人就沒有一個有出息的。你不要夢想光明！就是這麼一回事罷咧！」

崎侶不願再說什麼，只勉強的笑了一笑。王華也覺得話不投機說不下去，因告辭走了。崎侶送王華走後，心裏總覺得悶悶的，拿起筆寫兩句詩道：

『我願嚙下這玉杯裏的苦酒，

我只有孤獨的走完這崎嶇的旅途。』

他寫到這裏，再不能續下去了。因為眼淚已滴在詩箋上，視線也模糊了。他悲嘆着，放下手裏的秃筆，無目的的拏了帽子出去了。

這時天氣特別燥熱，馬路上炎日如火般的照着，天空片雲不存。崎侶靠着路旁馬櫻樹的蔭影走着，心頭悶壓得幾乎出不來氣。轉了幾個灣，已到了王華的家門口，想着進去歇歇再走吧！正往裏走時，忽聽汽笛不住的響，一輛空汽車停在王華門口，遠遠已見王華戴着帽子，穿着大褂，似乎要出門的樣子。他笑向崎侶道：『你來得正巧！再遲一步我就要出去了。』崎侶問道：『門口的汽車，就是你叫來的吧……爲什麼近來這樣揮霍起來……』王華仍哈哈笑道：『咳！你不知道，這個年頭，不這麼着就不行……他

媽的！我總共剩了百八十塊錢，這幾天的工夫，已經用去一半了。真的，我現在真感到金錢的萬能……」

畸侶怔怔的望着王華，彷彿不甚了解他的話似的，停了會兒，他才說道：『你要出去罷？我走了。』

『不忙，你有什麼事情嗎？……這樣罷！明天晚上到你那裏去細談。』

『也好！你忙你的去罷！我沒有什麼事情。』畸侶說着已同王華來到門口，畸侶僱了一輛洋車去了。同時王華也坐上汽車，汽笛響了幾聲就不見了。

畸侶回到家裏，心裏感到抑悶，頭部似乎要爆裂，沒有吃晚飯就睡下了。但是輾轉了半夜，還不曾入夢。這時天空懸着一鉤淡月，清光如水般的映照着粉牆。唉！這時的宇宙，真是充滿了悲寂，他對於一切都感到失望。他絕對想跳出這個大時代了，

天剛有一點發亮，畸侶先生已經起來了，把所有的信札詩稿都裝在一個小皮篋裏，預備遠行——作一個天涯的流浪者。

正預備走的時候，忽然又想到王華，於是他寫了一封信道：

朋友！

我澈底明白了！這個世界裏頭絕對找不到我棲止的地方。但是我并不悲哀，——並且我相信這是一件可慶幸的事呢！

這世界裏有的是人希求功名，然而我只願探求靈魂的寶藏，我已決定作天涯的流浪者。

再見吧，朋友！願靈光常普照着你！

時侶留言。

時侶把信交給了房東，叫他轉交王華。然後他提着竹籃，在晨光中走了。

蘋果爛了

黃廬隱

『唉！這蘋果終於爛了！』一個儀態文雅的少年站在玻璃櫥旁悲嘆着說；同時伸手向那玻璃櫥中間擺着的綠翡翠的盤子裏，拿下那一個圓潤的深紅色的大蘋果，那上面還裹着一層薄薄的白綢，但是那潔白的綢子上有些地方透出黃褐色的汁液；那將白綢輕輕掀開，發見這蘋果的下端完全腐爛了，果皮已變成黃黑色的霉點。『噫，完

了！完了！」他背着手在一間六鋪半蓆的屋子裏，踱來踱去的嘆息着。門外走進他的朋友劉君——歡喜開玩笑的青年。他一眼便看出這個悲嘆着的青年朋友的心事，他湊近他的身旁拍着他的肩背道：『喂！青君！你又在懷念日本海西岸的……那一個美麗而年輕的姑娘了罷。唉！無聊呵！在這樣的好天氣裏，你卻毫不享受也不惋惜，讓牠輕易的溜了……哦，她送你的那一個蘋果呢？』

『滾！蘋果呵！蘋果爛了……玫瑰枯了，美麗的夢醒了……你看那不是嗎？』青君異常 *Sentimental* 的指着那翡翠盤裏的蘋果喃喃的說着。劉君拿起那爛蘋果看了看，嘻嘻的笑道：『丟了牠吧……留着有什麼用呢！』

『當然留着是一點用處沒有，我也正想着丟了牠呀！』

『不見得罷！』劉君露着頑皮的神氣道：『除非牠爛得連渣子都沒有了，你也許還不會把牠丟了呢。我瞧，還是讓我來替你斬斷這萬縷情絲吧。』劉君舉起那爛蘋果向着窗外的草坪上摔了去，只聽見噠啷一聲，那爛蘋果變成一團爛泥漿，躺在耀眼的陽光裏，吐那最後的嘆息！

青君情色黯淡的凝視着藍碧的天空，劉君卻瞧着草坪上的爛蘋果冷笑，一陣熱風將那零爛的蘋果所剩餘的一些果子香吹了過來，青君連忙跑到玻璃窗前用力的嗅道：

『好濃烈的蘋果香！』

『可惜有點酸腐味！』劉君嘆息着說。這話竟使得青君紅了臉，回轉頭去看書櫥裏擺列着的各種洋書，似乎那些書自己都展開來，清清楚楚寫着他生命史上一段浪漫而熱情的悲劇。

一隻郵船在海洋中，衝開波浪前進，太陽帶來了白晝的喜悅溫和的風飄過海面，發出激壯的濤聲來，郵船的舳板上有一張藤製的睡椅，靠着鐵的船欄擺着，椅上坐着一個二十歲上下的妙年女郎，手裏拿了一枝彩色的畫筆，在那塊放在膝蓋上的小畫板上畫了幾根線，然後擡着頭凝神望着平靜廣闊的海面在水天相接遙遠的西方橫着一道紫色帶子似的彩雲，天空彷彿一塊蔚藍而透明的寶石沈默的海上，只有這一艘郵船在奔馳的前程，不時發出船機劃浪，刷刷的聲音，此外一切都是異常寂靜的，女

那似乎正在深沈構思一張畫稿，然而這偉大神祕的海所現示宇宙的整體又是多麼渺茫，使她幻想到海上的樓閣和海底的宮闈。她小小的腦子事感覺到應接不暇了。她疲倦的噓了一口長氣，便放下畫板和筆，獨自沿着舢板來回的走着。

這時海上正被嬌媚的斜陽所籠罩，海水變成各種動人的顏色，海波披了燦爛的金星在跳舞，這一切的色相對於一個有藝術天才的少女所激起的感興更是活躍，富有生命了。她驚嘆着，仍回到原來的椅旁，拿起小畫板在上面塗了些模糊的筆觸，彷彿在海面上有一朵奇異的彩雲，彩雲中隱約有一座玲瓏的樓閣，但是不久夜來替代了豔媚的黃昏，海水變成深藍幾近於黑的顏色，天灰得如同魔鬼的巨翅，風潮和獅子般咆哮起來，一朵朵白色的浪花，在黑暗裏忽起忽伏，好像那白衣的女神在夜晚的海裏游泳，女郎放下畫板，正想回到艙裏去，忽然聽見索索的皮鞋聲，從開着甬道射出的燈光中，看見一個身材合中，態度飄洒的青年的身影，投向自己坐着的地方來，不知不覺使她已經預備邁步的腿停住了。

在一切旅客都蜷臥在牀上的時候，這寂靜的舢板上，忽發見一個妙年美貌的少

女，很快的引起青年海上遇仙的幻想，他覺得這少女正像黑暗的天空上所綴着的亮星，又好像那遠遠浮在海面上的紅色燈塔『黑夜裏的迷途旅人的指導者喲！』青年低聲吟道：

夜深了，房艙裏旅客們的鼾呼聲，一陣陣從空氣裏傳過來。女郎被這聲音提醒了，也微感到倦意，他拿起畫板，匆匆的走到房艙裏去了。青年直望着她文雅而輕快的背影，經過一個很長的甬道，向左轉灣便不見了。他頓覺夜寂寞得可怕，蒼茫深黑的海裏，彷彿有無數惡魔，圍繞着船身，發出震撼的巨響；他簡直不敢再多站一分鐘，便忙忙回艙去。旅客們都睡得非常沈甜，而他呢，獨被睡魔所遺忘，先睜着眼，直到三點多鐘，他還不曾睡着。

『多煩燥呀！』他翻身坐了起來，忽聽隔壁房裏有女人嘆息的聲音，『呀，原來還有和我同病的人嗎？』他低聲的說着起來，穿上拖鞋，輕輕走到過道裏，挨近隔壁的房間，恰好那門沒有關嚴，他便將眼從門縫裏望進去，只見那房間裏有四張牀，靠窗子那張牀下，側面睡着一個少女，這時手裏兀自拿了一本小說在看。他仔細一認，原來正是

昨天下午在舢板上所遇見的那位女畫家。不知什麼緣故，這一點發見竟使他意外驚喜；心想前途並不見得一點沒有希望，倘使就這樣走進去和他清談着，度過這無聊的夜，不是毫無意義的呵！但是他這種慾念立刻就被經驗所征服。……很清楚那個結果只是碰釘子罷了。他噓了一口氣，依舊回到自己的鋪位上去。

第二天正午的時候，船到了門司，有四個鐘頭的航擱。許多旅客多趁機會上岸去遊覽；但是那位青年的魂靈，一直縈繞在少女的身傍，似乎離開她便是一分鐘也是難耐的；因此他只站在初次遇見少女的舢板上，看水手們忙亂着起貨；那載貨的起重機一上一下的動轉着，正如他不到的心情。

『借光！先生』一種嬌柔的聲音忽然從他的身後發出來，他回轉頭時，陡然如同感受到極強的電力，使他深藏心頭的情火炎炎的燃燒起來，兩頰紅着說道：

『女士，有什麼事見教！』

『哦！我打算上岸去發一個電報，不知電報局離此地多少遠，時間來得及不！』
青年掏出懷錶看過，說道：

『現在兩點一刻，距開船的時間，還有一個多鐘頭，大約來得及的……只是女士此地的道路不熟，還是讓我陪女士去罷！』

『那好極了！只是……勞駕先生了！』兩朵嬌媚的紅雲泛出在少女的頰上。青年的心頭也像壓上一塊重鉛。一對形容忸怩的人兒，便無言的上岸來了。

船過門司以後，便已到了裏海，兩面連接不斷的島嶼，在模糊的海霧後面；偶爾也看到三兩隻沙鷗，跟着這隻郵船飛泳，旅客們不再懷着茫漠的心情嘆息了，各人都充滿了快到目的地的喜悅；只有那位青年，他似乎時常失望，當大家在飯廳裏偶爾喊出『明天到了』的歡聲時，便使他更加懊喪。『唉！這是海上最後的一個黃昏了！』他站在船板上，暗自嘆息着，同時他還低聲禱祝道：『海之神呵！偶然你給了我非常的賜與，但是明天呵！明天你依然要不留情的把這賜與收回了呵！最後我將要變感謝為咒詛了啞！……唉！時間與空間，你們是一切的蠱賊！……』他只顧喃喃的說着，不想那位少女已站在他的身後了。

『青君先生！』

少年爲這迷醉的聲音所震驚了：『呵！秦女士嗎……』

『這船明天上午就可以到神戶了吧』秦女士含笑問着。

『大約總可以到嗎？不過我覺得這旅程實在太短了！』

『太短了！這實在是耐人尋味的一句話，青君先生，莫非是海的讚美者嗎？』

『哦！也許的，不過也要看牠是給了我些什麼禮贈罷！這使一次呀！牠曾我的生命變了顏色，真的在這一次的旅行裏我纔發見我理想中的安慰者呢……』

少女似乎在沈思什麼，她不理會青君的話，只看着海面出神，過了許久，她抬頭向青君道：

『明天神戶下船以後，你打算到什麼地方去？』

『到東京。』

『也到東京呀！那麼此後我們很有見面的機會了……你是進學校呢？還是有別的事……』

『我原來在早稻田大學學政治的』

『那麼你到日本已經很有些日子了。日本話當然都能說……以後希望你多多指教罷！』

『女士太客氣了……女士打算到東京什麼地方呢？』

我打算進藝術學院，不過我的日本文太差，打算先補習半年再說。』

『那也好……女士打算住在什麼地方？』

『我出國的時候，有一個朋友介紹我到女生寄宿舍去住，我打算就到那裏先住下了再說。』

『女生寄宿舍離我住的貸間不遠，以後我可以常來拜望女士……只要女士不討厭』

女郎露着微含羞意的情笑道：『先生太客氣了！』

晚飯的鈴聲響了，他們便各自回房吃飯。今夜海上忽然起了很大的霧，舢板上沒了少女的情影，更顯得沈悶了。

秋天帶來了桂花香，尤其是東京市外更充溢着這種清冽的香氣，當我們走到石

子砌成的馬路時，便看得見馬路兩旁密密層層的綠色的樹林；在碧絨似的葉隙中時常露出金黃色的星點來，一陣陣的濃香便是從那些星點上發出來的。

青君同他的朋友下了電車，便沿着市外的馬路向前走。不用說郊外田園的空氣，是使他們的精神活潑起來，況且天空浮着幾朵美麗多變幻的雲彩，遠處的松林如同屏障般矗立着，楓葉透出嬌紅的顏色，雲雀在稻田裏唱出嘹亮的歌調；這一切都使人愉快，彷彿忘記了自己是人生的程途上負荷了艱難的重擔，只感到兒時搖籃的舒泰。這一對青年人無憂無慮的慢步着，不久來到一座綠蔭匝地的松林裏，有一隊毛色純白而馴柔的羊羣在林子裏嚼嚼松樹根旁的野草，一個樸實的牧羊人坐在一塊石頭上休息，「咩咩」的羊叫聲打破了這深林的沈寂……

「這真是一幅畫景呵！青君感嘆的說。

「不錯，這真是一幅非常自然的名畫……那麼我們竟成畫中人了！」劉君笑着說。

「畫中人，」青君不住喃喃的自語着。

『怎麼這麼很平常的三個字，倒引起你頗深切的尋思了嗎？喂！朋友！你近來發生了什麼事故？老實說罷！』劉君睜大了眼睛向他的朋友詰問。

『唉！一切還是平凡得可以，那來的什麼驚奇事故？劉，我告訴你，一個人最不要有所期望……完美的理想，只是給人苦悶罷了？』青君嘆息着說。

『但同時也能給人快樂，是不是？』劉君看着遠方的天漠然的應着。

『快樂嗎？那自然是也有一些，不過這樣快樂好像鏡子裏面看美豔的花：唉，太不可捉摸了！』

『但是，這就是真正的完美的理想的特色。至於事實呢，永遠只有缺陷。』

『當然』青君道：『我也是相信這個真理的。不過誰有了一個理想，也絕不會不再深深追下去；比如戀愛一定要希望結婚是很自然的事實，而追逐一個理想又是怎樣艱難的努力！唉，命運的鞭子，最後是將人趕到煩攪的矛盾中去呵！』

『喂！青君，我前幾天聽見一個朋友談起你，據他的報告，你確實過的不很平凡的生活呢——至少最近兩三個月是如此的；青君，一個人有了不平凡的生活時，快樂

和苦悶似乎都從新估過價，換一句話說，就是他們的感覺是特別銳敏，不論快樂與苦悶，都具着特別的鮮明的彩色，激動他們的神經。」

「你的話也許是真的……但是他們對於我的事情怎樣說的呢？」

「哈哈！果然不出我所料，現在你是明白的承認了，還是快些拿你的供狀來吧！我早說過年輕人是不能守秘密的，尤其對於他自己戀愛了的秘密更容易被人看出來的……聽說對方是一個漂亮的女畫家，是不是？」劉君笑着說。

「然則你早已清楚內幕了？」青君急迫的問着。

「只不過略知一二罷了。還是你再說一遍吧！」

青君知道劉君絕不會讓他一直緘默下去，只得說道：

「這差不多是一個故事很平常的開端……當暑假完了，我由國內啓程到這裏來在船上遇見一個不很多見的女郎——那就是你所說的女畫家了，她具有女人特有的沈默性，對於一切事情都不肯多所表現，同時她又有一般女人所缺乏的獨立性，她的肩膀，似乎很能擔負些什麼……」

『那麼，她豈不是很合格的情人了嗎？……至於你有溫雅多情的美性格，臉子又是這樣漂亮，當然沒有什麼配不上，你們還要苦悶什麼？……』

『噢！天下的事情很難說，就算你的話都對了，然而還有一個更大的關鍵——那就是一點不能遷就的各人的思想，她倘使是一個無所謂的女人也好辦，不過在我們幾次的談話中，我的確看出她有着極濃厚的色彩，況且最不幸的，我們又是不同的。劉，你知道這種女生是出乎人們意料的可怕，和她們實際是非常危險的，你沒有聽見關於美人計這一類的故事嗎，他們有時可以爲了主義，獻身給她們的仇人，就中採取反對黨的祕密，劉，你瞧，倘使這不幸是事實，我不是處於太危險的地位了嗎，因此我不敢放鬆自己的情感，然而她又太合我的理想的情人，有時我竟沒法制止我自己，因此我便陷入可怕的矛盾中……』

自然，這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人類社會越複雜，一切的問題也就糾葛越多，愛情看來像是很單純的問題，但在今日也都有了背景，眼看人生是走到荊棘的路上來了。不過倘使你能小心運用你靈妙的手腕，使她降伏了，那以後你們只講愛情，不關

各人的主義，那也不是絕對不可能。在英國，保皇黨和自由黨的男女也竟有成爲夫婦的。」

「劉，你的提議，雖像是趨近於實際，但我們不能不承認那是下策。夫婦之間豈起一塊思想不同的界碑，而只希望兩方的感情融洽，即使辦得到，也只是部分的思想。感情往往是互相而生，怎能把它們分開呢？除非兩個人中間有一個犧牲了自己的主張……」

「但是你們兩人中，誰是俘虜呢？」劉君在沈思中發出這個問題。

「劉，」青君嘆息着道：「也可以說是幸事，我們兩個誰也不肯作俘虜，問題便在這裏僵住了……其實爲國家幸福計，那麼像我們這類的事實越發生得多越好，倘使每個青年男女都肯爲了主義而犧牲切身的愛情，這種偉大無私的情感，甯不能開出璀璨的花，結成甘美的果嗎……但是爲個人計，又是多麼不幸呵！」

「青君！這實在是現代各問題中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國家是萎靡不振，政治也是一塌糊塗，人人都負擔着艱難的擔子，不等這擔子挑到目的地時，便連噓氣的空兒都」

沒有，那能有工夫講愛情。你打算行這個時代下，看到一對對的青年情人在滿着花香的園裏和照着月光的河畔，無所掛礙的嬉戲着，那真是不可能，就是有些不知事故的傻子們裝出這種劇景，那也只是一幕劇景罷了。在帷幕後面真的人生只有被壓軋的呻吟呵！劉君似乎也有些關不住的憤慨，在他平日嘻笑的面容上，罩上一層嚴重的霜。林子那一面的羊羣又『咩咩』的叫了起來，牧羊人繫緊了腰帶，地上拾起那柔軟的柳條鞭，口裏發出一聲唿哨，羊羣便同着他離開這林子去了。太陽已斜向西方，樹林裏更覺得涼森森，似乎有些仙人的影子在林中穿行，又像是魔鬼的翅翼發出弗弗喳喳的響聲。這兩個青年也慢慢走出林子，在晚風帶來的桂花冷香裏，他們上了車回寓所去。

在一條大馬路的盡頭，有一所小小日本式的樓房，這是一個老寡婦齊騰的產業，她丈夫十年前死了，死後只留下這所房子和鄉間二十畝田給她，她將田租給別人耕種，自己就搬在這所房子的樓下住着，樓上還有四鋪席和六鋪席的兩間樓房，租給來這裏求學的中國學生住。齊騰是一個很和藹的老婦人，她並且燒得很好的飯菜，因此

住在樓上的學生把伙食包給她，她好像慈母的殷勤的照顧他們。

這一天已是黃昏時候了，她照例作好飯菜，安好碗箸，一切都齊備了；但是還不見那兩個青年人回來，她暗暗的想：『現在已經七點了，怎麼他們還不回來？青年的人有時候很容易忘記時間的……那一個漂亮的姑娘，前幾天和青君從這門口走過，他們一對青年人多麼和愛呀！莫非他今天又去找她去了吧！但是劉君呢……』

她正在門口自言自語的張望着，只見青君和劉君從馬路那一面來了，於是她忙着提上一壺開水去，很關切的迎接他們。

晚飯後，劉君到學校去上夜課，青君獨自留在寂靜的樓上，他將氈子靠牆鋪着，獨自在沈思，他不時爲了紛擾的前途發出悲涼的嘆息，這聲音竟驚動了正在收拾器具的老房東，她停住手裏的碗不洗，只凝神向樓板上怔望着，同時這老女人的心裏也湧起一些久已平靜的波浪，『呵，多寂寞的夜喲！』她悄悄的嘆息着。

當她提着一壺茶送上樓去的時候，只見那位年輕的青君樣正伏着書桌，在一張淡紫色的信箋上寫些什麼呢？

『晚安！』老女人輕輕的說着，茶壺放在把矮几上，如同鬼影般又從不甚明亮的扶梯旁消逝了。

青君只「唔」了一聲，還來不及回答她的話，而擡頭已不見她了。這位悄然來去的老婦人不知不覺引起青君一股莫名其妙的感傷……『人生逐漸的走向枯寂老死的路。雖然誰都有過她的青春，但是能有幾個人盡量的享受過青春的歡喜和愛嬌，等到老來時，對於這已往的青春絕不流一滴惋惜悔恨的眼淚呢？』他思量到這裏，覺得那些將要危害他一去不再來的青春的理想漸漸羞縮得像一枝觸了日光的含羞草，低垂着頭躲起來了，現在是熱情得了全勝，牠吐着使黑夜失了威嚴的火炎焚燃着這少年的心，使他決定第二天的太陽照在樹梢上時，他向她的情人供獻世上最珍貴的禮品——他願在她的長裙邊作一個永遠忠信的僕人——一個理想上的俘虜。

當他安適的睡在被窩裏的時候，理智和感情都為那蓬勃的火炎所驚嚇，暫時停止了戰。苦悶的神也躲在暗隙裏不敢作聲，只有魔鬼，戴上快樂之神的假面具，在火光下

瘋狂的舞蹈。

這時他的那位情人，在女生寄宿舍裏，正從事修改一張畫稿，那張畫的背景是一座玲瓏的山巒，在兩個山巒之間，有一道清碧的泉水，流到山脚下，積成一個小湖，湖旁有一株老梅樹，開着湖綠色的花朵，樹下放着一塊平滑的雲母石，上面坐着一個素裝少女，手裏拿了一根短簫對着天邊的一輪明月悄然遐想，女郎將畫稿改好之後，不禁嘆息一聲，另外拿出一張白色的信箋，在上面寫道：

『青君我友：

我真覺得抱歉；老早答應送你的畫到現在纔勉強的有了個底稿。——這是昨夜我獨自坐在寄宿舍的後山構成的。今天早起，我把牠草草塗了起來，此刻正在修改，明天便可以畫好了。

這張畫的藝術當然是很淺鄙的，不過那意境還不算壞吧！如果你是比较了解我個性的話，這張畫便不是毫無意義的呢！

祝你快樂。

秦玄音。』

太陽光已照着青君睡房的玻璃窗了，他翻身爬了起來，心頭充塞着一種異樣的情感，彷彿非常充實，同時又像是空虛；這真使他不知怎麼辦了。他不住用手搔着頭髮，不久老女房東開上午飯來，同時拿進一封信和一張水彩畫，放下道：『青君樣，這是女生宿舍的用人方纔送來的，並且要一張回片。』青君忙忙打開信讀過，又展開那張畫，看了看，纔從匣子裏拿出一張名片，在上面寫了一行字道：

『來信及尊畫均收到，餘面謝。此致

玄音女士。

青君再拜』

老女房東拿着名片下去了。青君顧不得吃飯，就找出幾個圖釘把那張畫端端正正的釘在白色的粉牆上，他這纔坐下一面吃飯，一面賞鑑那張畫。他覺得這張畫的意境果然不凡，但是這裏面似乎藏着一個啞謎，照這張畫的意義，明明是說只有空山明月幽谷寒梅是她的知音，而不許一般俗子問津的了，但是自己究竟是那一種呢，俗子嗎？或者……唉！她這種若離若即的神情多難捉摸呵！

矛盾的情緒又緊緊的包圍了他的心。昨夜的決心，早被今天的太陽光所消滅了。

他只有在苦悶中度過一個百無聊賴的下午。當劉君回來時，他已悶悶的睡下了。但他最後是作如是想。

『人是感情的動物，無論她是怎樣孤僻，和富有危險性，倘使我能用最大的虔心激動她的情感，也許可以改變成一個比較好的局面吧……她是一個畫家，假如我也懂藝術呢！』他想到這裏，便暗暗下了一個決心。

當他吃過晚飯以後，便戴上帽子，匆匆的跑到文具店裏買了全份的圖畫器具，欣然回寓所去。

夜深了，劉君在隔壁房裏已經睡沈了，如一羣蚊蟲鳴叫般發出軒嘩聲。樓下齋滕老太婆也已經熄燈睡了。這種環境對於他這時的心情和計劃都非常合式。他將一張雪白的圖畫紙放在案上，注目凝神看着玄音所送他的那張畫，許久許久他似乎領悟些什麼，只見他點頭含笑在畫紙上畫了幾筆，當然那結果只有失敗；他嘆着氣把畫紙收起來了。忽聽見樓下齋滕老太婆翻騰的聲音，他連忙擰滅電燈，月光帶着秋夜的冷氣，走了進來，窗前的雜樹影非常鮮明的映在毛光的玻璃窗上，他知道已經深夜了，便

只得胡亂睡下。

天氣漸漸冷起來，今天早晨出門的時候，已看見薄薄的雪花蓋着冬青和小松樹。青君在一條凍着薄冰的石頭路上來回的散步，他似乎是打算走進那小山坡上的女生宿舍裏去，然而他的脚有些踟躕，這個徬徨的人影在馬路上停留了半點多鐘，後來宿舍的門房，對於這個青年人的形跡有些懷疑，忍不住走出來問道：

「先生！你是不是要會這裏面的什麼人嗎？」

「呵！不錯，我要會秦玄音女士，只是不知道她在寓舍裏不？」

「哦！原來是這樣，那麼為什麼要在門口站這半天，莫非是嫌這天氣不夠冷嗎？」

門房笑着走了進去，青君便到接待室裏等着；不久聽見細碎的皮鞋聲，接待室的門開了。秦女士嫻嫻的走了進來，那一種不凡的丰度，和恬靜的表情，真彷彿月光下的淡裝梅花。

「呀！青君樣，許久不見了！」

「對了！整整是三個星期吧？今天沒有出去嗎？」

『沒有出去。天氣似乎有些冷呢！』

『不錯；早晨的確很冷，但此刻太陽很毒，倒不覺得怎樣……聽說青山梅花快開了，我打算邀秦君去玩，……有工夫嗎？』

『大約可以奉陪吧，但我們此刻就去嗎？』

『是的，倘使秦樣沒事的話，讓我們這時就走吧！』

『也好，但得請你稍微等一等，我到裏面去去就來，這真有點對不住呢！』

『沒關係！秦樣請便吧！』

玄音含笑點了點頭，便匆匆到裏頭去了。青君望着她的背影，發出勝利的歡笑；他心想：一照目前的趨勢看來，並不見得不是吉兆；他不知不覺把手伸到大衣的口袋裏，拿出一張長方形的畫像來，那是一個含着微笑的少女的半身像；是他三個月以來的，心血的結晶。在畫，這張像以前他雖然不是一個畫家，但堅定的意志和不斷的努力，立刻使他有非常的成功。況且他所畫的，不是一個想像的幻影，正是他日夜所縈念的人，秦玄音女士呀！他在許多困難之後，纔從一個女同鄉那裏借來一張她的半身肖像，

他將這張像擺在案頭，每天要照樣畫三四遍，足足畫了三個月，最後畫成今天的這一張。他想當這個希奇的禮物奉獻到她的面前時，難道不能激動她平靜的心弦嗎？……

他們在下午兩點鐘的時候，已到了青山，但所謂梅林的，只不過稀稀疏疏兩三株瘦梅罷了，那裏趕得上中國江南的梅樹的一角呢？不過他們也還感到很深的興趣。青年人的想像力往往可以統御一切的真实呢。

他們繞了梅林慢步的走着，當然這是非常關鍵的一幕。他預備了成千成萬的話，將向她面前傾吐，而她呢，也似乎覺得這是比較頗嚴重的時期。他們談到天氣，談到梅花，談到藝術，最後他在羞人答答的情緻中獻上他為她作的肖像！

「呀！這是那裏來的！」

「哦，秦樣，不瞞你說，這是一個秉有熱情赤心的青年為你畫的呵！」

玄音臉上現出驚喜的表情，但在一朵紅雲從她的兩頰上殘退的時候，而她澄淨眼中露出非常懊喪的神情來。她將像片收下，只淡淡謝了一謝，便辭別他回寄宿舍去。

了。

他們從青山分手以後，又是兩個多禮拜不通消息了。青君只在熱戀與苦悶的心情中掙扎着。忽然在一天早晨，他收到玄音的一張名片道：

『我因國內有要事，友人來電催我就回去，所以決定今夜離開東京，匆忙中不能走別，特此拜辭——玄音。』

這真是平地般雷激的消息，使他幾乎失了知覺，在略加思索之後，便匆匆戴上帽子到女生宿舍去訪玄音，幸喜她還沒有出去，但一切行李都已綑紮停當，放在一架運貨汽車上，不久玄音和她的女友們走了出來，青君便上前打招呼道：

『秦樣，不是說夜車走嗎……』

『不錯！我是決定乘第五次的夜車走，不過行李打算先發了去，免得臨時麻煩。』
『那麼！讓我來幫你的忙吧。倘你若有些事情，竟可去辦。我到車站把行李票弄清楚，再來找你好。』

『這樣好極了！但使你太麻煩了呢……這樣吧，我的事情還有很多沒弄清，你把

行李票先收着，今晚七點鐘火車站上見，好不好？」

『好的好的！這件事就算交給我了，你請放心吧！』

七點鐘打過了，青君獨自擠在站臺的人叢中正在張望時，只見一羣青年男女圍隨着飄然如仙的玄音來了；他急急迎了上去，把行李票交給她，不久火車就要開了。那些送別的人都趕來和玄音握手，而玄音回頭不見了青君，心想他怎麼連手都不肯和我握一握，便急急走了呢……這個人真有些奇怪。車身移動了，『再見呵！再見呵！』的聲浪如海潮般湧起來，直到車身離開站臺纔漸漸平靜了。玄音放下窗子，回身坐下來時，只見青君含笑的走來。

『呀！青君樣！這是什麼意思！你要到什麼地方去！』她驚奇的叫着。

『我呵！不到什麼地方去，只想送你一程！』玄音聽了這話，心裏不禁一酸，淚珠竟在眼角落了下來。她連忙把頰朝着窗戶，青君呢，更是滿肚皮的雜情別緒，但也不知從那一句說起。他們互相沉默着，車已到了京都，玄音低聲說道：

『青君樣！這裏已是京都了！你回去吧！我非常感激你……』

『不，讓我再送你一程吧！我們偶然而遇，此後還會偶然再遇嗎？』青君說着輕輕的嘆息了。

一夜的旅程，在他們看來是飛也似的過去了。第二天太陽出來時，車已到了神戶，玄音同青君下了車，同到埠頭上，長城丸已泊在岸旁。他們來到船上找好了鋪位，再有一點鐘就開船了。這是怎樣可貴的一點鐘呢。玄音嘴唇幾次顫動，但是她還是什麼也沒有說出來，直到搖了開船的第一遍鈴聲，玄音從果筐裏選了一個又紅又大的蘋果，遞在青君手裏，嫣然笑道：『祝你平安！』同時握住他的手，直送她下了舢板，船已解纜了。

這個紅潤香豔的蘋果，便成了愛情的象徵了。當他回到東京的時候，便把牠供在翡翠盤裏。

當他每天回家時，必站在那放蘋果的櫥前幻想那遠別的情人。但是幻夢終有一天要醒了。兩個月以後，玄音和另一個青年結婚的消息，被海風帶過來了，——那也是蘋果爛了的一天！

這一段生命史上浪漫而熱情的悲劇在青君的腦海裏復演之後，一層淚水遮住他的視線，一切都消逝了。只有那帶有酸腐味的蘋菓香兀自一陣一陣由風裏吹過來！

淪落

黃蘆隱

醫生左手插着腰，右手輕輕敲着右邊的胯骨，對病人表示一種悲憫的同情，微蹙着眉峯，看護婦遞過寒暑表，放在病人的舌下，約四五分鐘纔又從嘴裏拿出來，對着寶子望了一望道：『熱度仍和昨晚一樣。』醫生點了點頭，安慰病人道：『多睡覺，不要用心思就好了！』病人懶懶地點了一點頭，醫生便發出慈母般微笑，輕輕揉了揉病人的頭，說了一聲再會，跟着病房的門開了，醫生就出去了。

這時候夜景幽寂，從窗子裏射進灰白色的月光來，照得這病房，彷彿囚牢的慘厲可怕。看護婦在一張篷布椅子上，已沉沉入夢了。病人怕燈光，電燈早就熄了。這房裏竟露出可怕的幽冷，街上的更夫已打三更了。病人的心臟劇烈的跳着，睡魔永不敢近她，她只睜着眼，努力方向那沒有月光的暗隙凝望，那眼神的銳利，好像可穿鬼物的肝胆似

的，如此半點鐘以後，她實在不支了。無力的閉上兩眼，迷蒙中忽見一個魁偉的少年，站在她的牀前，彷彿很傷心。她病到這般地步搖，搖着頭，深鬱的噓了一口氣。那陰森只像荒丘上的鬼風，病人很驚嚇的對他望着。呀！他頭上帶着白布藍條的水手帽子，身上也是白布藍的水手衣服。她禁不住抖戰着垂淚了。那少年水手兩腿漸漸軟了，戰慄着跪在她的牀前，伏在她的胸上嗚咽着。她覺得如火般熱的眼淚，都浸入她心窩裏去了。她無力的噓了一口氣，用手撫着那水手，她想起認識這水手的事情來了。

在一年夏天的早晨，天上一片雲彩也沒有，只在水水連接的地方有一道灰色而帶藍的帶子，橫在那里，海邊上只有一隻海艦停着。住在海邊上的孩子，赤着脚爬下沙灘去，什麼尖的螺，圓的貝殼，捧滿了兩手。她那時正在捉一個活的小螃蟹，不提防滑了脚，滾到海裏去，那浪花發怒般湧起來，她只覺鼻管辛辣，水往嘴裏直灌，便迷昏不省人事了。

過了不知多少時候，她睜開眼一看，只是一個青年的水手，站在她的面前，見她恢復了知覺，微笑着遞過一杯糖水，慢慢扶着她的頭灌下去，她覺得更清醒些，又睜開眼

往四面望望，只見自己臥的地方是一間洋式小房屋。很使她注意的，便是這小洋屋掛着五六個白色的救命圈，她懷疑着想，不知究竟是什麼地方；那水手彷彿已明白她的意思，因微笑道：『小姑娘好險呵！不是我正扶着欄杆看風景，你一定要被浪頭捲去了。』

……你願意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嗎？……這就是停在海邊的軍艦，你家住在那里，我可以送你回去。』這時她已坐了起來，對着那水手，很親暱的微笑着，投在他溫暖的懷裏說：『我要回去。』水手點點頭，領着她下了艦，沿着沙灘走了一里多路，她已看見家門，只見母親正擦着眼淚，彷彿等什麼消息呢，她便撒了那水手急急飛奔她母親去了。水手遠遠站着，等那母子都進去了，他才唱着凱歌回艦去。

在這件事發生兩天以後，她的父親到那軍艦裏謝那水手，那軍艦已開得無影無蹤了，那老人只望着海，如默祝海神保佑這可愛的青年。

後來這一隻海艦雖然又開到這地方兩次，但那個水手卻沒有同來，她一家的人都覺得很失望，這樣可愛的青年，竟不能再看見第二次，並且不能對他表示一家人感激他的意思。

過了八九年她已經二十歲了，那時她中學校已經畢業，她的故鄉教育很不發達，因和母親商議，到都會的地方求學去。臨離家的頭一天下午，她和幾個同學仍到幼年的樂園，海邊作最後的親昵，這時正是黃昏，海霧受太陽的渲染，幻成紫的，紅的，青的，種種色彩——不很明顯的混合色，彷彿閃光的輕紗罩子，罩在碧澄澄的海面上，西方的紅霞又把海水染成紫的，淡紅的各種顏色，在天水交接的地道，橫着一道五色的絨氈。牠正在留意看海景時，忽見沙灘的東邊，有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子，穿着一身海軍的軍服，兩手插着褲袋，口唇噓噓作響，兩目望着天空，彷彿在迴憶從前的往事般，有時在那沈靜裏，微露着笑容，好像陰雲幕裏的輕淡的陽光。她覺得這軍人有些眼熟，不住用眼神打量他，但是記不起來了。這究竟是在什麼地方看見過的呢？

她的同伴，同她談海上冒險的故事，漁船遇着巨大的鱷魚傾覆了，漁人捉住一隻木排，漂泊到一個沒人跡的島上，虎豹怎樣兇惡，毒蛇怎樣傷人，她的同伴述說着，彷彿像曾親眼見過似的。她從這些有趣的故事裏，忽然想起她遇險的一段故事，於是她告訴她們說：『我告訴你們落水的故事吧！虧了那少年水手！』她的同伴都圍攏說：『大

一點聲音』她高聲述說了大家聽了都現出驚怕的神情說：『呵！好危險呵！』

她這時忽然低下頭，彷彿受了意外的刺激似的，不時偷眼向沙灘東邊看，大家也不知不覺都回過頭，只見那中年的軍人，向這邊看着微笑，這些女孩子便如觸了電般，狐疑着，不知這微笑裏頭，定伏着什麼不測的事，有一個胆小的便說：『我們快走吧！那一定是個壞人。』大家被她一提醒，都覺得真正可怕，便忙忙往回走，只見那軍人仍舊望着她們微笑，她們更覺得心虛，彷彿後面那少年拿着利刃追來了，便忙忙往家裏飛奔。

第二天她在正擁擠的票房門口等買車票，只見人叢裏走出那個中年的軍人來，她止不住心頭狂跳，緊依着她父親的肘下，不敢動彈，面上的紅色都淡了，後來她父親因為替她拿行李票走開了，她獨自站在票房門口，戰慄着，低頭不敢望四面看，忽覺背後有人說話的聲音道：『姑娘！記得前九年救你命的人嗎？』她聽了這句話，這才明白原來就是那個水手呵！因放下了心，望着那水手說：『先生為什麼早不說，我們一家人都極望見先生一面呢……好！我父親來了，他老人家更是時時不忘先生的一個人。』

她父親見她和一個男人說話，很驚怪的看着她，她只微笑說：『爹爹！這位先生便是救兒命的，那個水手。』這老人才明白歡呼道：『呵！真是有幸，先生救了小女之後，老夫曾到海邊去訪先生，可惜軍艦已開走了。但老夫沒一天不在記念先生，等送小女上車後，請先生同老夫吃杯茶去。』

這時火車已到了，客人紛紛趕上車去，那軍人和她的父親一齊送她上了火車，不久開車的鈴響了。火車頭便蠕蠕動起來，越動越快，霎時間便離開故鄉的城市了。

她到了北京以後，不久便進了學堂，她的臉上時時含着愉快的微笑，同學們都和她很親厚，都覺得她是個幸運兒，忘憂草，她常喜歡帶着嬌憨的滑稽，惹同學發笑，學堂裏的同學，無論誰提到她，都立刻感覺着自然的美。

有一天正是星期六，同學們多半都回家去了，她因為北京沒有親戚，所以只住在學校裏，這時天氣已有四點鐘了，她從浴室裏，抱着一包換下來的衣服，一壁唱着一壁往洗衣服的地方去，頂頭遇見那個有麻子的校役，拿着一張名片道：『小姐！有人找。』她覺得很奇怪，不禁『哟』了一聲道：『誰來找我呵？』因伸手接過片子來，只見上

頭寫着『海軍部副官趙海能。』她更懷疑了，心想我向來不認識這個人呵！因向那校役道：『到底是怎樣一個人呵？』校役說：『很高大的身材，四方臉，有兩撇八字鬍子。』她聽了自言自語道：『高大身材，四方臉，八字鬍子，莫非是那個救我命的水手嗎？』想到這裏，便回頭對那校役說：『好吧！你先去，我就來。』她忙把衣服放在寢室裏，對着鏡把頭髮攏了攏，匆匆走到會客室，已經有許多人在那裏會同學們，她慌忙向四面望了望，只見靠門坐着那個趙海能迎了出來，很恭敬鞠了一個躬。她這時彷彿作夢似的，也不知和他說什麼，稍談幾句，趙海能便走了，她只記得一句是：『有機會還要來談。』

她會過趙海能以後，仍舊照常活潑作她的事去。

她們學校的旁邊，有一所花園，她每逢放假時，常常獨自到那園裏，坐在花蔭下看書。倦了便放下書，倒在假山石背後，靜靜嗅着草際的幽香，聽草蟲奏着細妙的音樂，有時仰頭看着天上變幻的行雲，有時像魚鱗般閃爍着，有時像輕紗般飄拂着，她彷彿作夢似的，想像天宮的白玉雕欄，和低眉淺笑的天使，有時忽覺天上的雲異樣的深碧，兒時久遊的海景，一一湧現出來，那少年的水手——中年的海軍部副官很明顯印在她

的腦裏，游泳在她似夢非夢的眼前。

她不知上帝何時設下陷阱了！她感激救命的趙海能，常常流下熱情的淚來，她看過從前的小說，對於有恩的男子，應該犧牲身心報答他。但她似乎知道趙海能已經不是獨身的男人，她想要報趙海能救命的機會很少了。時時悵悵着，發出無可奈何的長歎。

有一次上心理學，她很當心的聽講：教員說：『女子富於情感，對於待她有恩情的人，時時不忘，根據這種心理，青年向少女求歡愛時，只有一個方法，表示對於少女極熱誠，彷彿一切都可爲她犧牲，縱使失敗一百次，也不要灰心，終久必成功。』同班的同學聽了都彼此互視着微笑，只有她臉上漸漸失了紅潤，頭俯下去，倘若沒有書桌擋着，恐怕真要低到膝上了，而且眼淚如泉水般的湧了出來，同學們很詫異，課堂裏立刻靜止，彼此面面相覷，便是那教員也皺着眉，默然無言，彷彿其中伏着極不測的動機；覺得再講下去很不方便，因提早下堂了。

教員才走出講堂的門口，同學們都一擁而前，將她圍住，詰問和勸慰的聲音，雜亂

成一片。

她只伏在書案上，兩肩不停的聳動，喉裏不住的哽咽，始終探不出個究竟。同學們都懷疑着，漸漸走開了。有兩三個聚在迴廊底下，低聲猜想着，其中有一個同學說：『她必是上了誰的當吧！』……『誰知道呢？』另一個同學插嘴說：『我覺得她近來的情形很不對，總是鎖着眉峯，彷彿內心蘊藏無限的祕密似的。』……『噯！現在的社會，真好像荆棘的荒園了，只要一分不留心，便要被銳利的棘針刺破了。』……『尤其是我們女子倒霧，心又軟，情又熱，只要男子在她面前落過一顆眼淚，無論什麼便都被蒙蔽過去了。』……』

種種的議論，接二連三的鼓蕩在空氣中，有時候一兩句傳到她的耳朵裏，便變成有毒質的針，使她身心都感到痛楚和麻醉。

直到她直倒牀上，當夜月幽淡的時候，她回想着，兀自心痛。她用手緊緊握着那水手的手，極用力的『噯』的一聲，忽然打了一個寒戰，睜眼一看，她全身如焚般燒起來，削瘦而灰敗的兩頰上，漸漸轉成胭脂般的紅潤，失神的眼球，略略轉了一轉，那眼皮又

慢慢垂下來了。

這時冷靜的夜已過，那綠色的窗幔，閃着微紫色的朝旭。看護婦推門進來，手裏端着一碗鮮而且白的牛乳，那熱氣如煙霧似的一縷縷都從杯裏湧了出來。

看護婦右手端着茶盤，左手伸在背後，扭那門上的機關，一壁對着牀前站着的少年點頭說：『先生早呵！』

這聲浪把她從半夢裏驚醒，細看那少年，原來並不是水手，他穿着灰色布的長袍，覆額的頭髮很自然的鬆散着，彷彿很美麗的遮陽般。極活潑的眼神，表示他青年之美。他這時含愁站在病人的面前，很憐惜的替病人整着散亂枕旁的柔髮，看見病人已睜開倦眼，用極柔和的低聲問道：『今天覺得好些嗎？』病人這時只微微搖了一搖頭，依舊把眼閉上，他很傷心的噓了一口氣，自不轉睛對病人望着，覺得上帝太不仁了，為什麼使這脆弱的玫瑰花，受病魔的作踐呢？不然這種好天氣，和他併肩坐在公園的松林裏，聽早晨的雲雀，嬌婉的唱歌，看蓮芭的露珠，向朝旭爭閃，有時她含羞向着自己微笑，呵！這多麼使人醺醉！

『哎喲』病人又發出苦痛的呻吟了，他便立刻被驅出於幸福的花園，深鎖着愁悶的海，將他全個蓋沒了。他坐在她的身旁，握着她久病枯瘦的手，含着淚的微笑，安慰她說：『不想病的苦痛吧？只想你沒病之先，我們許多幸福的光陰……你記得有一次我們喂猴子花生，你笑得彎了腰，這些要多有趣呵！你病好我們還要尋更美妙的樂趣去，你不是愛聽海裏的風，吹在松枝上，發出悲壯的松濤聲音嗎……只要你能出了醫院，我們便有快樂日子過了。』這少年極力安慰着她，想盡了種種方法，甚至祈禱上帝，再給他些智慧，使他把他的愛人從愁苦的海裏救出來，便使犧牲了一切，他也絕不埋怨的。

看護婦將牛奶端到牀前說：『小姐！喫吧！已經不很熱了！』那少年連忙從看護婦手裏接過來，顧不得看護婦很冷淡的微笑，他用羹匙一瓢瓢往病人的嘴裏送着，只要病人嚥下一匙，他心頭便開一朵美麗的欣悅的花，但病人只嚥了三口，便搖頭不肯喫了。他這時想二十幾歲的少女，只喫得三匙牛奶便夠了嗎？他忘了那病人已經搖頭拒絕這牛奶，他依舊用匙，很小心的留着，送到她淡紅而帶淺灰的唇邊，病人不耐煩的噁

了一聲，把頭側到裏邊去了。少年很失望的放下匙子，獨坐着凝想，心頭幾次發酸，幸沒有落下淚來。這不能不感謝事故很深的看護婦了。

太陽驕傲着走他的路。對着人間的歡迎與憎厭，他都不理會。他不注意那些怕分難的青年男女，而為他們稍停留，而且那些青年男女，覺得他們需要太陽照臨的時候，太陽跑得更要快些。

病人牀前坐着的少年，看見病人似乎睡着了，他輕輕走開，到門外換一換空氣，當他擡頭，看見西方一帶柳樹梢上，滿都染着金黃色時，他不覺喫了一驚，什麼時候跑馬的太陽已走到這裏了。照規矩醫院六點鐘便不許外人停留了。他看一看手上的錶，只差五分鐘，便需離開這地方了。他又走進病房裏，病人已醒了，望了望他道：「你沒走嗎？」他說：「還早還早。」但他那不自然的微笑，已令病人不能堅信他的話。

門外頭一陣脚步声，醫生來看病人了。看護婦拿着寒暑表，推門進來說：「先生，到關門的時候了。」他彷彿罪人聽了最後的判決，只得絕望走了。看護婦送他出了門，依舊淡然微笑着。

一個星期以後，這病房裏已另換了一個病人了。她搬到學校的休養室住下，同學們聽見了這消息，都抱着欣悅的同情，到她那里看望她。這修養室在操場後面，另外一個小花園裏，窗前有幾株美人蕉，正開着金紅色的花，在朝露未乾時，從那花下過，可以嗅到一種清微的幽香，蕉葉像孔雀美麗的尾，翠碧上有許多金星，那正是露珠兒在朝陽下閃爍的時候了。

滿屋子的光線都異常輕柔，淡綠像湖心的水色，窗上都慢着葡萄葉色的輕紗，楊柳的柔條，美妙的飄射在上面。她披着玫瑰色的大衣，靜默的坐在靠窗的大沙發上，在左手這一邊放着一封信，眼前游泳着可怕的惡夢。

不能忘的水手——中年的副官，魁偉的身軀，直立着彷彿一根石柱，他只要輕輕一動，就可使無數的人頭破血流。記着他曾述說他攻打敵人時的猛鷲，一個鎗子打為對面敵人的左眼，那眼珠網着血絲——赤紅像火般，滾了出來，他絕不動心，接續第二鎗第三鎗一直開下去，彷彿小孩子看放花一樣有趣，紅光——血和火焰都混合成爲一片。他只覺活躍好看——唉！勇敢的軍人！多麼可怕的活劇，他只要一様把這不情的

活劇，從新演一遍，不消兩個鎊子，什麼都完了。

他驚懼仰起頭來，只見綠紗窗上，染上幾道淡紫的波紋，在那波紋低下彷彿有一個人影，於是她開始問道：

『門外是誰？』

『松文姊姊！你起來了吧！』

『起來了！你是彬彬嗎？……進來坐坐』她說着，開了房門，只見彬彬笑嘻嘻走了進來，對她臉上望了望說：『怎麼今天臉色又不好啦！昨晚好睡嗎？』

她驚懼而羞澀的應道：『怎麼？……不至於吧。』因拿起桌上的小鏡子，細細照了一照，又用手在兩頰上搓了一搓道：『想是天氣比較涼了，我病後禁不住，臉色所以更蒼白了。』

『這也不要緊，你不要憂懼吧！只要暢放胸襟，復原自然就容易了。』彬彬撫摩着松文的肩，很誠摯的安慰她。她只搖搖頭歎了一口氣說：『像我這種不幸……死了倒也乾淨！』

『爲什麼總要往這一條路上去，死也沒這麼容易呢？』彬彬很感慨的說着。

她把沙發上的圍巾拿起來，那封信掉在地下了。『呀！他又來信了嗎？你也太不乾脆了！像這樣悲蔓似的，將牽到什麼時候才了呵！』她面色漸漸紅了，好像火般的燃燒着，頭俯下來，緊緊靠着胸口，淚如露珠般，滾過兩額，又流到衣襟上了！

『唉！』彬彬的顏色蒼白了，但她捺了這一聲『唉！』沒有更多的話了。這美麗的晨光，被弱者的淚浸得黯淡了。窗紗上的紅色波紋，變成素湍的清流了。滿屋裏沈寂着，像死神將要來臨的陰森可怕。一隻青白色的面孔，四隻凝着淚光的眼睛，彷彿在神的蓮座前，待最後的判決般不安和憂鬱。

後來彬彬慢慢恢復了她爲憂傷而錯亂的神經。用絹帕拭乾了眼角的淚痕。從地下檢起那封信來說：『我能看一看嗎？』松文只點了一點頭，仍不住的流淚。

彬彬用發抖的手——彷彿已聽見強者的鎗在封套裏跳躍了——輕輕從那封口裏抽出信來，跟前頓覺一亮，一個火熱的十字在那信尾，明明白白的畫着。彷彿經過知縣老爺批行的文書，只要一公佈出去，罪人便沒有希望了。彬彬極力鎮定着，把那信

箋展開，但連信箋都一同的發着抖。她對着空氣深深的吸了一口，似乎胸口的壓迫鬆了些。於是才看見信上所寫的東西：

『松文：我是軍人，我是不知道明天的生命的人，我的感情是像海裏的波濤一樣的，當我聽見指揮官的號令：「前進！」我全身便燃燒在火的感情裏。這時不打得敵人的眼珠滾了出來，我手上的鎗絕不向下鬆一鬆。但事情過了，我睡在野外的帳幕裏，偶爾看見頭頂上的青天，和淡白色的月光，我也會想起我白天的動作很可笑，而且危險。這時我感情的潮落下去了。但是沒有用處，這已經是過去的事了。』

這一段故事，彷彿是題外旁枝，但你若懂得，就可以免了許多的麻煩！

我熱烈的感情，能像溫柔的綢帶纏着你，使你如醉般的睡在我的臂上，但你若背過臉去，和另一個少年送你的眼波，我也能使這溫柔的綢帶，變成猛鷲的毒蛇，將你如困羊般送了命。

你或者要祈禱上帝，使可怕的戰爭——無論為什麼而戰，只要將我因此送了命，你便可以很自由了，這一層我不能禁止你，而且真到這時候，我看見不見，聽不見了：我也

不願再管了。只是我活的時候，我絕不能使曾經和我接近的人，更和別人演一樣的劇。我救你的命，我並不會想你報答，但你既很慷慨的願意以身報我，那就不能再由你的意了。

趙海能十

彬彬看完這字字含刺的信，哀憫的同情，染着憤激的色彩，責備松文說：『你爲什麼不想一想！』松文又羞又傷心，將頭埋在手裏。猛烈的熱情，逼着她放聲痛哭了。

彬彬看着這可憐的弱者，也禁不住落了許多同情的淚。

在她們哭得傷心的時候，日色越變越陰沈，一陣陣涼風吹得芭蕉葉刷刷價響，立刻便有暴雨要來似的。

彬彬看着手上的錶，已到正午了。因說道：『你一早還不曾喫東西，我們一同到食堂喫碗麵吧！』她搖頭道：『你自己喫吧！我一些不餓。』說着那雨點已漸漸滴了下來，彬彬說：『我不能再就攔了。你現在不去喫也好，等雨晴了我叫人給你送來吧！』說着開開門急急的走了。

彬彬走到食堂裏，同學們都早已在那里坐好了。她檢了靠窗子的那位子坐下。大家嘈嘈雜雜談話，彬彬並不注意她們，只顧低着頭喫。忽聽靠她左邊坐着的那個同學說：『彬彬！你的好朋友松文病好了嗎？』彬彬說：『還沒十分好！』另有兩個同學，正看着，露出很鄙薄的冷笑，含着諷刺的語調說：『松文病得真奇怪！』『哼！什麼怪事沒有啊？這才給婦女解放露臉呢？』彬彬聽她們的話頭，簡直是罵松文，自己也不好插嘴，只裝沒聽見，忙忙喫了，放下筷子就走。她們看了她這不安的神氣，等她才轉過臉去，便發出使她難堪的冷笑，彷彿素日和松文過不去的宿仇，這一笑便都報復了。

彬彬裝着一肚子牢騷，來到洗臉房裏洗臉，當她拿着臉布在臉上擦的時候，憤怒和不平的情感，使得她的眼淚和臉盆裏的水相合了。她想：『人們最殘忍，對於人家的錯總不肯放過一分一釐，松文當日待她們也不薄，何至於這樣的踐踏她呢？人們只是自利的蟲呵！這世界究竟有什麼可寶貴的東西？』彬彬越想越傷心，終於於把眼睛都擦紅了。

同學們走過她的面前，只是冷然的，似乎有些驚異的微笑着。

松文的病，為聽見同學們的閒言，又加重了。這時除了彬彬對她仍和從前一樣的誠摯，其餘的都極惡厭，有時因為到操場去，從她的門口過，也只對着她的門窗，露着鄙薄的冷笑，她們給她起了一個綽號叫『害羣之馬』從此她們說到她，只以『害羣之馬』為影射之辭。

有一天正是學校紀念日，同學們演新劇，彬彬約着松文到演劇場，打算使她開開心，病也可以好得快。她們到那里只瞧東邊犄角有兩個空位子，彬彬坐在外邊，松文坐在裏邊。這時起劇已開幕了，演醉漢的笑史，只見那醉漢蹣跚躑躅在臺上亂撞，把一個賣豆腐的擔子撞倒了，弄了滿臉滿身的豆腐，好像雪地裏鑽出來的一隻笨豬。看客都鬨堂大笑，松文也覺得這是病後頭一次開心了。

趣劇演過，接着演正劇——心獄——是一個青年從外國回來，留在他姑母家裏，他姑媽沒有子女，抱了一個養女，這時已經十八歲了，出脫得和含露的薔薇般，十分豔麗，這少年因色動情，引誘這少女和他發生關係。那少年不久就回家去了。這少女不幸有了孕，被家人發見，把她趕了出去，淪落得將成乞丐了，而那少年早把這件事忘了。當

這少女正抱着小孩跪在戲臺上，悽聲的哀求上帝的憐憫的時候。看的人有的發出同情的悲歎來。而在東邊犄角上，忽砰的一聲，彷彿什麼沈重的東西倒了，會場的秩序即刻亂起來。

『誰摔倒了？』

『松文！松文！』

『快請學監去！』

鬧嚷中那個高身材的學監先生，慌張着來了，叫女僕將她連扶代擡弄到休養室去，一直過了半點鐘，會場的秩序才漸恢復了。

松文兩眼緊閉，臉色和紙般的慘白，嘴唇發紫，一聲不響的睡在牀上。彬彬用急迫的聲調，抖戰着呼喚，有經驗的女僕，用力掐她的人中。過了半天，松文才迴過氣來，『呀』的一聲哭了，彬彬含着淚說：『這是何苦呢？』

女僕忙着灌糖水，揉心口，直到松文嘴唇有了紅色，大家才慢慢散了，彬彬在對面牀上陪伴她，夜裏偶然醒了，還聽見松文深鬱的悲歎，彷彿荒原裏，淪落的小羊。

從那天晚上起，學校裏的人們，對松文的議論，又如潮水般澎漲起來。彬彬把休養室的門關得緊緊的，唯恐不情的嘲笑傳到她的耳朵裏，增加她的病。

人們無情的嘲笑，漸漸好些了，因為她們的嘴已經為這議論疲倦了，她們的耳朵也為聽這議論疲倦了。松文的病也漸漸好起來。

在松文病裏，那個活潑的少年，擔了不少的心，背着人流了許多的淚，但學校裏他不方便來，並且松文又屢次阻止他來。他每次走到學校裏的門口徘徊了許多時候，但依舊照樣回去了。

現在聽說松文已經能出來，他才從愁苦的海裏逃了出來，這一天氣候很溫暖，梨花靜默的睡在太陽的懷裏，怯弱的蘭蕙，也亭亭直立在白石的欄杆邊，透着醉人的清香，松文無力的倚着雕欄坐着，那少年站在旁邊，握着她瘦弱的手，低聲道：『比從前又瘦許多，怎麼好？』很誠摯的情感的表示，松文驚得縮回手來，少年似乎不解的對她望着，緊咬着嘴唇，雖然沒說出一句話來，而他心絃的緊張更比說什麼表現得清楚。

夜來香的密葉下，飛出一隻小麻雀來，彷彿嘲笑似的，從他們頭頂上飛過去。梨花

約瓣如蝴蝶般，隨着微風飄落在她的衣襟上，她含淚抬起梨花，用手撫摩着，似乎說：『你的零落憔悴正和坐在你底下可憐的女子一樣呵……但你還有我憐你……』她的淚滴在梨花碎瓣上，染成淡紅色的斑痕。那少年說：『這是人間最不值得理會的東西，不過一片零落的花瓣，何必用你寶貴的淚去染牠呢？』她抖戰着，重覆那少年的話說：『不過一片零落花瓣！』

少年覺得，他們這一次的聚會，沒有多少吉兆，快快的送她到了學校的門口，便獨自回家了。

他到了家裏，回憶着日間事，他覺女子們的心情，真是過分的易受感動，不值什麼的一片落花，也會使她們流淚。

這一天夜裏，松文等彬彬睡着了，她又坐起來，擁着溫暖的棉被，細細的思量，她覺得那少年對她十分的真摯，或者能原諒她一時的錯，而終身包涵她……但她一轉念間，又覺得自己的測度靠不住，倘若他放下臉說：『我純摯的愛情，只能贈給那潔白如玉的女子，不能給你……』或者他勉強容忍了，當時不使我太難堪，但漸漸和我疏遠

了，甚至於在街上遇見我的時候，竟彷彿不認識；這都足使我失却生活的勇氣呵！

我不告訴他吧！人生朝露，像我這種身體更不知什麼時候就結束了，何苦不盡力在生前享樂呢？……享樂！唉！不能！絕不能！良心之不安，比凌遲處死的罪還難受呢。並且沒有同情的人類，專好攻人家的過處人類，我縱不說，他未必終久不知道，那時候豈不更多了一層欺騙的罪嗎？

他彷彿很真誠，或者能看愛的面上饒恕我一切。可憐我易受騙的小羔羊，用他丈夫的大度來包容我……

但是他向來很胆小，爲了那強兇的趙海能他或者要遮着耳朵，急急躲避了，那我豈不是一樣的淪落。

真的，我沒認識他以前，我沒到愛的花園裏邊去過。沒理會過紫羅蘭的香氣，是很精妙的。

趙海能三十九歲的副官，我爲感他救命的熱情，不幸一時走了錯一步，但絕不會因此開很精美的愛的花。而且這又不能和太陽一樣的冠冕堂皇，只像躲在牆縫裏的

水牛，如何的齷齪和束縛呵！

幾千根沒有頭緒亂蕪的思想，將他縈繞得頭目發暈。

夜已深沉了，星光很暗淡，彷彿醉入朦朧的眼。細小的風，從玻璃縫裏悄悄鑽了進來，吹在她的散髮上，根根便如青色的飄帶般舞動，犬兒遙遙的吠着，打斷她的思路，她實在疲倦得不支了，放好了枕頭，將身上披着的衣服拿了下來，慢慢鑽進被筒裏去，數着壁上的鐘擺一二三四五六……不知數了多少，她才走到短期的安息國去。

當松文披衣深思的時候，同時離她十里路左右，有一所公寓，最後進的一所房子，兀閃爍着燈光，在燈光底下，坐着一個少年。正用金色的筆頭，蘸着紫羅蘭的墨水。往一張很美麗的信箋上寫道：

「松文！我為你的荏弱，幾次心都裂了！他看見浪花，支着纖細的幹兒，在夜風裏搖擺着，我便心慌的張開我的兩臂，遮着那無情的風說：「風呵！你留一些情吧！她禁不起你的摧殘哟！」

松文！我或者有些過慮。但我看見你削瘦淡白的兩頰，我無論什麼時候都在抖戰

着……』

他寫到這裏，似乎有些停頓了，他放下筆，拿起桌上的香煙，不住的吸着，滿屋子都漫了煙霧，過了不知多少時候，煙霧散盡了。他舉起兩手，伸了伸腰，打了一個呵欠，回頭看了壁上的鐘，已經兩點了。於是將這不曾寫完的情書，鄭重收起來，安然的睡下。

兩星期以後，他打算到南邊去省親，便約松文在公園裏話別，這一天天氣比較得熱，並且一點風都沒有，在那河邊的柳條靜靜的動也不動；那路旁的蝴蝶蘭，也默默無語，對着這炎熱的驕陽，彷彿乞憐似的低垂着弱莖。河池裏的水平如鏡，映着兩岸的倒影。水亭子的紅柱，一根根逼真的印在水裏，有時波底的游魚，微逐着捉那赤色的小蟲時，水上便起了漩紋。

那少年坐在水邊的懸崖上，兩隻腳踏在一根老松根上，在懸崖旁邊，長着許多碧綠的爬山虎，和赤紅的馬櫻花，那馬櫻樹的葉子，正像一把傘般，遮着那炙人的陽光。這時松文還不曾來，他不很焦急，因為他正思量着，用什麼安慰她，使她覺得這暫時的小別不算什麼。他第一層想到了，他今天對她不说一句惜別的話，他更要極力作出這是

一件很平常的事，或者還是一件很快壯的事。但他不知怎麼，想到留下她很孤零的在北京，心弦便禁不住要緊張了，他向無雲的碧藍天空，深深吸了一口氣，彷彿覺得鬆快些。他無意的回過頭去，神經像受了電流，不覺『呀』了一聲，因為在他的背後，正是他的愛神，含笑的那里。

『你想什麼？竟如此入神？』松文含笑的對他詰問。

『我只打算你從這一條路來，正在盼望你，不想你到那邊繞過來，躲在我的背後，使我不期的嚇了一跳。』

松文不再說什麼，只揀了一塊平的山石，用手巾墊着坐下了。他也不知要說什麼才適當，也躊躇着一語不發。他們默對了半天，只是他們的眼神，都一時不曾緘默，個別和悵惘的情緒，都儘量的傳達了。

『哦！你要走嗎？』松文突然問着那少年。

『打算明後天走，你覺得怎麼樣？』他用猶豫的目光望着松文，彷彿只有她一句話才可以決定他的行止。

『你既決定走，還有什麼好不好呢？』她含着深微的幽怨和失望的情緒，使他堅定就走的心搖動了。

『倘若可以不走，我……』

『走也好，在北京也很無聊，』她不等他的話完便插入這麼一句，打斷他的下文了。

他似乎有些不高興了，臉色微露蒼白，兩目失了靈轉的力，只凝注在沒有一點好看的白牆上。

『你怎麼不說話了？』她又故意的問他。他覺得更傷心了，眼圈彷彿紅着，她這才不忍再戲弄他了，用極溫摯的態度向他道：『你能不去，我當然希望你不去，因為我現在也很孤零。想到你路上的淒寂，更不舒服……可是你的家裏有要緊事，你又不不能不去，只望早點回來……』她說到這里，覺得不能再這麼一直說下去。恐怕自己先制不住自己的眼淚，因換了方面說：『你到南邊把好的風景片給我寄幾張來。』他聽了這話，立刻活潑起來，因問她要那一樣的，要多少，說個不休。兩人都把惜別的情緒宕開了。

好像一陣的大風，吹散天空的浮雲。

這時候暑色很深了，遊人依舊很多，他們便離了這水涯，在松林下併肩慢步着。

新月如眉般的，印在蔚藍的天上。疏星似棋般排列着，從高茂的樹林中，露出幾道的白光，照在馬路上，葉影如畫。他們踏着這美麗的影子，互視着，傳他們密綴的心波。他們無言，但他們彼此聽得見彼此的心聲，深深沉醉在清淡悄默的月光和星輝之下了。

第二天早晨，松文叫人送了一封信給那少年。這信共有兩層封套，裏邊的那封信，用紅漆鎖着信口，在信封的背後註道：『這封信請你在車到天津時，再拆開看。千萬千萬！』

那少年似乎不可耐，他焦急着繃緊眉頭。『到天津再看，為什麼呢？』他自己問着自己，但他終久只在雲霧裏罩着。幾次要待不遵她的囑咐，但當他用手動那封口的紅漆時，總要不安的頓住了。

在車上三點多鐘的時間，在他急迫的心看起來，至少三年了。車到天津的時候已經七點了。但日色還很明亮，他靠着窗子，把信拆看了。不知不覺他的心絃又緊張起來。

他看那封信上說，他的愛神已不是含苞未放的花了，他懷疑着想，這大約是夢吧！世界上那有這種可驚異的事呢？她嬌羞默默，誰說她不是處女的美呢……竟有這種的事嗎？……趙海能可鄙的武夫，他也配親近她嗎？那真是含露的百合，遭了毒蜂的劫了他！如迴文般，織着不斷的思網，有時覺得心火着了，烈炎燒了全身，使他焦灼，有時彷彿失足到封鎖着的冰窟裏去，心身都冷得戰慄了……他想割棄了吧！但是她的印象太深了，總有些不可能，不割棄呢？我奪了別人的所愛，良心的酷貴，不能輕恕，或者敵人用他那身上的刺刀對付他。這未免太冤枉了！

衝突的兩念，亘在他的胸中，直到他回家那一天，他父親含着淚對他說：『我的身體一天差似一天，不知道還有幾個月的命了。你年紀也大了，我若能看見你在我嚙氣之先，辦了你的喜事，我死也瞑目了……我這次叫你回家就為這事，因為怕你受了外頭那些新思潮，不肯回來，所以我只告你我病重了……現在你的意思怎麼樣？』

他這時漸把對松文的念頭，慢慢打斷了。他說：『父親的意思我明白了，但那張家女兒聽說今年也回來了……』

「哦！是的，他在女師範畢業了……正是今年才回來的。」他父親含笑地回答他。他這時心裏打算要求他父親要和張家女兒見面。但終有些不好意思出口，低着頭等了半天才囁嚅着說：『我打算見她一面。』他父親微笑着，露出很慈愛的樣子說：『這個慢慢商量吧！』現在你先去休息，他這才退了出來。

走到自己的屋子裏，看見所有的家具都新漆過了，知道這都是爲婚事的預備。他正在四圍賞覽着，只見書案上，放着一個白銀刻花的像架，裏面有一個極美麗的女子，手裏撫着一朵玫瑰花，倚在太湖石上，眼望雲天微笑。他心裏吃驚，他想這女子比松文更秀麗了，這到是誰呢？怎麼放在他的屋子裏來呢？他把這像片從案上拿了下來，只見這像的背後，有一行字是：『張靜蘭年十九歲三月五日酉時生。』他這時心花都放了。他曉得這就是他未來的妻子，美麗而年青的安琪兒，這時把松文更忘懷了。並且他漸漸生了鄙薄松文的念頭，他想自己純潔的愛情，只能給那青春而美麗的貞女。松文已不是含露未放的花苞了。把從前松文的印影，用新的幔子罩起來了。

松文自從那少年走後，情緒只覺無聊，常常一人獨坐，回溯水涯畔的美麗圖境，那

少年的笑容，怎樣使她忘了愁苦。這時她瘦白的兩頰上，漸漸湧起兩朵紅雲，彷彿晨光朦朧裏的彩霞。但一想到她現在的孤零和淒寂，那美麗的夢，便幻成可怕的毒蛇，驅逐她到失望的國裏去，她的眼淚又緣着兩頰流下來了。

這一天清早，她正獨自在廊下徘徊着，忽見郵差送來一封信。那熟諳的筆跡，使她的心頭立刻開了花。她忙忙拆開封口，一張美麗粉紅色的片子，落在地下，她想這一定是新出的風景片，忙忙拾了起來，『呀！』她突喊出這驚奇悲慘的調子來。她的手抖着，只見那張結婚的請帖，個個字都像魔鬼向她伸爪似的，她無力的倒在地下了。彬彬正在房裏看書，聽見這聲音，急出來看，只見松文面色蒼白，牙關緊閉，昏倒地下。忙忙叫老媽子，幫着把他扶起，放在牀上，叫喊了半天，她才慢慢醒了過來，但她的神經已經亂了，忽笑忽哭，有時用手在空中亂抓。彬彬慌了，忙忙通知學監，請了醫生來看，醫生只是搖頭說：『這病很有瘋狂的可能，必須趕緊使她熱度減少，才保得性命。』當晚使用汽車把她送到醫院去了。

這消息一傳佈開，彬彬又受了許多的苦痛，人們真奇，某一個人有了一點不是，連

朋友都要被凌辱。彬彬本想搬到醫院去看護她。因怕同學們的冷嘲熱罵，把她的心嚇冷了。雖然心裏憐她，面子上也不願親近她。

松文在醫院裏，過了兩個星期，危險的時期已經過了，但當她迷糊的時候，還不覺苦。只要她略一清醒時，睜眼一看，自己身傍一個人都沒有，便是窗前的樹葉，也彷彿對她很冷淡的，也好像已經走到天盡頭的孤島裏了，這時只有哀求萬能的慈悲上帝，來接引她了，但上帝也似乎沒有聽見她的哀來，只有黃昏的灰幔，猶戀戀的覆着她，使她看不見人類冷刻的眼波的流盼罷了。

酒後

凌叔華

夜深客散了，客廳中大椅上醉倒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子，酣然沉睡；火爐旁坐着一對青年夫婦，面上都掛着酒暈，在那兒切切細語；室中充滿了沉寂甜美的空氣。那個女子忽站起來道：

『我們倆真大意，子儀睡在那裏，也不曾給他蓋上點。等我拿塊毛氈來，你和他蓋』

上罷。把那邊電燈都滅了罷，免得照住他的眼，睡的不舒服。」

『讓我去拿罷。』男子趕緊也站起來說。

女子并不答言，轉身已把甄子抱來說：

『輕輕的給他脫了鞋子罷。把甄子打開，蓋着他的肩膀和腳，讓他舒舒服服的睡覺。』她看着那男子與那睡着的人脫了鞋子，蓋好了甄子，又說道：

『我們還是坐在這裏罷。他一會兒醒了一定要茶要水的。他剛纔說他不回家了，這裏的大椅比他家的床還舒服多呢。』她說着又坐下，『咳！他的家庭也真沒味兒，他真可憐。』

男子仍舊傍他妻子坐着，室中只餘一盞帶穗的小電燈，很是昏暗；壁爐的火，發出那橘紅色柔光射在他倆的笑容上；几上盆梅，因屋子裏溫度高，大放溫馨甜醉的香味。那男子望着他的妻子，眯着眼含笑說：

『采茗，我也醉了。』

『你不是說你沒喝多少酒嗎？』女子微笑說。

『我不是酒醉，我是被這些環境弄醉了。……我的眼，鼻，耳，口——靈魂都醉了……我的心更醉了——你摸摸牠跳的多麼快！』他說着，便靠緊采茗那邊坐。

采茗似笑非笑的看一看他，隨後却望着那睡倒的人說：

『你還不認賬，喝醉了呢。你聽聽你自己又把那些耳，鼻，口，目，靈魂，心等等字眼全數的搬出來了。只是你的臉不像子儀那樣紅，他今天可真醉了。』

男子似乎沒聽見他的妻子說什麼，仍舊眯着醉眼，拉着她的手，

『親愛的，叫我怎樣能不整個人醉起來呢？如此人兒，如此良宵，如此幽美的屋子，都讓我享到！平常在這樣一間美好舒服的屋子坐着，看着樣樣東西都是我心上人兒佈置過的，已經使我心醉；我遠遠的望見你來，我的心便搖搖無主了。現在我眼前坐着的是天仙，住的是純美的宮，耳中聽的，就是我靈府的雅樂，鼻子聞到的——銷魂的香澤，別說梅花玫瑰的甜馨比不上，就拿荷花的味兒比，亦嫌帶些荷葉的苦味呢。我的口——纔剛嘗了我心上人兒特出心裁做的佳味——哦，我還可以嘗那似花香非花香，似糖甜非糖甜，似甘酒非……』

『夠了，夠了，你真醉了，好好的又扯上這些小說式的話來逗我。說話小點聲音罷，看吵醒子儀。』

他拿他夫人的手熱烈的嗅了幾嗅，又抬頭望着她道：

『你也有點醉罷？這腮上薄薄的酒暈，什麼花比得上這可愛的顏色呢？——桃花？我嫌她太俗。牡丹太豔。菊花太冷。梅花也太瘦。都比不上。』說着他又靠近坐一些，『呀——不用講別的就拿這兩道眉來說罷。什麼東西比得上呢？拿遠山比——我嫌他太淡；蛾眉，太彎，柳葉，太直，新月，太寒。都不對，都不對。眉的美真不亞於眼的美，為什麼平時人總說不到眉呢？』

采茗今晚似乎不像平常那樣，把永璋說的話，一個個字都飲下心坎中去，她的眼時時望着那睡倒的人，至此方用話止住永璋道：

『我的頭今晚也昏昏的。我喝了酒不愛說話，你却滔滔不絕，不覺得渴嗎？』

永璋餘興未盡，搖搖頭還接續說：

『采茗，我說真話，眉的美也是很要緊的。可是平常初次見面的，看不到眉的好醜，

這須在靜夜相對的時候，才覺得到呢。唉，你的眉，真是出奇的好看！」

『永璋，我不理你了，你儘是拿我開玩笑。』她微聳雙眉說着，轉過身去背着永璋。

『我那裏敢？』他急忙分辨，用手輕輕扳轉采茗來。『我現在讚美大自然打發這樣一個仙子下凡，讓我供奉親近，我誠心供奉還來不及，那裏敢開玩笑……我相信一個人外表真美的，心靈也一定會美，比如你的心靈。那一時不給我愉快，讓我讚美。就這屋子說，那一樣不是經你的手動使，纔被人讚美的。若是有人拿一個王位來換，不用說我這個愛人，就是這屋裏東西，我一定送他進瘋人院去。』

采茗此時似乎聽而不聞的樣子，帶些酒意的枕她的頭在永璋的肩上，望着那邊睡倒的人。永璋仍接續說，

『哦，大後天便是新年，我可以孝敬你一點什麼東西？你給我這許多的榮耀和幸福，就今晚說一通晚，也講不出百分之一來。親愛的，快告訴我，你想要一樣什麼東西？不要顧惜錢。你想要的東西，花錢我是最高興的。』

采茗聽了，想了一想，後來仍望着那睡倒的人。此時子儀正睡的沉酣，兩頰紅的像

浸了胭脂一般，那雙充滿神祕思想的眼，很舒適的微微閉着；兩道烏黑的眉，很清楚的直向鬢角分列；他的嘴，平日常充滿了詼諧和談論的，此時正彎彎的輕輕的含着，腮邊盈盈常着淺笑；這樣子實在平常，采茗沒看見過，他的容儀平時都是非常恭謹斯文，永沒像過酒後這樣溫潤優美。采茗怔怔的望了一回，臉上忽然熱起來，她答說：

『我什麼也不要，我只要你答應我一樣東西……只要一秒鐘。』

『請快點說，』永璋很高興的說，『我的東西都是你的一樣。別說一秒鐘，千萬年都可以的。』

『我要——我有些不好意思說。』

『不要緊。』

『他……』

『他一定不會醒的，你放心說罷。』

『我：我只想聞一聞他的臉，你許不許？』

『真的嗎，采茗？』

「真的！實在真的！」

「真的？那怎麼行？……你今晚也喝醉了罷？」

「沒有喝醉，我沒有喝醉。我說給你聽，我爲什麼發生這樣要求，你就會得答應我了。我自從認識子儀就非常欽佩他，他的舉止容儀，他的言談筆墨，他的待人接物，都是時時使我傾心的。因爲他是有了妻子的人，我永遠沒敢露過半句愛慕他的話。他處在一個很不如意的家庭，我是可憐他。」

「他對我很讚你，很羨慕我。因爲羨慕我的人太多了，我也沒理會。我也知道你很欽佩他，不過不知道你這樣傾心。」

「小點聲音。讓我說完我的心事——我天生有一種愛好文墨的奇怪脾氣，你是知道的，見了十分奇妙的文章，都想到作者的丰儀，文筆美妙的，他的丰采言語却不定美好，只有他——實在使我傾心的。咳，他那一樣都好！……我向來不敢對人提過這話，恐怕俗人誤會。今天他酒後的言語風采，都更使我心醉。我想到他家中煩悶情況——一個毫無有情感的女人，一些只知道伸手要錢的不相干的嬸娘叔父，又不由得動了。」

深切的憐惜……他真可憐……親愛的，他這樣一個高尚優美的人，沒有人會憐愛他，真是憾事！」

「哦！所以你要去 二五 他，采茗？」

「唔，也因為剛纔我愈看他，愈動了我深切的不可制止的憐惜情感，我纔覺得不舒服，如果我不能表示出來。」她緊緊的拉住永璋的手道，「你一定得答應我。」

永璋面上現出很為難態度，仍含笑答道，

「采茗，你另想一個要求可以嗎？我不能答應你……」采茗不等他說完，便截住他的話道：

「我信你是最愛我的，為什麼竟不能應允我這要求……就是子儀，你也非常愛他……」

「親愛的，你真是喝醉了。夫妻的愛和朋友的愛是不同的呀！可是，我也不明白為什麼我很喜歡你同我一樣的愛我的朋友，却不能允許你去和他接吻。」永璋忙連分說。

『我沒有喝醉，真沒醉，』采茗急急說道，『你得答應我，只要去 *Kiss* 他一秒鐘，我便心下舒服了。你難道還信不過我嗎？』她看住永璋。

永璋看她非常堅決的神氣，答道：

『信不過你是沒有的話，只是我覺得我不能答應你這個要求。』

『既然不是不信得過我，你為什麼不答應我？』她站起來很懇切的說，

『你真的非去 *Kiss* 他不可嗎？』

『是的，我總不能舒服，如果我不能去 *Kiss* 他一次。』

『好吧！』永璋很果決的說。

她站起來走了兩步，忽然又回來拉永璋道，

『你陪我走過去。』

『我坐在這邊等你。不是一樣，怕什麼，得要人陪？』

『不，你得陪我去。』

『我不能陪你去。況且，我如果陪了你去，好像我不大信任你似的，你想想對不』

對？」

她不答的走去，忽然又站住說。

『我心跳的厲害，你不要走開。』

『好，我答應了在這邊陪你的。』

『我去了，』她說完便輕輕的走向子儀睡倒的大椅邊去，愈走近，子儀的面目愈現清楚，采茗心跳的速度愈增，及至她走到大椅前，她的心跳度數竟因繁密而增聲響。她此時臉上奇熱，心內奇跳，怔怔的看住子儀，一會兒她臉上熱退了，心內亦猛然停止了強密的跳。她便三步併兩步的走回永璋身前，一語不發，低頭坐下。永璋看着她急問道，

『怎麼了，采茗？』

『沒什麼，我不要 Kiss 他了。』

花之寺

凌叔華

四月中旬的下午，詩人幽泉與他的愛妻燕倩同坐在廊下，他手裏拿着一本詞選，有意無心的翻看，她低頭繡一張將近完工的窗簾子。

廊下掛了一個鳥籠，裏頭一隻白鴿正仰頭望着蔚藍的天空盡力歌唱，好像代表它的主人送迎碧天上來往的白雲。西窗前一架紫藤蘿開了幾穗花，浸在陽光裏吐出甜醉的芬香，溫和的風時時載送這鳥語花香，粧點這豔陽天氣。

『哦——呵——我全身骨頭都給這春風吹軟了。』幽泉打了一個呵欠，一舉手把書拋了，隨着伸一伸腰，仰頭枕在藤椅靠背上。他用手搓着眼說道：

『燕倩，你不睏覺嗎？這樣天氣難為你還能拿着針做活。』

燕倩抬頭望了他一眼，微微笑答：

『誰不覺得睏，這樣的天气，我方纔迷迷糊糊的繡錯了一塊花瓣，這會子又得拆了重繡。』

『別繡了吧。咱們一會兒到那裏走走，這樣天氣那能做工呢？』幽泉枕着他自己的手，兩脚踏在欄杆上，身子在椅上直挺挺的躺着。

『你今天四點鐘不是已經有了約會了嗎？那能出去逛？我今天打算把這簾子做完了。』

燕倩換了條花線，依舊低頭刺繡。

『我呀，對了我差些忘了今天的約會。真討厭，這樣天不能出去玩玩，反到去坐下議論那不相干的問題。真倒霉！』幽泉說到這裏，咳了一聲，發洩發洩他心中的悶氣，接着他問：

『已經四月了，再不看花，今年的春天又白過去了。明天早上我們可以到那裏去看花去。』

『明天早上我又不行！不是張太太和李小姐她們都定了明天午前來嗎？她們來了兩次，我都不在家，這回不好意思不在家了。』她抬眼看見幽泉很失意的樣子，接下她問：

『你明天不見她們，不高興見時，可以找朋友出去逛逛？』

幽泉從椅上坐起來用手扳着後腦骨說：

『老實說，你不要怪我話直，你娘認識那些太太們，我都不見的。這樣美麗風光去聽她們講東家長，西家短，婆婆厲害，媳婦大胆，那些話，真個把人弄得頭痛死了。……我不打算見她們，可是找對勁的朋友玩去，有誰呢？仲雲他們幾個都到山上過春假了。……找誰呢？……沒有人，明天祇好躲在書房裏睡半天吧！』他說完重重的呼了口氣，眼直直的對着牆，嘮叨起來。

『這年頭真沒過頭，一個年青青的人，簡直拘束成件機器似的，一定時候起來，一定時候吃飯，又一定時候工作；這還不算，還得你天天見不相干的人，聽不愛聽的話……；哼，有時你還得死板板的，坐下陪不相識的人吃飯。哎呀，真個把人悶死了！那怪我近來一首詩都寫不出來呢！』他愈說愈覺得自己可憐，眼睛都有些發潮了，但他沒有流淚，祇是仰起臉望着天。

燕倩放下針線問他：

『方纔你多吃了半碗飯，一定飽的不好受，沏杯檸檬茶給你喝，好罷！』
幽泉點點頭。燕倩便去了。

他還在雙手托着後腦杓，哼着：『良辰美景奈何天……』『流水落草春去也，天上人間……』

晚上月出時，幽泉收到一封怪信，字跡極柔媚，西詞很藻麗，語氣很恭謹：

『幽泉先生：

請你不要想我們是素不相識的，實在我們在兩年前就彼此認識了，我的腦府裏所藏的卷冊都是你的詩文，那又是時時能諧調我枯槁心靈的妙樂。

在爛縵晨霞底下，趁着清明的朝氣，我願自承一切。我在兩年前祇是高牆根下的一棵枯瘁小草。別說和靄的日光及滋潤的甘雨，是見不着的，就是溫柔的東風亦不肯在牆畔經過呢。我過着那沉悶黯淡的日子不知有多久。好容易纔遇到一個仁慈體物的園丁把我移在滿陽光的大地，時時受東風的吹噓，清泉的灌溉。於是我纔有了生氣，長出碧翠的葉子，一年幾次，居然開出有顏色的花朵在風中搖曳，與衆卉爭一份旖旎的韶光。幽泉先生，你是這小草的園丁，你給它生命，你給它顏色（這也是它的美麗的靈魂。）

近來我被溫醉的東風薰得枝葉酥軟起來，非常困憊。我又被鳥歌蝶舞的引誘，覺得常常立在庭園中，究竟沒有享着山花一樣的清福，未免心中不自在。現在我發生奢望，想變成一隻黃鳥或蝴蝶飛到郊外。任我歌唱，任我跳舞，讚美大自然，讚美給我美麗靈魂的人。

奢望終是奢望嗎？不一定罷。我定於明日朝陽遍煖大地時，飛到西郊花之寺的碧桃樹下。那裏春花寂寂爭妍，境地幽絕。盼望活我的匠人去看了他自己的成績怎樣。

我的名姓不必寫了，我日夕在大自然裏道我的讚美，道我的感恩。我不能不愛你，但我不敢說愛你。我祇是愛你。我的愛是不望報酬的愛，酬報不了的愛。

我不敢對着榮耀清靜的陽光起誓，我永遠不敢，且不希望，我們能成比現在關係更密切的人。祇要你容許我的靈魂駐在你那裏，我便十分滿足了。

四月十六日

『……這女子倒也怪有意思的！』

幽泉說完望了望窗外無人來，拿起來重看。

『她也會說，她是小草，我是她的匠人，給它生命……』順手拿起信封再細看。

『字也不壞呵！人不知怎樣……家住在菊花巷，好秀氣的地名。』

『她』在朝陽遍煖大地時』到郊外……『花之寺』『碧桃樹下』好美麗的地方……我去……燕情知道怎行呢？可是它已經明說我們不過文字之交而已，她知道也不會怎樣吧！去一次看看又何妨呢……她不會怎樣的……』

他拿着信自己商量了好一會子，到底他決定去看看，他說：

『一定去看看，人生能有幾回做到奇美的夢。她素來明白我的，必不會為這小事生氣，文字之交，有什怎不行……奇美的夢，做一次。』

臨睡時幽泉對燕情說他精神枯悶的慌，明天清早他要到城外看看山光草色，換換空氣，他夫人也贊成他出去走走。

第二天太陽還沒出，幽泉便起床，匆匆忙忙漱洗了，走到鏡檯梳梳前短髮。燕情說他髮太乾了，倒了些擦髮香水，將髮平分兩邊，梳平服了，他照着鏡子，自看還算是一個

顧影少年。不覺望了望他的夫人，見她正在笑吟吟的看著他，他臉上微微紅了。

早飧匆匆用過，她微笑地出了大門，坐了一部洋車乘着清和的曉風出了西直門，太陽已經滿地了。

『這是「朝陽遍暖大地」了吧……她也……』

他一路想着，心裏不知是喜是愁，說不清是一種什麼情緒。他覺得一生裏有過幾次這樣情況。最記得的一次就是向燕倩求婚那一天。他想到此忽地覺得心裏很不舒服，好像自己誤走入「閑人止步」的地方，不用人呵斥已經全身不自在了。他想了又想，兩次話已經溜到唇邊叫車夫拉自己回家，但同時腦府中又現出『她的甘泉……給她美麗的靈魂』的字樣來，臉上不覺就有點烘烘熱起來。

車子穿過田莊，墓園，草屋，泥垣，及黃土深道。他墜落在沈思中，只由着車子向前走，忽地覺到車子走的太慢了，半天還不到。好容易穿出小徑，打聽出花之寺在西邊莊子不遠的地方。

西山隱隱約約露出峯巒林木寺院來，朝霧籠住山脚，很有宋元名畫的風格，但他

今天似乎看不見這好景。

『老爺，前邊的大廟，就是花之寺了，到前邊下車嗎？』拉車的已經滿額子流汗，小褂的背部也濕透了。

『到那廟的大門下車吧。』他急答說。

洋車還距離廟門有三丈來遠，他便下了車走進廟門。磚鋪的院子，磚縫裏滿生亂草，正殿兩傍的藏經閣已經被人抽去閣頂上許多瓦片，醬紅牆的灰已成片的掉下了。院內人影都沒有，一個花樹也沒有，祇有牆腳下一株被人砍去大幹，只留一根小幹的海棠，高高的發了二三剪長枝，伸出牆頭，迎着日光開幾球粉紅的花。

『花之寺祇有這一顆可憐的花樹嗎？』他惘惘的望着這枝海棠。一會兒西牆外有公鷄叫的聲音。他急急走向西牆，進了一個小房門。原來是一個大菜園，種的不少蔬菜。一個老頭兒蹲着拔去菜裏夾著新出雜草，有七八個肥大的雞正爭食撒在地上的高粱粒子。

靠南牆有五六棵二丈多高的桃杏海棠花樹，雖然大幹子也砍掉，但是從樹根伸

出的枝幹，也有一丈多高了。桃杏已經開過花，長了葉子，祇有半開的海棠花還帶些春色。幽泉一心記望着『碧桃樹下』無心看玩菜園殘褪的春光。他招呼那老人：

『借光您哪，您廟里有一棵大碧桃樹嗎？』

那老頭兒抬頭尖睜着眼皺着眉的上下打量了他，一會兒，纔慢吞吞指牆邊桃杏樹答道：

『這就是廟裏的桃樹。』

『我打聽的是碧桃樹，不是桃樹。』幽泉重述一遍。

老頭兒張口望了他一回，搖搖頭說：

『你要劈這桃樹可不行哪。前年西莊子的花兒匠來，他說要劈一兩枝小桃樹去接乾枝梅，說明劈完給我五吊錢，末了只給了兩吊，還把大枝子劈走了……』

幽泉知道這老頭兒耳目不靈了，也不耐煩聽他多嘮叨。悶悶的走出西院門還聽見老人嘮叨『劈桃樹，劈了不給錢，哼……』

幽泉在大院裏張望了一會兒，忽然望見後殿後面似乎有亭園。他連忙走進，後面

果然還不失望：有一個破到不遮風日的草亭，幾堆假山石，石旁有一顆滿了葉子的杏樹。一棵白碧桃樹正開着潔淨妬雪的花，陽光照處，有幾羣小蝴蝶遠着飛，樹底下短短的野草長滿了。

『這不是碧桃樹嗎？人在那裏？』他直了眼對住桃樹想，『她還沒到吧，從城裏來，不近呢……我在這裏等她。』他拂了拂石上泥土坐在桃花樹底下。

他渾身不舒的足足過了兩點鐘，烏鴉麻雀的飛來飛去動作的響聲，他都要站起來心裏撲撲亂跳着的望一下，還跑到山門口張望了幾回，祇見他的車夫張着大嘴呼呼的把頭躺在車箱上熟睡，餘外連狗影都看不見。

他忽然看見自己的影子已經正了。已是午時，心下焦急懊喪起來，猶疑道：

『莫非我被人玩了？誰開這樣玩笑……寫這封信……誰？』他走進大院前廳到西廂記的零斷句子：

『日午當窗塔形圓，春光在眼前……玉人不見，』

『再過一會我該回去了。她是不來了……咳，白做了一早上的夢。』他深深嘆了

口氣。

「也不冤枉，到底逛到了一個有名的花之寺……原來如此的，清初的詩家文人常到的地方呵。」他自慰道，走到碧桃樹下，忽然聽見廟門外有汽車停留聲，他的心又猛然跳起來。

「她坐汽車來嗎？」他腦中立刻現出一個富家女子，穿一身花綢衣裙，絲襪子，花緞子鞋或膠皮鞋，臉上塗了脂粉。

「這是一個女子的脚步声，走到後殿來了。迎出去。」他想着不知不覺便往前走了幾步，不多會兒後殿山牆邊轉出一個女子來，他仔細一認，呆了一會，纔說出話來：

「你怎會也到這地方來！」

燕倩笑着望他答道：

「你怎會到這地方來？」幽泉楞着不知答什麼，正想說話，燕倩已搶先笑說道：

「告訴你吧！我聽了一早上不愛聽的話，心里煩悶的很，也想飛到郊外去讚美大自然，讚美給我美麗魂靈的——」

這時幽泉忽的臉上熱起來，忸怩的笑着向前一把抓住燕情的手，高聲說：『我又上了你的當了……哦，原來不出我所料，又是你播弄的花樣……好好，你累我在這破廟蹲了一早上，我這回可不能饒你了。』

『得了吧，你那裏料得到呢？』她笑着同他向外走。『你該餓了我帶了吃食在車上，我們去找一個乾淨地方野餐吧。』他還搭訕着鬧說不依她；她上車後取笑他『乘興而來，敗興而返。』他嚷道：

『還拿我開玩笑？如果不因為你車上已經帶了吃的，我一定不依你。誰叫你寫那封信，那樣會說？』

『算了，別「不依」我了……我就不明白你們男人的思想，為什麼同外邊女子講戀愛，就覺得有意思，對自己的夫人講，便沒意思了……』

幽泉笑了笑答：

『我就不明白你們女人總信不過自己的丈夫，常常想法子試探他。』

『幽泉你不要冤枉人吧，這那是試探？我今天打發你出來純粹因為讓你換換新

空氣不用見不願見的人，聽不愛聽的話罷了……難道我就不配做那個出來讚美大自然和讚美給我美麗靈魂的人嗎？

有福氣的人

凌叔華

平常談起好命，有福氣的人，凡認識章老太的誰不是一些不疑忌的說「章老太要算第一名了！」

對的，章老太真是福氣。她今年六十九歲了，還是夫婦雙全。她的四個兒子統統娶過了，大的已經有了十九歲的兒子，去年完娶的現在新孫媳已有了七八個月身孕，年底便要分娩——生出的孩子便是老太太的重孫子——最小的兒子也是去年完婚的，第一胎便是個男子。本來老太太已有了八個孫子，並不希罕加添，不過那是幼子的頭生子，自然得加倍歡喜，所以滿月湯餅會，她自己很高興的熱鬧了一場。

她的三個女兒也統統嫁出，每人大概至少也有三個孩子了。其實老太太自己都記不清外孫的數目，姑奶奶都不住在本城，每次姑奶奶的頭生子得特煩娃娃預備使

人送禮；生第二個孩子的時候，姑老爺寫信來報告一下便是了。老太又不識字，由老太爺讀完，記得時就告訴她，不記得不告訴，也沒有什麼。

還有一件事，很足證明老太的福氣是誰都趕不上的。是什麼呢？她從年青到年老沒有憂過柴米。怪不得她的臉上皺紋不多，快七十歲的人了，皮膚還是非常滑膩，額前的亦不過輕輕的幾條皺紋，仔細看東西時，方顯出來。她自從懂得修飾後，沒有為衣服首飾不如人紅過一回眼。

她常對人說，現在人的闊氣算什麼？要比起她從前見過的真是寒儉。現時請客擺出銀器就壞闊氣，他們還沒見從前的講究場面呢。她記得她祖父請客時只擺一套乾隆五彩瓷水碗，價值兩千多。銀筷子還嫌拿着手重，筷子是得象牙做的。她們的牙筷上還有很精巧的雕刻，有一付刻着酒中八仙，上頭一個人一個樣子，賀知章在馬上發酒瘋，李太白醉在船上，真是玲瓏别致呢。她常覺得現時的排場是太太不講求，她最恨吃酒席時鋪上一張白布單子，不用說難看，那樣子真是喪氣。她尤其的恨新式結婚，新娘子穿一身平常花衣裙，披上條薄薄的粉色紗——新娘的臉讓人瞧個飽，新官人穿一

身漆黑衣服，還要帶一頂黑帽，那活像送喪的哀服，喜慶事也這樣辦，怪不得中國國運日衰，以至於將滅亡了！她是見過太平時排場的人呵！她說她活一天，一定不要看她兒孫如此。

她嫁到章家，也是豐足人家。那時老太爺年青時雖然不好讀書，不能由正途博取功名，但是老太爺的岳父是懂得掙功名的人，三十多歲便替他在吏部衙門裏捐了一個候補道缺。那時她出去拜年或道喜，便穿得團鶴的補褂，並繡花朝裙，帶上朝珠，款款的做「命婦」了。

老太爺在京候差時討過兩個小老婆，她可是沒有同他爲這事吵過嘴，生過氣。她對人說，大家人沒有兩三個侍妾是不成體統的，那爭風吃醋是小家子氣的人纔做出來。因此她的公婆都說她明大義，丈夫也敬服她。

她的婆婆要早見孫媳婦。她的大兒子十六歲便娶親，十七歲便生子（這就是她現在的大孫子）。她三十八歲做婆婆，三十九——不到四十，便做了人的祖母了。那時的人聽說，誰不嘖嘖稱道她。她的兩個嫂子，看着她年青青的，端端正正的穿了命婦的

外褂同她丈夫並立着受兒媳的參拜，第二年又端端正正的打扮着出來請客吃孫子的滿月酒，她們倆看着差些要忍不住流出眼淚來了。

做婆婆做祖母也許不是什麼了不得的福氣，最令人羨慕的還是她自己粧奩私儲的富足，和她的兒子媳婦以及孫媳婦都孝順她吧。天上方浮出烏雲，大家都爭着替老太太取衣服添上。二少奶同四少奶常特別預備好吃的東西，來央給老太太嘗。老太太吃過後，若有些兒飽漲的毛病發作，她們就整天責備自己好逞能。大少奶和三少奶的嘴不大巧，也常常特出心裁使老太太歡喜，譬如大少奶奶在眼光娘娘廟許下的三千本經卷替老太太保眼，三少奶奶逢初一十五便吃素來祝她長壽，這樣賢孝的兒婦，真不多見，但是老太太竟有一雙。

老太太對兒子們自然都一樣愛惜，即待兒婦們也就沒偏沒向的。她在做生日前一天不是給兒婦一人一枝珠花嗎？那珠花的樣式雖然不同，但是每枝珍珠的多少與大小却是差不多一樣的。誰不佩服她的細心？似這樣用一般數目的珠子穿出各樣的花朵真不容易事。孫子雖然多，老太太對他們都一般痛惜，每次買糖買餅必定每人有

一份。大寶到娶親的一年還同弟妹們一樣分菓餅，直到做了父親纔不好意思去分呢。老太太不但對於兒媳孫子沒偏沒向，對於兩個老姨太也一體同仁不偏不倚的。老太爺同三姨太要好時，她待二姨太也一樣；後來三姨太失寵了，她對三姨太也一樣。她出門還爲她備買衣料，譬如洋綢花樣雖不同，質地價目總一樣的。所以兩個姨太進門二十多年也沒有向老太爺埋怨過太太一句。老太爺當然十二分佩服這樣才德並長的內助，近二十年章家的進款，出款，動產，不動產都推到老太太一手經理。這幾年來雖是大少奶奶同二少奶奶輪流替代婆婆管理家事，但是她們沒有一件事不要請教過纔敢做。她們來問事，老太常裝生氣說：『你們總要來麻煩我，看我鬧得難受不是？米粒大的事，值得跑來問一躺嗎？知道的人就說你們做事小心，不知道的，一定說這老婆婆厲害，嚇得做媳婦的一些主意都不敢拿。』

大少奶聽見這話必立刻陪笑答：『媽什麼時候都體恤我們，可是碰到我們請示主意的工夫就不能體恤了。我們那敢存心來麻煩你老人家，我們恨不得也長你老人家一付聰明心肝，遇到事知道做呢。』

二少奶奶覺得大少奶奶的話似乎不圓通，她必立刻裝要飯的口音求道，

『老奶奶，可憐可憐這天生的笨蟲吧？』

老太太聽這可憐聲音便立刻帶笑帶罵的吩咐一切了。

不但兒媳婦們得事事請教過老太太纔敢做，就是兒子們——他們是出到社會上辦事的人，遇到難解決的事也要得老太太一言纔敢做呢，大爺去年要不是聽她老人家最後一句不是差一點要損失一萬多元嗎？去年鐵業銀行經理黃七爺辦大紗廠，人人知道近年紗廠利厚到三分，買股的很是踴躍，大爺已答允了黃七爺可買一百五十股，百元一股的，回家來請示母親。老太太聽說黃七爺辦的，便勸大爺別合股，她說，『黃七爺爲人太糊塗，他摺下他的正太太遠遠的在上海，他自己整年的躲在京城同小老婆享福，那能有精神弄這樣大公司。』大爺起先還不甚以這評論爲然，他以爲個人的道德與做事不能相提並論的，紗廠開辦的第一年成績很好，人人都說可有三分半利息的希望，大爺聽了，對人說起來就後悔沒有合股。可是年終方要分利一個月，紗廠的會計拐款攜手同逃了，這損失超過廠中基本金四分之三，沒法再開工，股東們相見

時都愁眉苦眼的說黃七爺不該叫他姨太的哥哥和叔叔做會計賬房。章大爺聽了，從此不敢不佩他母親的判斷力了。他的三個弟弟聽哥哥常念道這事，自然而然他們也一樣的佩服母親。

這是章老太做生日後的第三天，獨自一個人坐在堂屋裏一袋一袋抽水煙。她的思潮很溫和的散漫着，好似四月底的晚風輕輕的落在一畝麥花上吹起甜綠的香氣，又輕輕的落在別一畝上了。這常做成她腮邊慈祥的笑容。她的象牙色的頭髮迎着落日餘暉發出銀色的光。

『前天也算夠樣子了。』她望着條案上的玻璃匣，盛着的銀三星想道。

她望着壽星頭，忽然想起小時候家裏人說大廳裏的壽星像她，叫她「壽星頭」，他嫌人挑她上額長得古怪，氣得要哭；後來祖母告訴她這是好兆頭，還把那個壽星給了她，她纔心平了；前天來拜壽的都叫自己「壽星」，自己不但不難過，還微微笑着。她想到這裏，放下烟袋，慢慢的伸手摸摸擺在茶几上的瓷壽星的光頭。

『不知不覺的奶奶已經死了三十多年了。她見到重孫了嗎？沒有，大爺娶親的第

二年她就過去了……如果她多活幾年，我的孫子們都是她的重孫。我的重孫呢？是她……」她想到這裏自己也覺好笑，忽然想起事喊道：

「劉媽——你去前頭看看二少奶奶，告訴她別儘在大廳裏收拾東西。她是有了身子的人，千萬不要累出毛病來。」

劉媽從套間走出來，張開厚嘴唇，露着黃板牙，笑說：

「老太太是叫我去看少二奶奶嗎？方纔我從西院走過，看見她正哄着小孫少爹吃藥呢。」她走到茶壺傍倒一碗茶說：

「您喝口新沏的茶嗎？這是二姑奶奶帶來的，還是女兒痛媽，昨晚她臨走時巴巴的拉了我去屋裏吩咐了又吩咐，叫我好好的服侍老太太。早上別讓老太太起得太早，夜裏別太晚上床；她叫我想着替老太太分心，你的脾氣太好了，常常怕支使人，什麼都要自己做……也真是，好比如上個月老太太要照在牆上的黃歷，也不叫我們拿，差點跌一交呢。」

老太太依然很和霽的坐着，劉媽說完話，她吩咐道：

『你去告訴廚子：二奶奶和三奶少屋子的孩子纔出過疹子，叫他他們開飯不要有魚蝦，公雞也是吃了要發的。』

劉媽方要去，老太太叫住道，

『劉媽回來，我同你一塊去看看孫少爺們。聽說他們整天吵着要見奶奶，又不能出房門。這兩天我也真想他們呢。』

老太太攙着劉媽的手，走出堂屋。劉媽爲的要顯她服侍老太太的細心，差不多一步要分開三步走，出了廊子，忽然老太太想起昨天給孫子買的裝餅乾的三個小提籃，就打發劉媽回去取。

她慢慢的踱到一排水缸前，想看看裏頭金魚，便停步等劉媽。在東花廳內好像大爺同大少奶奶說話，

『那個乾隆五彩瓷佛怎樣不見了？』大爺的聲音。

『我沒見有一個什麼瓷物……是裝匣子的嗎？』大少奶奶答聲。

『對哪，你沒看見嗎？王五爺送的，這一屋子東西數那個值錢了。』

『裝匣子的，不錯，我今早上纔看見在這條桌上的……王升，你看見有個匣子裝着瓷佛爺嗎？』

『看見來着，今天晌午二少奶奶來拿走了，聽說是老太太叫她來收拾的。』王升答。

『這一屋子東西我就喜歡做瓷佛倒叫他拿走了！』大爺懊喪的聲。

『王升，你聽誰說老太太叫她來收拾的？』

『我看見她從老太太那裏來的。』王升答。

『哼，她倒會，東不要，西不要，專挑了這一件！』

『大爹，小些聲音說吧……哼。我常說你們家人不是好相與的，這回知道了吧？昨天我纔聽人說大寶娶親時，老太太拿出兩枝珠花一付鐺子來，過禮，他們都紅了眼，說長道短。說老太太偏心，兒媳婦下盒都沒有這樣好東西呢。閑話多哪……』

『爲什麼要怕這些閑話，老太太給大寶一些東西不是應當的嗎？你看二少奶奶多機靈，想着法兒哄老太太好東西時輪到她管了。四少奶更厲害，整天圍着老太太，來了

不過一年多，弄得老太太現在簡直離不開她，將來老太太的東西還不給她哄光了……人家都恨不得把太太頂在頭上走，你還要怕閒話！」

「……別儘埋怨我吧，你總也不懂在她跟前陪陪，你看看四爺三爺……我忘了告訴你一件事，今兒早上聽來的，你知道這幾個月都是四爺拿租摺取錢的嗎？老太太又說四少奶能寫能算，所以把統統的股份單，租摺都交了她，哼，東西過了她的手……」

「誰告訴你的？」大爺問聲。

「……我聽。」

老太太臉上陣陣涼起來，望見劉媽拿着東西走向前，她趕緊輕輕的離開金魚缸，走到院子中間低聲吩咐劉媽道：「先去西院看看菊花，再上二少奶奶那裏吧。」

「今天慫老人家的精神真好，前幾天我說老太太總不去看那菊花，怪可惜了兒的。」劉媽道：「先去西院看看菊花，再去二少奶奶那裏吧。」

「今天慫老人家的精神真好，前幾天我說老太太總不去看那菊花，怪可惜了兒的。」

的。」劉媽笑道。

她扶着劉媽走進西院後進門，隱約的聽見四爺和四少奶說笑：

「你是說頂愛她那鑽石帽花嗎？你這樣會哄她，這東西早晚還不是你的。」挾着微笑聲。

「聽說她已經許了給……」聲尖弱不清；「她還有一串碧綠翡翠的朝珠，你見過嗎？」

他們說到這里，老太已將走近窗前，望了望劉媽，她高聲咳嗽一下，屋內人聲忽靜，老太太臉上顏色依舊沈默慈和，祇是走路比來時不同。劉媽扶着，覺得有些費勁，她帶笑說。

「這個院子常見不到太陽，地下滿是青苔，老太太留神慢點走吧。」

十二，十七，一九，二五。

洛綺思問題

陳衡哲

一 好花未放月將圓

洛綺思的初次遇見瓦德白朗，是在她卒業於大學的那一年，她在學校時，最喜歡研究的是哲學，所以她決計待卒業以後，再去繼續研究兩三年，俾將來在哲學界裏，可以有一點貢獻。那時瓦德方主任美國奈崗大學的哲學部，他的學問的成績，在哲學界及教育界，是無人不知道的。洛綺思在學校時，也曾常常參讀他的著作，心中十分佩服。所以她卒業以後，便擇定了奈崗大學的卒業院，去完成他的學業。

這時瓦德差不多有四十歲了，但因為他對於學問的興趣太濃厚了一點，竟還不會娶有妻子。洛綺思却還沒有滿二十五歲。他們兩人彼此對待的態度，只有恭敬和敬佩，不過洛綺思在欽佩之中，帶着崇拜，瓦德在欽佩之中，帶着獎勵罷了。

但是隔了三年——就是洛綺思得到博士學位的那一年——他們的朋友們，忽然得到了一個通告，說他們倆已經訂了婚約了。那些朋友們雖然不曾料到這二件事，但此時也並不十分驚怪。一位哲學大家，與一位已經卒業的高足弟子訂婚，本來也不算什麼奇事。這個消息的傳出，不過使一般失意的青年們羨慕，以為命運待他們兩人

獨好，使他們得着這樣難得的機會，這樣美滿的結果罷了。

他們訂婚後不到一個月，瓦德便與洛綺思分別，去赴那哲學會的年會。他們約好，年會過後，他將到她的姑母的鄉下家中去，和她商量結婚的事件。

瓦德在年會中間，飽受了他的朋友們的羨慕和祝賀，因此他心中愈加得意。他，自從我認識了洛綺思之後，才知道除了學問之外，人生還有別的意味呢。年會終畢之後，他便匆匆忙忙的乘車到洛綺思的姑母家去了。

二 雅典娜戰勝了愛神

那車足足走了一日一夜，到了第二天晚上，才到了瓦德的目的地。他一下車，便見洛綺思立在車站外，伸着手等候他。她臉上帶着微笑，但却不是他們倆訂婚前後的笑容，乃是在課室中聽講時的笑容。他又覺得她的態度也很冷淡。但見着她，是已經夠喜了，別的何妨慢慢再說呢。

於是他們僱了一輛汽車，一直到她的姑母家中去。她又把他引見了她的姑母納生太太。但她並不申明他是她的未婚夫，她對於她的姑母，但稱他為白朗先生，說是她

的一個好朋友。納生太太也似乎已經領會一切，並不追問。

那天晚飯之後，他們三人便一同到客廳裏去，納生太太織着領巾，洛綺思彈着鋼琴，瓦德斜倚在窗邊的一張沙發上聽着。

洛綺思彈完了一曲，便笑對瓦德說道：『尊貴的客人，你願意再聽些什麼呢？』

納生太太是一位老於世故的人，此時她不待瓦德回答，便說道：『我想你們不如此到園子裏去散散步罷。我今天有些疲倦，恕不奉陪了。』

瓦德聽了此話，正中心懷，便對洛綺思看着，此時洛綺思也立起來了。於是他們兩人向納生太太道了晚安，一同出了客廳，走向園子裏去。

瓦德一面走着，一面說道：『洛綺思，你為什麼這樣冷淡呢？我若是得罪了你，你也須給我一個請罪的機會呀！』

洛綺思笑道：『你說得不錯，我確有點怪你呵！你差不多害了我一生的事業了！』

瓦德驚道：『什麼？我竟犯了這麼一樁大罪嗎？』

洛綺思道：『但你自己却不曾知道。』

此時他們已經在樹旁找着一張鐵椅子，一同坐了下來。

洛綺思繼續說道：『我們分別了半個多月了，在這半個月中，我曾把我一己的問題，細細的想過。我想，結婚的一件事，終究是很平常的，人人做得到，惟有那真摯高尚的友誼，却不是人人能享受的呀！』

瓦德道：『這固然不錯，但在這個友誼之上，若能再加一個更爲親密的關係，豈不更好嗎？』

洛綺思搖頭不答。

瓦德又道：『比如我們兩人，學業相同，才智相類，彼此相敬相慕，假使我們能永遠在一處。這豈獨是我們兩人莫大的幸福？或者靠了我們兩人的協力合作，他日還能在學術界中，有點有價值的貢獻。但是除了結婚之外，你想還有什麼法子，能使我們永遠在一處呢？我們若不永遠在一處，又怎能保得他日沒有別人，跑到我們的中間來呢？』

洛綺思道：『恕我不能和你同意。第一層，你說必須大家同在一處，才可以互相助成學業，這話我是不承認的，我認識你以前你已經是那麽大名鼎鼎的了，難道你也歸

功於我嗎？」

瓦德笑道：『不認識你便罷了，既是認識了你，我的學業的成就便少不得你的幫助啊！』

洛綺思道：『第二層，你說我們若不永遠在一處，就恐怕他日有人要跑到我們的中間來，這也未免過慮了。這件事，在我一方面，是完全靠得住的。在你的一方面呢，我想來也沒有什麼靠不住，你不是已經過了四十年的獨身生活嗎？』

洛綺思說到這里，便把眼向瓦德很誠懇的看着，但瓦德似乎不曾聽見她的話。

洛綺思又道：『第三層，你應該知道，結婚的一件事，實是女子的一個大問題，你們男子結了婚，至多不過加上一點經濟上的擔負，於你們的學問事業，是沒有什麼妨害的。至於女子結婚之後，情形便不同了：家務的主持，兒童的保護及教育，那一樣是別人能夠代勞的？』

瓦德默然，隔了一會，才說道：『倒虧你想得到這麼遠。但在我們未曾訂婚之前，你爲什麼一些也不曾想着呢？』

洛綺思道：『這是我應該向你深深的道歉的，那時我確實沒有想到這麼遠。但是，我的朋友，現在還不能算太遲呵！』

瓦德道：『如此說來，你是當真要反悔我們的婚約了。我想孤獨的生活，也不見得有什麼可羨的地方？』

洛綺思道：『你從前不是常常道過，學問和事業，是人生最好的伴侶嗎？你知道我是一個野心極大的女子——雖然我並沒有什麼虛榮心，但我若是結了婚，你的前途便將生出無數阻力了。』

瓦德又默然，隔了好一會，才很鄭重的答道：『是的，我也承認這是女子的一個大問題。你若是平常一點的女子，這個問題倒也不難解決。』

洛綺思道：『我不大懂得你的意思。』

瓦德道：『我的意思是，假如你是一個沒有野心的女子，那麼結婚的一件事，倒了不成問題了。你認識我的同事佳司先生的夫人嗎？』

洛綺思道：『曾見過一二次。』

瓦德道：『你看她怎樣？』

洛綺思微笑道：『但是，你願意我是那樣的一個女子嗎？』

瓦德道：『自然不願。豈但我不願你像佳司夫人，即使你和馬德夫人一樣，把撫育子女看做人生的唯一目的，你也是不能使我這樣的欽佩和敬愛的。』

洛綺思道：『你不要小看了馬德夫人，像她這樣的女子，也是不易得的。你看她的子女，何等聰明，何等可愛，我常常自想，若使每個女子都能做一個澈底的賢母，那麼，世上還有什麼別的問題呢……』

瓦德笑道：『可又來了。那你自己爲什麼又不去實行你的主張呢？』

洛綺思道：『且慢着，我還沒有說完呢。我想，一個女子的性情和人生觀，若能像馬德夫人一樣，那麼，結婚的一件事，非但不能妨害她，並且反能完成她的野心和希望。她實在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快樂的女子了。但不幸各個女子的思想和性情，是不能一樣的，即以我而論，你想像馬德夫人一般的生命——無論我怎樣的敬重和讚美她——能使我快樂心足嗎？』

瓦德嘆了一口氣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但是此時他抬頭看看天空，接着說道：『你看天上的星光，何等皎朗。我們且談談別事，此事留到明天再談罷。』

洛綺思低下頭去，很慚愧的答道：『瓦德我真對不住你，我應該先把這個問題細細的想過，再回答你前次的要求的。』

此時瓦德也不由自主的把頭低了下去。他執着洛綺思的手，悽然說道：『洛綺思，我的愛你，我的崇拜你，便是爲着你是一個非常的女子。若是爲了我的緣故，致使你的希望不能達到，那是我萬萬不能任受的。你應該知道我並不是那樣自私的人。若能於你有益，我是什麼痛苦都肯領受，什麼犧牲都能擔當。』

瓦德說到這里，覺得喉嚨裏有物梗着，再也說不下去了。他又看看洛綺思，只見她已泣成了一團。此時園中的星光，更加明朗了。在星光之下可以看見許多蝙蝠，來往飛繞，有時還有幾個火螢，在草地上撲飛着，牆角上的金銀花，却輕輕的放出牠的香味，送到他們兩人的身旁來。他們在這個靜寂而神祕的夏夜中，正不知道坐了多少時候。他們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差不多忘記涼露侵肌了。後來還是瓦德先醒過來，他站起來

說道：

『夜深了，我們回去罷，今天的談判已經夠了。』

洛綺思將她的右手伸與瓦德，泣然道：『那麼，瓦德，你是答應了我的請求了。』

瓦德聽了此話，又似乎着了電氣一般，此時他方真正的明白，他們兩人今晚所談的是什麼一個問題了。洛綺思的意思，不是要和他解約嗎？他不是已經答應她，爲了她的緣故他情願犧牲一切嗎？照這樣說來，他們的婚約確是已經解了。但這可太驟然呵！這可太像夢境了，或者他真是在做夢罷。他方這樣昏昏的想着，忽又聽見洛綺思的聲音，悽然說道：

『瓦德，你爲什麼不開口呢？你是恨我了？』

瓦德此時一面扶着洛綺思向屋子裏走去，一面答道：

『我怎能恨你呢？洛綺思，我不是已經答應了你嗎？』

他雖然這樣說着，但心中仍是恍恍惚惚的，不大明白他自己說的是什麼話。

三 金堅玉潔的友誼

明天一早，瓦德寫了一封信。請納生太太轉交與洛綺思，他便托故與納生太太告辭匆匆的走了。洛綺思因一夜不曾好睡，直到天明時，方朦朧的睡去，所以醒得略遲些。她還沒有起身，早見她的姑母拿着一盤早餐着走進來了。那盤裏還放着一封信。她一眼看見，便明白是誰寫給她的，她忙把那信拆開，只見上面寫着道：

『我的朋友：

昨宵的談判，雖甚悲痛，但却也十分暢快，我們經過這番談判之後，當更能明白彼此的性情和希望了。亞里斯多德曾經說過：「悲哀的經驗，能鍛煉人的感情，使他更爲純潔，更者高尚。」我此時方能真正了解此話的意義。我願我們兩人永能保持一點經過火煉的感情，永能在學問及人格的大道上互助着，俾彼此都能達到我們理想中的目的地。

我本想多住幾日再回去的，因恐我們再見三見之後，又將生出意料不到的糾葛來，或反於我們的友誼有害，故不如即行爲是。昨晚的談判，固然是我生平最悲痛的經驗，但他也是我生平最偉大的經驗，我願永遠保存牠在我的心之深處。

請你恕我的不別而行，願你明白我所以如此的苦衷。此後我的生命，將如寒天的枯林了，願你的信札能如小鳥般的常常飛來，給他一點生意。我的地址是與前一樣的，我的行跡雖將從此無定，但我的信是有人轉寄的，請你放心。

你的老友，瓦德。」

洛綺思把此信反復看了幾遍，更覺得瓦德是一位誠懇而多情的男子，心中尤覺悽然。她匆匆的起了身，立刻給他寫了一封回信。其中有一段說道：

「你把你的生命比寒天的疏林，真是清峻極了。我願你能享受這個清逸而富有詩意的生命，不要誤以他為枯寂……」

我當感謝你所給我的自由。我現在的生命，真如大洋中的一葉輕舟，天涯水角，任我縱掉了。但是，朋友呵！在這樣情景的中間，錯落的島嶼，和閃爍的明星，也是極歡迎的伴侶呵！我願你能像北極星一樣，永遠在我的生命的大洋上照耀着，引導着，陪伴着……」

自此以後他們兩人便常常的通信了。他們的交情愈益淡，但也愈益深。但瓦德的

朋友們，是都知道他不久便要結婚的，此時見他絕口不提一字，不免有些怪異。有時有人去揶揄他，問他打算到那里去過他的蜜月，他終是苦笑而不答，有時被人問得急了，他便答道：『洛綺思是一個百世不見的奇女子，誰能忍心把結婚的俗事，去毀敗他的前途呢？』朋友們聽了此話，更是詫異，只得笑着答道：『哦，原來如此。大哲學家的戀愛，真是與別人不同呵！』

但不到三個月，他們兩人正式解約的消息，又傳出去了。他們的朋友們方深相嘆息此事的不幸，忽然又得到了一個更奇的通告，說瓦德又與一位中學校的體操教員訂了婚約，並且立刻結了婚，同到南方的海邊避寒去了。

洛綺思得到瓦德結婚消息的時候，心中未免有些不舒服，對於瓦德也未免有些怨懟和失望，但她是一位哲學家，又是深有心理研究之人，所以不久便把這一件事，闡悟得晶瑩透澈。此時她不但責怪瓦德的無情，並且反覺得自己對不住他，以為他若不會和她有過這番先樂後悲的經驗，又何至於急不擇偶，去和一位與他志行學問絕不相類的女子結婚呢？但她究竟不知道瓦德此時的心是怎樣，或者他已不願意再與

她通信了罷。然她又不能不睬他，她思之又思，遂決意用老友的態度，寫了一封賀信給他，并誠心的祝望他們倆人將來的幸福。

瓦德接到此信時，已經和他的新夫人度過蜜月了。他把那信看了又看，心中不免疑惑起來，他對於洛綺思雖是已經絕了希望，他自己雖是已經娶了妻子，但是火息而爐未滅，那個又甜又酸的回憶，仍是常常要來窺探他的心之奧室的。此時他見洛綺思的語氣如此疏遠，如此冷淡，不覺心中有些不自在，心想莫非她怪我恨我了嗎？我怎能不辯白一下呢？於是他便寫道：

『我的親愛的朋友：

瓦德結婚了！蜜妮——這是我的妻子的名字——是一個爽直而快樂的女
子，雖然略有點粗鹵。她當能於我有益，因為我太喜歡用腦了。正需她這樣一個人
來調調口味。

有許多我的朋友們，以為我應該找一個志同道合的人來做終身的伴侶。我
豈不願如此，但是，洛綺思，天上的白鵝，是輕易不到人間來的。這一層不用我說了，

你當能比我更為明白。

我不願對於我的妻子有不滿意的說話，但我又怎能欺騙自己，說我的夢想是實現了呢？我既娶了妻子，自當盡我丈夫的責任。但我心中總有一角之地，是不能給她的。那一角之中，藏着無數過去的悲歡，無限天堂地獄的色相。我常趁無人時，把他打開細味一回，傷心一回，讓他把我的心很很的揉搓一回，又把他關閉了。這是我的第二世界，誰也不許偷窺的。他是一個神祕的世界，他能碎我的心，但我是情願的；他有魔力能使我貪戀那個又苦又酸的泉水，勝於一切俗世的甘泉。

我的朋友，請你恕我的亂言。我實願有一個人，來與我同遊這個世界。我怎敢希望這個人是你呢？但你却是這個世界的創造者，沒有你便沒有他，所以他是純潔的，出世的，不染塵滓的。

我不多寫了，我要求你的明白，瓦德雖是結了婚，但他不會因此關閉了他的心；尤其是對於洛綺思，他的心是永遠開放着的。我永遠是你的，瓦德。」

但他寫完這封信之後，忽然又覺得不妥。他更自思豈覺得他和洛綺思的交情，是

不應該這樣的。洛綺思不是他的一個敬愛的朋友嗎？但這信中的情意，却是已經超出朋友範圍之外了。這不但要對不住他的夫人，並且豈不是把洛綺思待他的高尚純潔的感情，拋到污泥中去了嗎？他將何以對她呢？他將何以對世上的女子呢？固然，他是可以保存這個心中的祕密的，固然，他的已碎的心是不怕再受傷損的，但他却無權去傷害他人的心。他只應把這個祕密的種子保存在他自己的心中，不應把他種到泥土裏去，讓他去受那日光雨露的滋養，因為他有開的花，不但要刺傷他的夫人，並且還要給洛綺思以極大的痛苦的。他想到這裏，便決意把這粒種子收回他的心之祕處去，永不讓他再見天日了。

下面是他所寄與洛綺思的信：

「洛綺思。

瓦德結婚了！承你相賀極感。他是該受你這個賀意的，但他也值得受你的恕諒和悲憫。

蜜妮——這是我的新夫人的名字——是一個爽直而康健的女子，她是常

常很快樂的。她自己雖不是一個學者，但却是學者的好伴侶。你若是見了她，一定也要喜歡她的。

我似乎不應求你的恕諒，因為這似乎是說，我還不曾了解你的心意。你自然是恕我的——我的結婚於我們的交情有什麼關係呢——但我總覺得應該求你的恕諒。

我為什麼要求你的憐憫呢？這更難說了，你是獨身的，我是結了婚的，該受憐憫的，似乎不該是我罷，但是，洛綺思，我仍是該受你的憐憫的。你是慧心人，我又何用多說呢？求你可憐我，不要把我拋棄罷。

我祝你永遠像天空的飛鳥，雲棲霞宿，前程無疆。我願你他日的成就，能使你這個教師和老友慚愧，請你記着，他對於你的敬愛，是永不會改變的。在你翱翔的途中，若有需他幫助的地方，請你隨時使他知道，因為這是他生命中的一個最大的希望和快樂。

你的忠誠的朋友，瓦德。』
洛綺思得到這封信之後，又是感慨，又是喜悅；她一方面深憐瓦德；一方面又慶幸

他們兩人的友誼，可以從此繼續不斷。因為他們此時的交情，真像經過火煉的赤金一樣，是什麼雜質都沒有的了。他們自知已是沒有嫌疑可避，除下切礙學問，勉勵人格之外，在他們兩人中間，是沒有別的關係可以發生的了，但他們的朋友們怎能明白這個呢！他們但見瓦德和洛綺思的交情，又經過了一個變化，他們但覺得從前的迷霧，更深一重罷了。

四 夢回添悵惆

此時洛綺思已經有四十多歲了。她已做了十餘年的大學教授，現在她是一個著名女子大學的哲學主任了。她對於哲學的貢獻，已有了國際上的地位；她的著作，也已經譯成了許多種的外國文。她少年時的夢想，她少年時的野心和希望，此時都已變成事實。她的學業，也真能做她的良好伴侶。況且她現在在學界裏的名譽，也萬萬不是那些專慕虛榮的女子所能得到的。是的，她少年時的夢想，都已成為事實了。但她的夢可曾做完嗎？

有一次，她又做夢了。她覺得她自己是一個已經結了婚的中年婦人。那天他和她

的丈夫——似乎便是瓦德——坐在廊下休息。那時正是夏天的初夜，金銀花的香味，自牆角陣陣的吹來。她的丈夫口中吸着香煙，却抬着頭看那如絲如霧的煙氣。在月光中輕輕的飄着。她自己坐在一張搖椅子上，身上和心裏都似乎充滿了和諧的感覺；又如在炎熱的天氣，在樹蔭之下，飲清甜的泉水，但覺得安閑暢適，與天上的明星朗月，空中的花香草味，融合為一。他們兩人並不言語，但她覺得他的心中，一定也是這樣感覺的，她又覺得她自己已經是兩個可愛的小孩的母親了。他們彷彿有十餘歲大，現在却都已安睡在樓上。當她想着這兩個聰明小鳥的時候，她不覺欣然笑了。她便覺得要把這個快樂，去分一點給她的丈夫。但她却不知道應該叫他做什麼。他似乎是叫做瓦德罷。她恍恍惚惚的站了起來，走到他的前面一看，呵呀！那裏有什麼瓦德！那坐着吸煙的，簡直是一個素不相識的粗工人。他見了她，也不言語，仍舊吸着他的香煙。她心中一震，靜眼一看，原來她却躺在自己廊下的一張搖牀上呢！她手中的一本書——她的一本書，是新近譯成德文的——已經拋到地下去了。

她此時雖醒了，却仍懶洋洋的躺着，連那一本拋在地下的書，也懶得去拾起來。一

霎時間，她的身世都湧到心上來了。她默自思量，假使那夢中的粗工人變爲瓦德，那麼，那夢中的生活將怎樣的可愛呢？此時她忽然感到現在她生活的孤寂了。她又看着她的成功的表記——她的著作——可是奇怪，從前能使她得意快樂，使她心血沸騰的一本書，現在忽然變爲一堆廢紙，一些也不能引起她的興趣了。

但她很明白，這不過是一時的情緒，是不會永遠留在她的心上的。果然不到一天，她仍舊回復了她原來的感覺，仍舊用了全副精力，全副情緒，去做那大學教授的事務了。

但她可真能忘記這個夢嗎？她雖竭力的想把那個夢的鬼趕去，但終歸無效。她對自己說道：『假使我十餘年來的生活，真和那夢中的一樣，那我在學業上的成功，又怎會這樣大呢？』但那個鬼駁她道：『但你在夢中之時，並沒有什麼不心足呵！』她又斥他道：『胡說！若使那夢中的我，是一個一無成就的女子，那我心中的和諧，一定就保不住了，我一定就要覺得不心足了。』那鬼似乎又笑着說道：『那麼，假使在你現在功名成就之後，再去把那個夢重行做過，你看是怎樣？』她聽了這話，不覺臉上微微的紅了。

起來，又沒有話可以回駁他，但覺得心中充滿了慚愧和煩亂。她此時才明白她生命中所缺的是什麼了。名譽嗎？成功嗎？學術和事業嗎？不錯，這些都是可愛的，都是偉大的，但他們在生活之中，另有他們的位置。他們或能把靈魂上升至青天，但他們終不能潤得靈魂的乾燥和枯焦。

但她的已往可容她的反悔嗎？她明明知道，她做那個夢的時候，若非在她學業已成之後，她在夢中的感覺，也就決不會那麼和諧，那麼完美的。她將聽了那個夢鬼的勸告，重去做一做那個夢嗎？照理想方面看來，這似乎是一個極好的辦法。但是重做這個夢，也須有個條件呵！那夢中的金銀花，不妨永遠開放，永遠馨香，但她自己園的金銀花，却是不待秋風之後，便要零落凋謝的，減去了金銀花的香味，那夢還中什麼意思呢？

有一天，她正坐在廊下這樣癡癡的想着，猛抬頭看見對面的一帶青山，正落着夕陽的反照，金紫相間，萬色萬變，說不盡的奇偉美麗。她對着那青山注視了許久，心中忽然如有所悟，覺得那山也和她的生命一樣，總還欠缺了一點什麼。她記得她從前在離山數十里的地方，曾見過一個明麗的小湖，那時她曾深惜這兩個湖山，不能同在一處。

去相成一個美麗的風景，以致安於山的，便得不着水的和樂和安閑，安於水的，便須失却山的巍峨的秀峻，她想到這裏，更覺慨然有感於中，以為這真是天公有意給他的一個暗示了。

但是，這個感慨，這個惆悵，除了洛綺思自己之外，却只有對面的青山，能夠了解和領會。就是她的老朋友瓦德——現在已是子女滿前的瓦德——也是絕對不容窺見這個神聖的祕密的。

輕煙

蕙漪

九點鐘敲過，她還沒有起身，簾內的陽光，透進水紋盪漾的日影，她翻了一個身，向窗外望了一望，右臂枕着頭，臉兒朝着裏，又嬌懶地睡了。

婆子們進來收拾屋子，總是躡手躡腳的怕驚醒了她，其實呢，她早醒了，外面的聲響聽得清清楚楚，清晨叫喊賣花的阿鳳，送玫瑰花來，又問珠蘭花要不要，婆子悄聲道：「小姐還沒有起身，停回再來吧。」阿鳳走不多一忽兒，婆子又去和人說話了。

『太太沒有回家嗎？』是一個男子是聲音。

『是陸先生。』

『小姐們都在家嗎？』

『在家。因為今天是禮拜呀，你要看小姐嗎？』

『不必驚動，我是來看太太有沒有回來？老爺南京有信寄回來嗎？』

『哦……不知道。』

一陣脚步声，陸先生大概是走了。他是他的父親以前的門客，在署內掛了一個咨議的空名目，回到家鄉穿了縉紳模樣的衣服，後面跟了聽差，走起路來一搖一擺的在大街上兜圈子，鄉人見了都擠攏來看熱鬧，等他走進前來，大家便附耳低語：『陸官人發了財啦！』於是他臉上的肌肉更多加了一重得意洋洋的色澤，鼻子裏哼了一聲，肩頭微聳着，眼睛向一羣鄉上人白了一白，彷彿似隻噬人的白狼。鄉人見他這副嘴臉，嚇得立刻停止了方才的討論，不約而同的把頭掉到別處去了，冬天收穀的時候，他的佃戶把米粟一担一担望他家裏挑，可是跨出他大門的佃戶臉上，都罩着一重憂鬱的神

色。

她最恨這人，所以常在父親面前說他的種種卑劣行爲，但是她的父親總是這樣回答她：

『芳兒，我倘是看得起他，也不給一個空名的咨議他了。什麼法子呢，看在祖母分上，因為他是祖母的姪孫，大家都在罵我，說我不汲引同鄉……』

她的父親退職這三年了，陸先生的行跡，也隨着時光以俱逝，今天特地跑來，正不知爲他什麼事。聽他走後，她微微地一笑，嘴角邊兩個小酒窩裏，露出不屑的輕視。她微微睜開美妙的雙目，望着對面淡妃色的屏風出神。一回兒婆子進來拿花瓶養花，她厭聽北方老媽子清晨請早安的一聲『大小姐，你醒啦。』連忙又把眼簾垂下了。

四圍靜了有半點鐘模樣，腳踏車的鈴聲徒外牆駛過，忽然爲了某一個感觸引起了她的興奮。

『李媽，到信箱去看看，我有信嗎？』

她雖然有時很討厭許多無聊的信，千篇一律，異性們抱了目的戴上面具的幾句

恭維敬仰一類可笑的話，但每當郵差送信來時，她心裏總希望自己已有信，除了盼望幾個知己的女友，心愛的小學生來信之外，同時也期待那些不相干的信。雖然看過之後，不是棄諸字篋，便是撕成粉碎，但是在她未拆信之前從未見她討厭過任何一封信，正如害海病的人一樣，明知一到船上，便會嘔吐狼藉，但爲了探海的好奇心，也祇能極力忍耐着航行的不甯。

『大小姐，你沒有信。一封從外國寄來的信二小姐已拿去了！』
李媽回過話逕自去了。

外國的信，當然是季玉來的無疑了。季玉是她妹妹挹芳的未婚夫，二年前去國到巴黎留學，有人說明春要歸國了。

二年前的一个夏天的薄暮，晚霞無心地在天際飄浮着，和軟而美麗的天容，如靛妝的靜女，海濱的東岸，緣陰四圍中露出了紅樓一角，這正是她家新築的避暑之所。她在這小小的紅樓中，演了齣悲歡離合的慘劇，她不是劇中的重要主角，主角是她的妹妹和李玉。臨別的前晚，母親特備了許多酒肴，爲愛婿餞行，家人圍滿了一張圓桌，笑

語雜陳，杯盤狼藉，祇有妹妹挹芳和季玉，兩人的頭都垂到胸前，一言不發。母親說：「季玉，家鄉菜是你愛吃的，多吃些，到了外國，就嘗不到了！」季玉勉強裝笑道：「我吃得很多了，娘太操心。」

其實他們此時任你三鮮海味，都嚥不下了。第二天臨別的一幕，母親拉着季玉的手，父親較換他的背，沉重的脚步，一步慢一步的往大門外走去，汽車早停在門前，他遲疑了一回，掉轉灰白的臉孔，兩眼分明飽貯着淚水，哽咽着說道：「大姊姊，我去了！」她帶着莊靜的微笑，和他點頭作別，她目送她的父母和挹芬伴着季玉去後，獨自惆悵地走進屋子，靜靜地呆了半日，她便於此時尋着了真理，她的真理是：「人生能幾，何事情牽？」

她自己覺得她很洒脫，很自由，一個人無掛無牽，父母之外，再沒有人能來牽制她了。她越想起覺得自己還算幸運，沒有遇着那些迴腸蕩氣的事。充其量一世不遇而至。於以教育終其身也足夠她的初願了，她想起天真無邪的學生，和學生們對她的親熱，事無巨細，經過她贊許的總不好的，對的，反之，便什麼也不好了。學生們信仰她，竟比那

蘇教徒信仰上帝還過之，於是她開始謀發展她的教育事業了，想到得意的地方，未來的幻像憧憬在她的心頭，她的理想中的 Emily 好像立刻浮現在面前似的，美妙的雙目含了許多笑意。

「挹芬，還沒有起身嗎？好一副懶骨頭！」

房內擠進了兩個人：第一個是表姊雪琴，後面跟的是挹芬，表姊三脚步走上前，要拖她，嚇得她央求道：

「限我三分鐘離床。」

她們才比着肩坐在屏風後面臨窗的沙發上。

「你們吃過早點沒有？」挹芬一面扣鈕子，一面問着。

「早吃過了。」

「表姊呢？」

「吃到此刻已經肚子餓了。」

雪琴說話總是這本爽快的，因此她的混名叫做無愁小姐。

『無愁小姐，別遇着無腸公子，那就糟透了！』挹芳這樣調侃她。

『一早晨躺在床上原來在遐想那無腸公子。』

雪琴還敬了一句，婆子倒了臉水，她捲起袖子，彎着腰先漱了口，然後把頭低下，用力揩着，挹芳正對着鏡台數粉的時候，雪琴又在哼道：

『比花枝勝花枝。』

『琴兒，你別儘欺負人，翻本的時候有呢；讓我理好了頭髮，再與你算賬。』

她們正鬧得起勁，樓下老媽子嚷道：『舅老爺到了。』

於是她們都趕下樓去，舅舅是特來報告母親今晚回來，叫派車子去接，舅舅走後，挹芳雪琴忙着收拾母親的屋子，挹芳叫廚子到市場去買雞，又趕到自己房裏，叫老媽子換被褥，足足忙了兩個鐘頭，她們才安息下來。一回兒挹芳的學生又來看她們的老師了，她又應酬了半日。六時敲過，她們忙着叫預備車子，雪琴要去接船，挹芳姊妹說，『表姊不用去，叫楊升去接，我們在家裏等好了。』一分一秒數着，七點已過，車子還不見回來，街上的喇叭聲響，以為車子來了，不期的大家望了一望，默默靜聽的表情，但是分

明認得清自己車子上的喇叭，比較漂亮，一部一部車子駛過，都不是自家的車子，她們有些着急了：『怎的還不來……』各人心裏焦念着，一陣微雨過後，院內的梧桐葉落了一地。車子便在浙瀝的雨聲中，停了下來，大家不約而同的跑到門外。

『楊升，太太……』

她們不見母親回來，都訝異的爭着問。

『太太沒有回來，有封信托王先生帶來的，叫交給大小姐呢。』

大家的視線，你直逼着我，我直逼着你，各人露出失望的神情，大小姐手中的信，也不知楊升在什麼時候接她的，三人快快的走了進去。

『挹芳，快拿姑母的信出來看。』

這時挹芳已經全神貫注的低頭看母親的信，愈看頭愈低，身子愈往後退，一直退到壁角，方才立定了，臉上泛出片片的桃色之霞，神情是極不自然，她們見此情形，驚異極了。

『姊姊，母親信上說些什麼？』

挹芳的聲音帶些顫抖，神經過敏的妹妹，以為出了什麼岔子了。

「沒有什麼話，祇不過說，祖父有點感冒，母親暫不能回來。」挹芳略定神後這樣回答她的妹妹。

「還有呢？」

「叫我們每星期六回家照料，不要把事情完全托了傭人。」

「不信祇有這兩句，拿信來看。」挹芬有些懷疑，逼着姊姊要看信，表姊也說快拿信來給我們看。

「你們不能看。」挹芳有點發急，把信連忙塞到衣袋裏去，口裏嚷道：「快開飯。」晚飯過後，大家都聚在挹芳房裏。

「母親老是不回，」挹芬歎口氣道。

「姑母又不回來，巴黎的人兒又要到明年才回，我們的二小姐，真要把兩顆黑海似的眼珠兒望穿了！」

「姊姊，你看表姊呵，老是噁舌不休。」

「……」

「姊姊……」

「挹芳怎的，一個人發些什麼悶。」

「……」

真的挹芳完全沒有聽到她們的說話，她的神情失了常態，耳目亦失其作用，她是木偶般靠在床上，眼裏噙着多量的淚水，彷彿臨陣的戰士，一等軍令下來，子彈就要如雨點般的下來了。挹芳失常的變態把個善笑的表姊和遐思的妹妹嚇呆了。

「芳妹芳妹，怎樣了？」

全房空氣，非常沉寂，沉寂得祇聽見夜蟲在紗窗上飛撲，沙沙作響。

「好了，時候不早，我們大家去睡罷。」挹芳極力忍住她的悲哀，強笑着站了起來。「姊姊我陪你去。」挹芳看她姊姊的神色蒼白，心裏放心不下，所以要送她。

挹芳搖着頭逕自去了。表姊，妹妹都深知挹芳的脾氣，待她去後大家就關門睡了。她回到自己房中，覺得眼前金星亂拚，歪在床上，兩眼直瞪着懸空的電炬，垂珠纓

的燈罩，被風吹着，作出叮叮的響聲，又像故意放出強烈的光芒，來嘲笑這個寂寞無告的女郎。她顫着手重把母親的信拿出來看，看了又看，再四重複着，但是白色的雲箋上明明寫着：

『……祖父忽然感冒，暫不能離開老人，每星期六你們務必回家，家裏完全托着傭人，雖說揚升可靠，究屬不能十分放心得下，一切要留心……芳兒，一樁久鬱未發的心事，始終沒有告訴過你，做母親的未免太不爽直了。現在直對你說吧：親愛的女兒，平靜氣聽我來告訴你：你的父親，宦海浮沉，二十年作客，現在是倦鳥歸林了，心中唯一的安慰，是看着兒女輩欣欣向榮。所以季玉回國之後，想允許他家的要求，早日讓兩小成其家室。但是芳兒，你是我們掌中第一顆明珠，也是祖父和你父同我最愛憐的嬌女，祖父的意思，芬兒的事，總要在你之後……你的志趣，你的見解，我們未嘗不明白你，但是父母老矣，傳統的因襲觀念，隨着日月的飛逝而增加。人生是好羣的，人類是互助的，凡人不能遺世而獨立，新陳代謝的循環律。父母不能永遠庇着你啊……』

她看到這裏，淚珠再也忍不住了，一滴一滴滾到白色的素箋上，和黑墨糊成了一

片。

『你的理想太高了，性情因此陷於固執，行爲也超於極端，你要把眼光看得更遠大些，天地之大，那裏就沒個同調的人與你合奏人生之曲……』

『我於下月來滬，途中有琪君作伴，不致寂寞。琪君新自海外歸，是陸先前的族弟，同是你祖母母家的姪孫，此人品貌才識，你祖父自小就贊許他，你父也很器重他，你們小時曾見過，事隔十餘年，恐已忘懷了，他彈得一手好提琴呢，來時可以叫他彈給你們聽……』

她的頭漸漸低下了，她細味母親的『天地之大，人生之曲。』她想這完全是理論，伯牙鼓琴，千古以還，只有個鐘子期，能知琴音。天地之大，沒有就沒有，何能強求。琪君，知他是什麼樣的人，彷彿聽見有人說過，學社會科學的琪君，是個拜金主義者，三年前陸先生不知在母親面前讚了他堂弟多少，母親敢是墮入他的術中了，想到這裏，立刻聯想到陸先生今天一早跑來鬼鬼祟祟，祇問太太回來沒有，其中必有其他的道理，她想到這裏，有些遷怒於陸先生了，她又覺得仁慈的母親，這次的信太給刺激她受了。『無

論如何，芬兒的事，總要在你之後，』換句話說，我再延遲，便是耽擱了妹妹，她想到這裏，傷心極了。她覺得世界上實在沒有一個人能了解而安慰她的。最慈愛的母親，也竟如此相迫，回想起早上的幻夢，理想的 *Life*，正像清曉的輕烟，被長風吹得無影無蹤了，心頭所餘下的，祇是無名的惆悵！

十月六日于培成

隔絕

馮沅君

士軫！再想不到我們計畫得那樣周密，竟被我們的反動的勢力戰敗了，固然我們的精神是絕對融洽的，然形式上竟被隔絕了，這是何等的厄運，對於我們的神聖的愛情，你現在也許悲悲切切的為我們的不幸的命運痛哭，也許在籌畫救我出云的方法，如果你是個有為的青年，你就走第二條路。

從車站回來就被幽禁在這間小屋內。這間屋內有床，有桌，有茶几，有椅子，茶碗面盆之類都也粗備。只是連張破紙一枝禿頭筆都尋不到。若不是昨晚我求我的表妹給

我偷偷的送來幾張紙和枝自來水鋼筆，恐怕我真是寂寞死了。死了你還不知道我是怎樣死的！

今天已是我被幽禁的第二天！我在這小屋內已經孤零零的過了一夜。我的哥哥姊姐們雖然很和我表同情，屢次諒我的母親不要這般執拗，可是都失敗了。她說我們這種行為直同妍識一樣，我不但已經丟盡她的面子，並且使祖宗在九泉下爲我氣憤，爲我含羞，假如她們要再幫我，她就不活了。士軫呵！怎的愛情在我們看來是神聖的高尚的，純潔的，而他們却看得這樣卑鄙污濁！

身命可以犧牲，意志自由不可以犧牲，不得自由我甯死。人們要不知道爭戀愛自由，則所有的一切都不必提了。這是我的宣言，也是你常常聽見的。我又屢次說道：我們的愛情是絕對的，無限的，萬一我們不能抵抗外來的阻力時！我們就同走去。看海去。你現在看我已到了這樣境地，還是這樣偷安苟活着，或着以爲我背前約了。唉，若然，你是完全錯誤了。

世界原是個大牢獄，人生的途中又偏生許多荆棘，我們還留戀些什麼，況且萬一

有了什麼意外的變動，你是必殉情的，那末我怎能獨生！我所以不在我母親捉我回來的時候，就往火車軌道中一跳，只待車輪子一動我就和這個惡濁世界長別的原因，就是這樣。此刻離那可怕的日子（逼我做劉家的媳婦的日子）還有三天，劉慕漢現尚未到家，我現在方運動我的表妹和姐姐設法救我出去。假如愛神憐我們的至誠，保佑我們成功，則我們日後或逃往這個世界之別個空間，或逕往別個世界去，仍然是互相攙扶着。不然，我怕我現在縱然消滅了，我的母親或許仍把我這付皮囊送葬在劉家坟內。那是多麼可恥的事。

我的姐姐責備我，說我不該回此地來看母親，不然則鴻飛冥冥，弋人何篡？我雖不會同她深辯，我原諒她爲我計畫的苦心，可是，士軫！我承認她是錯了。我愛你，我也愛我的媽媽，世界上的愛情都是神聖的，無論是男女之愛，母子之愛。試想想六十多歲的老母六七年不得見面了，現在有了可以親近她老人家的機會，而還是一點歸志沒有，這算人嗎？我此次冒險歸來的目的，是要使愛情在各方面的都滿足。不想愛情的根本是只一個，但因爲表現出來的方面不同，就矛盾得不能兩立了。

當我剛被送進這間小屋子的時候，我曾爲我不幸的命運痛哭，哭得我的淚也枯了，喉也啞了。我的母親向來是何等慈善的性質，此刻不知怎樣變得這樣慘酷，不但不能來安慰我，還在隔壁對我的哥哥數我的罪狀，說我們的愛情是大逆不道的。我聽了更氣，氣了更哭，哭得倦了，呵！士軫呵！真奇怪，我不知幾時室內的一切都變了，都變得和我們在京時一樣！彷彿是熱天，河中的荷葉密密的將水面蓋了起來，好像一面翠色的毯子。紅的花兒紅得像我的雙靨，白的更是清妍。在微波清淺的地方可以看得見游魚妻喋萍藻，垂柳的條兒因風結了許多不同樣的結子，風過處遠遠的送來陣陣清香，大概是梔子之類。又似乎是早上，荷葉，荷花，柳枝，道旁的小草都滿帶着滾滾的零露。天邊殘月的光輝映得白色的荷花更顯清麗絕倫。我們都穿着極薄的白色衣服，因晨風過涼，相互擁抱着，坐在個石磯上邊。你的手折了個荷葉當頂帽子，在我頭上戴。我登時抓了上來放在你的頭上時，你套去丟在一邊。我生氣了，你來陪罪，把我手緊緊握着，對我微笑。他也就順勢倚在你的懷裏，一切自然的美景頃刻都已忘了，只覺愛的甜蜜神妙。天邊起塊黑雲漸漸的長大起來，接着就落下青銅錢大的雨點子，更加着雷聲隆隆，電光

閃爍。忽然間你失了蹤跡，我急得仰天大叫，「我的愛人那去了……」一急醒來，方知我是方才哭得太狠了，精神虛弱，因有此似夢非夢的幻覺。士軫過去的一段玫瑰路上的光景比這好的多呢，世間的一切都是夢，也都是真。夢與真究有什麼分別，我們暫且多作幾個好夢吧！

晚上沒有月，星是極稠密的。十一點鐘後人都睡了，四圍真寂靜呵，恐怕是個繡花針兒落在地上也可以聽得出聲音。黑洞的天空中點綴着的繁星，其間有堆不知叫作什麼名字，手扯手作成了個大圓圈，看去同項圈上嵌的一顆明珠寶石相彷彿。我此刻真不能睡了，我披衣下床來到窗前，對天空望着。歷亂的星光，沈寂的夜景，假如加上個如眉的新月，不和去年冬天我們游中央公園那夜的景色一般嗎？

就在這樣的夜裏：

月瘦如眉，

星光歷亂，

一切喧囂的聲音，

都被擯在別個世界了。

就在這樣的夜裏，

我們相攙扶着，

一會佇立在社稷壇的西側，

一會散步在小河邊的老柏樹下，

踏碎了柏子，

驚醒了宿鴉，

聽得河冰夜裂的聲音。

就在這樣的夜裏：

我們相擁抱着，

說了平日含羞不敢說的話，

拌了嘴，

又陪了罪，

更深的了解了彼此的心際。

就在這樣的夜裏：

我們回想到初次見面的情況，

說着想着，

最後是相視而笑了。

愛的神秘，

夜的神秘，

這時節並在一起！

士軫，這不是我們去年的履跡嗎？這不是你所稱為極好的寫實詩嗎？朋友們讀了這首詩不是都很羨慕我們的甜蜜的生活嗎？當我望着黑而無際的天空，低低的含淚念着的時候，我覺得那天晚上的情景都在我的眼前再現了。但是……但是情形的再現終究和真的差得遠。牠來得越甜蜜。我的心越覺得酸苦，越覺得痛楚。現在想使我得安慰，除非你把我擁抱在你的懷裏，然而事實上怎樣能夠啣！

士軫！記得嗎？在會館我們切次見面的時候，你從人叢中鑽了出來，什麼話都不說，先問別人那位是維乃華女士。你記得嗎？初秋天氣，一個很清爽的早晚，我們趁着『鬼東西』在考試，去遊三貝子花園。剛進動物園門，陣陣涼風吹來，樹林間都發出一種沙刺的聲音，我那時因為穿得過少，支持不了這涼風的勢力，就緊緊的靠着您走。你開始敢於握我的手，待走到了暢觀樓旁綠樹叢裏，你左手抱着我的右肩，右手拉着我的左手，在那裏踱來踱去，幾次試着要接吻我終歸不敢。現在老實告訴你吧，士軫！那時我的心神也已經不能自持了，同維特的腳和綠蒂的足接觸時所感受的一樣。你記得嗎？因為在你室裏你抱着我，把臉緊緊貼着我的右腮，我生氣了回去寫信罵你，你約我在東便門外沿河上道歉。剛相逢的時候，兩人都是默默無言，雖肚裏裝了千言萬語，眼裏充滿的熱淚。後來還是我勉強囁嚅的說：『我明知道對於異性的戀愛的本能不應該在你身上發展，你的問題是能解決的，我的問題是不能解決的……但是我明白為什麼對於我不愛的人非教我親近不可，而對於我的愛人略親近點，他們就視為大逆不道……』那時我雖然有些害怕，很詫異你怎的為愛情迷到這步田地，怕我們這段愛

史得不着幸福的歸結。但是聽了你的『假如你承認這種舉動對於你是失禮的，只有自沈在這小河裏；只要我們能永久這樣，以後我聽信你的話，好好讀書』教我心軟了，我犧牲自己完成別人的情感，春草似的生徧了我的心田。我彷彿受了什麼尊嚴的天命，立刻就允許了你的要求。你記得嗎？在這椿事發生後，不久我們又求逛二開，踏遍了秋郊，尋不到個人們的眼光注射不到的地方。後來還是你借事支開了角子，躲在蘆花深處擁抱了一會，（二）了幾下，那時太陽已快要落了，紅光與遠山的黛色相映，煊染出一片紫色的晚霞來。林頭水邊也還有他的餘光依戀着。滿目秋色顯出一片無限的蕭瑟和悲壯的美，更觀得我們的行爲的藝術化了。無何蒼茫的暮色自遠而來，水上的波紋也辨不清浙，雪白的鴨兒更早已被人家喚了回去，我們不得不捨陸登舟，重尋來時的途徑。我們並肩坐在船板上。我半身都靠在你的懷裏，小舟過處，漿兒撥水的聲音和蘆荻的葉子發出的聲音相和，宛如人們嘆息的聲氣。但是我們心中的愉快，並不爲外物所移。我們偎倚得更緊些，有時我想到前途的艱難，我幾手要倒在你懷裏哭。你說：『我們的愛情是這樣神聖純潔，你還難受嗎？』你說：『我們立志要實現 Iusev Tolstoy 所不

敢實現的……」你記得嗎？就在那年冬天，萬牲園內宴春樓上，你在我的面前哭着，說：「除我而外你什麼多不信仰……我就是你的上帝……實行××的請求。我回答你：自此而後我除了你而外不再愛任何一個人，我們永久是這樣，待有了相當時機，我們再……你的目的達到了，溫柔的微笑登時在你那還含着餘淚的眼上湧現出來，你先用手按着我的雙肩，低低的叫我聲姐姐，並說我們是……後來你拉我坐在你的懷裏，我手摸着你的頸子，你的頸部低低垂着，恰恰當我的胸前。你哭訴了你在這個世界上所經歷的，所遭逢的，最末一句是：『我自略知人事以來，沒有碰到一樁滿意的事，只有在我的愛人跟前不曾受過一次委曲……』往事怎堪回首呵？愛的種子何嘗痛苦煩惱的源泉，在人們未生之前，造物主已把甜蜜的花和痛苦的刺調得均勻勻的散布在人生的路上。造物主在造愛的糖菓的時候，已將其中摻了痛苦的汁兒呵。不說的吧……我們的甜蜜生活豈是敘述得盡的？這種情景的回憶，已經將我的心撕碎了，怎忍再教牠們撕你的心呢？……愛的人兒啊！……」

士軫！我的唯一的愛人！不要為我傷心！Kumlat 說，『只要我的軀殼屬我的時候，

我終是你的。』我可以對你說，只要我的靈魂還有一星半點兒知覺，我終不負你。

糊裏糊塗地昨天給你寫了兩大張，此後無論我的精神怎樣錯亂，我總努力將我每天在這小屋內發生的感想寫出來，這種辦法我認為是於人無損，於我却有莫大的利益的。因為萬一我今生不出這個樊籠，就到別個世界去了，你也可以由此得略知我被拘後的生活情況。我的表妹已自矢奮勇，說將來無論如何總使你看我這點血淚。唉，我的淚又流了！世間最慘的事，還有過於一個連死在那裏的自由都被剝奪了的嗎？我現在還不及個已判決死刑而又將就法場的囚徒，因為他可以預先知道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死，好教他的親人看他咽臨終一口氣。我呢，也許當我咽這口氣的時候，我跟前的是我的不共戴天的仇人。

昨晚從給你寫了那幾句話後，我就勉強躲在床上，打算平心靜氣的想法兒逃走，誰知我們的過去的生活——甜蜜的生活，好像水被地心的吸力吸得不能不就下似的，在我心中湧出來了。呵，可惜人類的心大污濁了，最愛拿他們那卑鄙不堪的心，來推測別人。不然我怕沒有一個人，只要他們曾聽見過我們這回事，不相信並且羨慕我們

的愛情的純潔神聖的。試想以兩個愛到生命可以為他們的愛情犧牲的男女青年，相處十幾天而除了擁抱接吻和密談外，沒有絲毫其他的關係，不算古今中外愛史中所僅見的？愛的人兒，我願我們永久別忘了……旅館中的最神聖的一夜！我們倆第一次上最甜蜜的愛的功課的夜呵，牠的神秘和美妙！我含羞的默默的挨坐在床沿上不肯去睡，你來給我解衣服解到最裏的一層，你代我把已解開的衣服掩了起來，低低的說道：『請你自己解吧……』說罷就遠遠的站在一邊，像有什麼尊嚴的什麼監督着似的……當你抱我在你的懷裏的時候，我雖說曾想到將來家庭會用再強橫沒有的手段壓迫我們，破壞我們，社會上會怎樣非難我們，伏在你懷裏哭，可是我真覺得置身在個四無人烟，荆棘塞路豺虎咆哮的山谷中一樣，只有你是可依託的，你真愛我，能救我……由此我深的永久的承認人們的靈魂的確不純潔的，這種純潔只在絕對的無限的實用時方才表現出來。人之所以能為人也就在這點靈魂的純潔。

當我這樣想時，天忽然下了雨了，浙浙瀝瀝打在窗外的芭蕉葉上，如怨如慕，如泣如訴，我曾竭誠默然的祝道：快下吧，雨呀，下大了把被人類踐躪了的地面，好好洗淨，

從新播自由，高尚，純潔的愛的種子。

我的一生可說為愛情播弄約了。因為母親的愛，所以不敢毅然解除和劉家的婚約，所以冒險回來看她老人家。因為情人的愛，所以甯願犧牲社會上的名譽，天倫的樂趣。這幕慘劇的作者是愛情，扮演給大家看的是我。我真要對上帝起交涉了。以後假如他不能使愛情在各方面都是調和的，我誓要他種一顆愛子，我拔一顆愛苗，決不讓愛字在這個世界再發現一次。索性讓他們殘酷得同野獸一樣，你食我的肉，我寢你的皮，倒也痛快。

兩天不自由的生活使我對於人間的一切明白了許多。我發現人類是自私的，縱然物質上可以犧牲自己以為別人，而精神上不妨因為要實現自己由歷史環境得來的成見，置別人於不顧。母女可算是世間最親愛的了，然而她們也不能逃出這個公例。其他更不用說了。又發現人間的關係無論是誰，你受他的栽培，就要受他的裁。你說對嗎？

今晨天忽晴了，陽光射在我的床上，屋內的一切似乎也都添了些生意。可是我的

表妹同我的嫂嫂來看我時，都很驚異的說我比昨天憔悴得更多了。我的表妹的大而有光的眼裏，更裝滿了清淚，這也是不足為性的。好生原是人類的本能，人生的途徑中也不盡是毒蛇猛獸，我們這樣輕生的心理原是戀態的。

她們因為慰藉我的無聊起見，送了一瓶花來，嫣紅姹紫，清香撲鼻。不過我心中的難受由此更加幾倍。我想到你送我的海棠花，映着燈火嬌豔的樣兒，想到你在你的花園內海棠樹下讀書的情形。花原是愛的象徵，你送我的花，我都用從心坎上流出來的津液浸潤着。當你在花下讀書的時候，我曾用我的靈魂擁護你。現在呢，送花的人，愛花的人，都為造化小兒播弄到這步田地，眼看愛的花已經快要枯萎了，還說甚麼慰藉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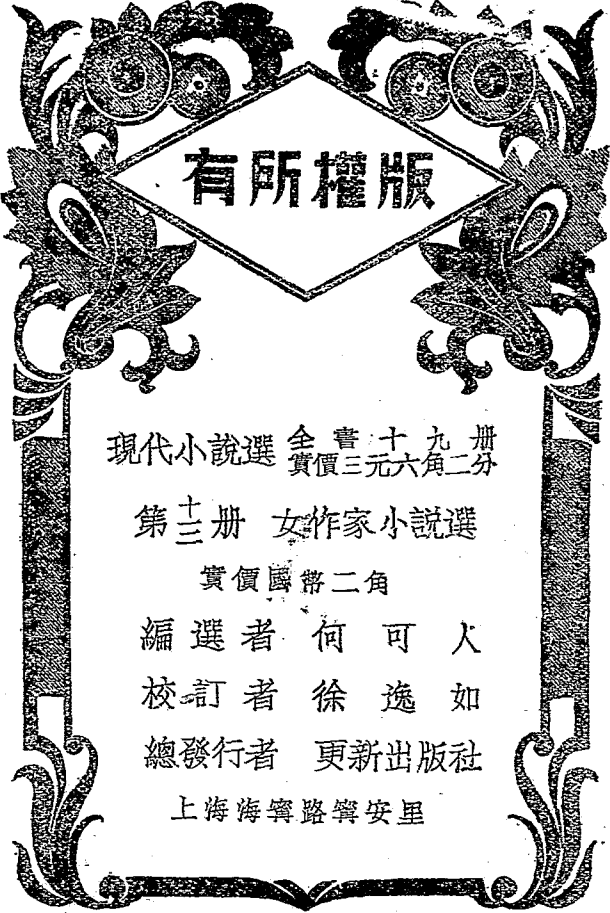
下午我又聽見我的母親在對我姐姐談我們去年春天規定的計畫，並且痛痛的罵我們……士軫呵，*Irving*說每種關於愛情的計畫都是可以原諒的，他們的見解怎的却和 *Irving* 相反呢……

謝天謝地！我的表妹把我們的消息傳通了，不然，我怕我們連死在一處的希望也

沒有了。可是再告訴你個怕人的消息：就是劉家的兒子今晚十二點就到家了。（我的表妹說的。）我若不於今晚設法脫離此地，一定要像我說的看我咽最後一口氣的人就是我的不共戴天之仇的人。但是事實上……不寫明白，你總可猜得到。

士軫，雖然我們相見的希望還有一絲存在，但是我覺得穿黑衣的神已來我身旁了，我們的愛史的末一葉怕就翻到了。我們統共都只活了念四五年，學問上不能對於社會有所貢獻，但是我們的歷史確是我們自己應該珍重的。我們的精神我們自己應該佩服的。無論如何我們總未向過我們良心上所不信任的勢力乞憐。我們開了為要求戀愛自己而死的血路。我們應將此路的情形指示給青年們，希望他們成功。不遭人忌是庸才，我也不必難受了，我能跑出去同你搬家到大海中住，聽悲壯的濤聲。看神祕的月色更好，萬一不幸我是死了，你千萬不要短氣，你可以將我們的愛史的前前後後詳細寫出。六百封信，也將她們整好發表……

我的妹妹來了，她願將此信送給你，並告訴我這間房的窗子只隔道牆就是一條僻巷，很可以踰越。今晚十二時你可在牆外候我。



版權所有

現代小說選 全書十九冊
實價三元六角二分

第十三冊 女作家小說選

實價國幣二角

編選者 何 可 人

校訂者 徐 逸 如

總發行者 更新出版社

上海海寧路寧安里

